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十三册

Z121.5
CH1
63

吉林人民出版社

浙江大学图书馆

ZJU001016171

列子

〔周〕列御寇撰　〔晉〕張湛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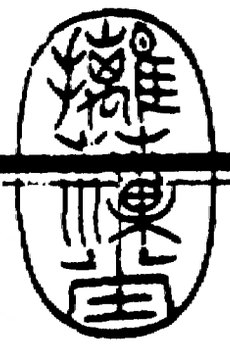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子部

列子卷一至四

欽定四庫全書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列子

提要

臣等謹按列子八卷周列禦寇撰劉向校定為八篇以禦寇為鄭穆公時人柳宗元辨為繻公時人考據極確唐天寶元年冊為沖虛真人尊其書為沖虛真經宋景德間加至德二字宋元謂是書亦多增竄非其實高似孫子畧以莊子天下篇歷叙墨翟以下諸子不及禦寇司馬遷亦不傳列子遂謂後人會萃而成之皆於理或近似孫又謂出於莊子之寓言並無其人則太臆斷矣晉張湛嘗為之註詞旨簡遠可亞於王弼注老郭象註莊其註鍊石補天之類皆妙得寓言之旨葉夢得乃詆其逐事為解反多迷失蓋夢得僻於佞佛欲取列子書一一比附于禪學故於湛之

註合已說者則以為微知其意不合已說者則惡其害已而排之非篤論也其楊朱力命二篇宗元以所稱魏牟孔穿皆在列子以後疑為楊朱之書然劉向以來並無是說今亦不取焉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張湛列子注原序

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顗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疾用反遊外家舅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賢反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呼教反集文籍先并甲政反競錄奇書及長丁丈反遭永嘉之亂與顗根同避難乃旦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反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音聊簡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顗根於是唯賚音擠其祖音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必利反亂正輿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略反物自喪息浪反生覺音教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鴟

反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劉向列子目錄原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謹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音剪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益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反

臣向所校列子書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目録

卷一
天瑞第一
卷二
黄帝第二
卷三
周穆王第三
卷四
仲尼第四 一曰極智
卷五
湯問第五
卷六
力命第六
卷七
楊朱第七 一曰達生

卷八

說符第八

列子卷一

晉張湛註

唐殷敬順釋文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修短殊性雖天地之大聲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戴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音布鄭有圃田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眙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 年儉 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弟子曰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 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 瞀莫侯反 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若也 其言曰有生 今現然之形也 不化 不生化物而不自化者也 有化 今存亡變改也 不化 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也 有化者 不化化物而不化者也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生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化物之主也 故常生常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 且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暫無也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化相因存亡往復無間也陰陽爾四時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而始終不化者往復音服後不音者倣此往復其際不可窮氣轉續其道不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驗哉疑其實一而無始終也故謂谷神本自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無主故曰不死是謂玄牝玄牝牝忍反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沉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之渾淪而未相離也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力智反也渾淪音論下同渾音魂故曰渾淪者言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賢遍反注同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故謂谷神本自無主故曰不死是謂玄牝玄牝毗忍反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羣生而不匱乎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無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則天地安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未見賢遍反注同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沉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之渾淪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音魂淪音論下同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力智反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無形埒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為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變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歸於形變之始此益明變化

往復無窮極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閼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無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肅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閼耳道之所運常寂通而無待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有臭臭者有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者未嘗有有形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臭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為之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不死矣而形形者不變矣而化化者不滯於一方而彼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此過古卦反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悞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章勇反有幾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蹏為鶉事見墨子得水為醫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土之氣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則為蹏蠙步田

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青矣楚人謂之黽蠙之衣

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音豚阜也○陵屯高潔處也則為陵舄此隨所生之處

而變者也陵舄得鬱栖則為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為蠐螬

其葉為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為胡蝶也胡蝶胥也皆

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脫謂剥皮也其名

曰蛵音掇衢掇一形之內變異者也○此蛵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

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

為食醯許兮反若酒上怡蠛蠓也下同醯上怡下路食醯頤輅生乎食醯

黃軦軦音呪頤輅皆蟲名食醯黃軦生乎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老也猷蟲名

也九猷生乎瞀茂謀二音芮音蚋小蟲也瞀芮生乎腐音漸蠹一音攡

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皐馬血之為轉

鄰也說文作彝又作彝皆兕火也淮南子云血為燐也音客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

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鶉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鶉也蒸

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鴽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苴

也老羭俞音羭之為猿也羭牝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亶爰上蟬下袁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音蟬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貍而

有髮其名曰類自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五歷反○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瞬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暑純雄其名稚古雅字

蜂司馬彪云雅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蠭音豐龜鼈之類也稚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

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

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后稷生乎巨

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

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博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

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

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潤而生醯雞

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音毗乎不荀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

寧因於林歲而生青寧生程自從繼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蚼烏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

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

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于彼者或生於此而

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鷇之為鴟鴟久復為鳥鳥皆有翼而飛者也鳥之為鵬鵬之為鳥

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

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

生俱出而俱沒宣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者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為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不終久當為有無始故不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虛自然之數也不生者反終形者反此無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無形者不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恒其生晝其終惑於數也晝亡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厚比於赤子赤子老子曰含德之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桑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郰音成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下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無得男賤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彼列反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

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鶉田中古之隱者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棄穀拾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於證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孟反下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

但未能觸事而安故無歎歡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感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為假役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望其壙音曠墓穴也窴音阜如也窴如也墳如也高音歷形如鼎又音隔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高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不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德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伏焉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德者得也徼音叫也言各得其所歸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德者得也徼者歸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

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

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寘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己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殭圉周文王師封於陳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

二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毋窒之義孔子曰日夜無

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不憂彼之所憂憂彼之所憂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天天之蒼蒼非鯨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而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乃積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丁仲反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蹈步跐音此蹈徒到

反四字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然大喜舍宜作釋此釋字作舍書釋字義也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全為喜一以必敗為憂喜也而亦舍然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

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能而況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故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七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令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彊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彊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又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作攘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

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普浪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七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刀智反也認音仞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倘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肯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亡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遺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列子卷二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順 釋文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 隨世而喜耳 養正命 正當為性 娛耳目供鼻口燋 音焦 然肌本又作膚色 色 所廿 古旱反 黯 音每諧書無此字 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秖足以焦形也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 隨世而憂耳 竭聰明進 音盡 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所廿黯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秖足以亂神也 黃帝乃喟然讚曰 讚當作歎 朕之過淫矣 淫當作深 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

天下之不治 隨世而憂耳 竭聰明進 音盡 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所廿黯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秖足以亂神也 黃帝乃喟然讚曰 讚當作歎 朕之過淫矣 淫當作深 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 於是放萬機 音捨 舍宮寢 去直侍 徹鐘懸 減廚膳 退而閒 音閒 居大庭之館 齊心服形 心無欲則形自服矣 三月不親政事 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 遊於華胥氏之國 音奄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 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聖人無夢也 華胥氏之國無師長 丁丈反帥長首主也 自然而已 其民無嗜欲 自然者不資於外也 不知樂生 不知惡死 故無夭殤 不知親己 不知疎 所樂惡理無逆順 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愛憎 不知背 音佩 逆 不知向順 故無所親疎理無愛憎故無所畏忌 入水不溺 入火不熱 斫撻 音酌打也 撻無傷痛 拍擿 音倜撩也 無疴瘵 餘兩反 疴瘵謂疾瘵也 周禮春時有疴首疾夏時有瘵疥疾 鄭玄云疴酸削也說文云疴疼痛也 ○ 乘空如履實 實由矜懼 寢 息也 虛若處牀 雲霧不礙 五蓋反 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 美惡不滑 音骨 其心 山谷不躓 音致 其步 神行而已 至順者無物能逆也 黃帝既寤 亦寄之眠寤耳 聖人無眠覺也 悟然自得 召天老力牧太山稽 音雞 而問之曰 朕閒居三月 齋心服形 形自服矣 三月不親政事 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 遊於華胥氏之國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 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聖人無夢也 華胥氏之國無師長 丁丈反帥長首主也 自然而已 其民無嗜欲 自然者不資於外也 不知樂生 不知惡死 故無夭殤 不知親己 不知疎 所樂惡理無逆順 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愛憎 不知背 音佩 逆 不知向順 故無

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遐百姓號戶刀反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穀吸風飲露豈徒須臾盡桑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偎烏恢反愛也不愛不偎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偎偎隱偎也字林云偎仿佛見不審也○偎亦愛也勍狗萬物恩無所偏偎音隱偎仙聖為之臣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原慤為之使畏威也慤音確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直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尊卑不施不惠而物自足

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胸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已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不聚不斂而已無慾慾本又作窶去言反○慾窶二儀契均陰陽順序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癘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若子曰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反舍因閒音閑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音墜怨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載字一本作章載則有請於子章載名尹生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居音居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姬也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慊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

焉七年之後從音縱下同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去聲下同縱放也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能忘既無念口既無違故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而後眼如耳耳

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今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鼻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骸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懾憾者再三女之斤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音冀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一本作窒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涉艱危也姬音居魚語魚當作吾據反女音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絶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于萬反也向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為干偽反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盡弦措杯必回反水其肘上手停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郭象

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皆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木偶人形曰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淵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怵丑律反然有恂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為恂目之志爾於中丁仲反也殆矣豈唯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者多矣豈唯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並作㔉又作圯皆毀也字從其省音鄙肥薄也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也稱也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垌外垌郊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患厲反窘奇隕反困也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胡可反舂音本黃反籠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濶苦括反遠也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睨之睨奴革反方言云揚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睨睨耳目不相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欺亦曰詒擾擾胡廣反方言江東人亦名推為擾又音晃撝打也拽拽音曳拽音扶閉挨烏駭反推也扰扰丁感反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撝音晃拽音扶閉挨烏侍扰音都感切亡亡音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音丹盡也憊蒲介反疲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莫汗反散也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飛鳧鳧音扶又扶反指河曲之淫音深隈烏恢反也一本作偎地亂音詠潛行水中也骨無礙音毀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揚餘亮反猶颺物從風也於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涘之水曲行曰涘潛水底既出果

得珠焉衆昉昉分兩反或昉云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豫向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言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貧貧者富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偽反食音嗣下食虎同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茲又音字乳音字乳尾化曰孳交接曰尾尾孳尾牡牝相生也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博近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園魚呂反姓毛名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逆其心故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

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得殘害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下同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曰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主反術也注同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諼所六反莊子作便操之者也諼能忘驚沒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譹音同數聲也吾與若玩五貫反習也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忘水則無畏之心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諼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忘烏故音往而不暇所遇皆暇閒暇也以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者巧以鉤銀銅為之摳者憚待汗反以黃金摳者惛惛音昏方言迷殙也凡重外者拙本作拙內唯忘內外遺輕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方言出溺為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撜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下作唐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作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本無此亡字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汩伏而涌出者汩也偕出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於禹反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者承蜩音條一本作蜩蟬也猶掇都括反拾也之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

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丸而不墜則失者錙銖之間耳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橛株駘橛本或作撅同其月反說文作身木也李顧云橛豎也株駘亦枯樹本也駘音俱○崔譔曰橛株駘斷樹也吾執臂若槁空好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也謂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上之人有好呼報反漚鷗音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丘呂反言至為無為齊在詣反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捕蟬海童任和心而鷗鳥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睹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無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未以明本耳趙襄子率所律反徒十萬狩於中山火畋曰狩藉在夜反芻芻而諏反在下曰燔燔音煩燒也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反上時掌下衆謂鬼之而視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能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閱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音枯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迹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

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為者有不能而彊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不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絶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燋溺涉木石而不悖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體與陰陽宴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温凉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有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覡巫亦通稱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一本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師也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音余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以道與世抗抗口浪反或作伉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譆音熙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司馬云氣如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本作萌萌或作罷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鯢此至乎不誰震不止罪音興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已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以天壤向秀曰見矣比地之文不見其文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止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寢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子云機發不旋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乃見之明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

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齋側皆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吾無得而相馬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向秀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玄同萬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幾音鉅旋音桓莫見其迹也一本作旋作蜎蜎音泉旋云盤桓之貌○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汎然無所係因以為茅音雁雁常為顛靡向秀曰變化顛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崔譔云遯伏也因以為波流故逃也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謂自失而走者也為于偽反其妻爨七玩反○向秀曰遺耻辱也食音嗣下同為之食食音嗣豕曰豢犬曰狗人呼猪作豢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親向秀曰無適無莫也雕琢持兖反一本作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忸音紐怩音怩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也戎或作哉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已故不敢遂進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音烏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向秀曰諸人皆敬下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諜音牒成光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而鑿子西反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為食食音嗣羹之資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

貨者羨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己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責功多伯昏瞀人曰善者觀乎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曜適齊之興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屨九遇反闔西呼履謂之偶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敦音頓監也杖屨之乎顧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本作儐導也必忍反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樂乎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樂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若此乎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搖本之徒不皆相啓悟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

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其人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漱漱音瘦巾櫛壯乙反脫屨本作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儀行不閒音閑下同是以不敢今夫子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謂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許唯反而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而誰與居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楊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水纂錦貧人煬竈口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楊朱過音戈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兇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已下者耳柔先出於已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遇敵必危之也先出於已者亡音七音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弱余六反

列子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彊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所積於若已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老聃曰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媧音瓜庖犧女媧古天子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無有四支也

列子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音冀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音率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鵬鶻鶻一本作鶻鷹為旗幟幟音熾自熊羆皆猛獸勇鬬者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故以聲致禽獸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暇智於

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
羣行戶剛反則有列小者居内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
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
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
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音朔解六畜
朽反又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蚘飛蠕動皆
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
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違
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
苟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太古神聖之人

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
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達八方人民
末聚禽獸蟲蛾爾雅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蟓一本作虫蟻○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
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
所遺逸禹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
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
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巡序反先誑之曰
與若芧音序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
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
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
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消姓紀名消或作消子為
于偽反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
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李頸云應
嚮鳴顧影行迹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已
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
勝負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德全者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
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
全乎惠盎阿浪反○惠盎惠施之族見賢遍反宋康王康王譌足聲教疾
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剌七亦反
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下同大王獨無意邪宋王
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剌之不入擊之不
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剌雖有力
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二

列子卷三

晉張湛注

唐殷敬順釋文

周穆王第三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技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闕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人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隧觸實不礙礙音碍千變萬知識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臺池禽獸悉幻人之所為也王俯仰流觀不覺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

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音茅靡曼者娥媚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餌瑱也笄上垂玉以冕旒飾珥瑱也衣於既反阿錫阿細緻錫細布曳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音墟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當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樵也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碩虛焉碩墜也既寤所坐猶鄉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扶貴反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意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史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圖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國王閒閒音閑恒謂習其常存也事不樂臣妾疑遯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變化之極徐疾之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惑也一本無有字

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揆未可測王大悅不恤感至言故遺世事忘君臣之尊卑也治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翩古驊字騮而左綠耳右騹赤驥而左白藥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驊騮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郭璞注云皆毛色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為八駿○藥古獲字耳奈音參翟音狄石經作兕字林作氂翟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為右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陳壄衛棄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炎反且子余反次車之乘右服

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力移反盜驪即荀子之纖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夭郭璞云柏夭人姓名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搜西戎國名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竹用反以洗王之足湩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實證反之人已飲而行遂宿崑崙崑昆論音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游四海登崑崙山起宮室屏必郢反左右而與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荅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東歸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於音呼又作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詣於樂諧辨後世其追數色句反責也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幾音豈神人哉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假音遐遐遠也焉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必郢反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捉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為變草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惛校音絞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時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者飛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麁不同而迭為宾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燠則飛鍊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

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窒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容用而不顯焉覺音教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名非所以為帝之占義見周官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也二曰為為作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為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謵謵音慴慴之謂驚慴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怛下達反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由然知其所由然則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音無下同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識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反火性猛大火而燔焫焫如悅反烈通則燔焫也陽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陽氣衰則夢飛翔而戀舊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僾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事莊子曰其夢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為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來往者也夢為鳥而厲於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音豈虛語哉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七音無下同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

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婦音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陵籍音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持產其下趣趣音走下同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音申呼音虖吟下同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唸唸音詣吾南反囈囈音詣唸囈呻吟並寤語也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毀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若樂各苟不無未足相誇也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音迓迎也適一方則役夫勩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也中覆之以蕉與樵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者之得鹿邪詎有新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新者之歸不厭厭音壓於艷反又於豔反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被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

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
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音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胡化反子中年病忘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慝而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僞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感非藥石之所攻疼痾結於行無狂辯則非祈請之所禱馬非祈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欲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廖乎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今有心反令有慮蓋亂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頃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斯況體極乎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以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賢耳秦人逢逢音龐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常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

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
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
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
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
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鄒者魯之君子
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鄒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
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於燕長
張文反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
此燕國之城其人愀七小反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
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音注胡犬反胡絹二反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禁音同金
行者啞烏陌反然大笑曰子昔紿音待欺也若此晉國耳其
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
心更微少也作徹者誤○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戚者也

列子卷四

晉 張湛 注

唐 殷敬順 釋文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閒音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
激發夫子之言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數也命者窮達之分也孔子愀七小反然有間愀然變色少時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問之色汝之
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

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反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要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世致弊豈異唯圖通無閡者能唯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知任其所知則理自無樂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居宗體備故能無心為而無不為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瞋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閾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荅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稱謂況下斯者乎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達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為七族姓者能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蓋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閾墻壁耳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已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

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而都忘其智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而已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也其也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神合於無忘則無不通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有介然之有唯反荅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所覺知之至耶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荅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令以不荅為荅故寄之一笑也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丘所謂聖者據其迹耳豈聖則丘何敢世之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夫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迹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故以非常識所及欺罔也子夏問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

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務莊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辨而不能訥必孰忠信之實勇而物則所適必闕矣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無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莫侯反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色主反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辨無不聞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雖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閱音悅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計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皖焉皖片各反字書作欺顢大面醜也顢片各反而不可與接欺皖上人也一說云欺顢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閱之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戶郎反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衍衍然若專直而在一本作存雄者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進盡音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遣無所遣知無所知遣者未能離遣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不知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

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麁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從音縱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一方哉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壺丘子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苟無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窾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雖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乎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至論游之以至故重叙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眡音視內足於己故不知眡反觀於身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忘觀故能遇物而觀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是耳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聲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聲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

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移固不可禽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役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羣黑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名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此奚疾哉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親僕隸不能得猶也明而立文摯乃命龍叔背背音佩後向明而望之既而同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無死地此聖人之通者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之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違順應死而未及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違順應死而未及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違順應死而未及生

役有伯豐子者役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析音錫鄧戈過音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于偽反若舜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嘲調為舜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藉本作藉側戟反牢謂牲牢也同也藉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蜡人以時藉魚鼈蜃也又國語云羅藉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欄也

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藉音柵庖廚之物奚異大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機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偩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成則有所不無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為之用者不馬而不能為之使焉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睹者先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為心者也故明者為視聽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焉至柔之道御物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之所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睹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

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佞給而不中丁仲反雖才辨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亂行而定家好怪而妄言爰奇異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木安等肆之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狀子輿曰吾笑龍之詒詒音待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後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蒲江反蒙衛之竹晉灼曰苑多竹篠之箭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衛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匡音眶不瞚本作瞬目瞬也下同瞬且洽反矢隧隧音墜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撓五木者撓百盧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直後撓如前撓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閻得理皆此類也矢注眸子而

眶不瞚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銓不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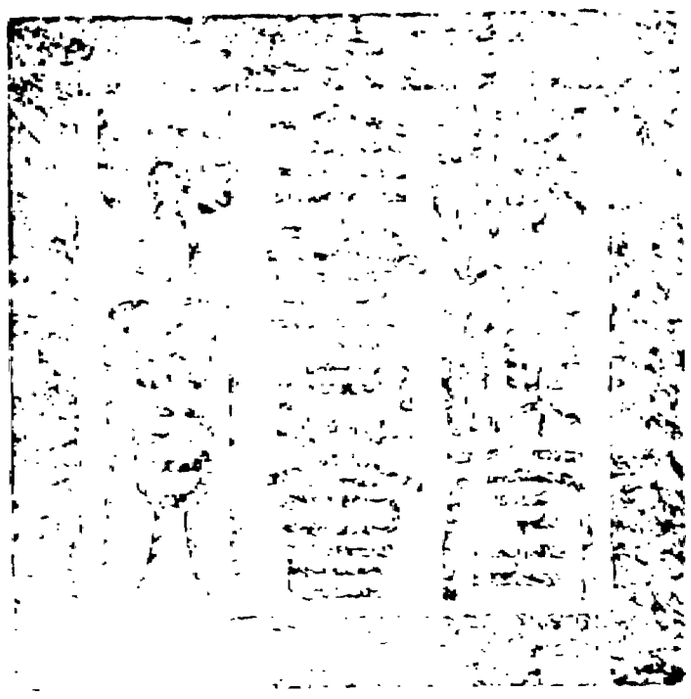
所差跌令設令至拙者閻射箭之極也則毫分不復進閻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當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事理之麁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也子何疑馬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馬得不飾其關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有物不盡在於麤有之域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

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崛元氣之浩芒泯然為一矣惠子曰一尺之神曰耿其半萬世不竭也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斷絶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見存多辨之者辨之者必有不均之處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失反尤其在子矣尤在子輿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也無指則皆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滞

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鄙不可解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之鳴一本作公孫龍於馬并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為義則長矣皆條也言皆謂有條貫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辨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慢之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日請待餘日更

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遜辭告退也亮治天下天下欲治故亮治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亮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亮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亮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亮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亮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闕尹喜曰在己無居汎然無係豈所執守之所形物其著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順天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

得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當若兩忘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無假者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則無所失矣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為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為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現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為而非理也



校覆官檢討臣李學錦

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胡　浚

欽定四庫全書卷 子部

列子卷五

晉張湛注

唐殷敬順釋文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列子卷五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問於夏革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革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直混茫而已夏革曰古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今所以有物由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是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無故無所指言也都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草雖相答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視聽猶未慊都了革曰不知也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不可以窮無而限有以知之欲窮無而推類也不知而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無極復無無無極無極無盡復無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

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距去也齊中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至海是也人民猶是也如是閒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鄒衍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鉛北祝栗謂之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間則是是矣故大小

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無窮故不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虛也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于一生不盡于一形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亞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掌握耳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

俗士也至于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于有方之境循局步于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于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來教者不知恆捨之自解故刳研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霸于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與顓頊爭為帝觸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音老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今樂安郡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舉深谷事見大荒經詩舍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其實惟無底之極耳上句云無無窮而容

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數色主反注同）焉（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畧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廬聖之居乃命禺彊（與隅同）使巨鰲（列仙傳云即巨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鰲戴山其何以安也）迭為三番（音翻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色主反）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算計也）焉一曰仡興二曰員嶠三曰

大泰國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名曰諍（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山名曰度朔山上有大桃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諍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荊之南有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為春落葉為秋）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一名樗）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其隕反崔譔云糞土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朝生之芝）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蚊（謂蜣蜣蚊蚋也二者小飛蟲也）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十洲記云水黑色為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

稱焉其名為鯤鯤魚也大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
其體稱焉莊子云鯤化為鵬世豈知有此物哉說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記之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堅直與銘同之東堅聞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東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江浦之間生麽蟲麽細也亡果反宇書云麽小也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詣反目際也楊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毚虎除倚反俞古之聰耳

人師曠方夜音暢耳傾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毚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莫無緣得窺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惟齋三月心死形廢所灰形謂心同死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日於日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普耕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山海經曰荊山多橘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櫟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憒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周禮曰橘渡淮北而化為枳鸜鵒不踰濟貉音鶴善睡獸也踰汶武巾反則死矣鄖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為沈音究水東經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水與峿同武巾反謂汶江也非皆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遂蜀郡東北遝巴東江復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濱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澗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翹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

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逆致死也地氣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太形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會也其

妻獻疑（獻疑猶致難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雜（胡可反）撱者三夫即石窾壤箕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音謂躍也或之亂）跳（音調躍也或作佻誤也）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愚非愚也）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寡）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列子卷五）

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于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娥氏（夸口花反）二子（夸娥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負二山一

曆（音昔）朔東一曆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功于旦夕者聞歲暮而致嘆取笑于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曠息忘懷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楚妻之孤足以晒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夸父（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

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或仁或鄙或智或愚或貴或賤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

失塗謬之一國海紀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逮訳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也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反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爾雅云喬高曲也人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隴也○山之重壘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覆槃擣瓦研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漿甫問反郭璞云令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清沸湧出其深無底名曰漢○山頂之泉曰漢皇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音

無下同不恙徧土氣和亡札厲札厲疫死也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桑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士皆反居不君不臣男女雜遊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温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也阜盛也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送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歌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慨昌兩反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

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駭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誤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北國之人鞮鞮音末方言俗人帕頭是也帕頓慄頭也帕又作幎又作昧帕亡八反慄七消反而裝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越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禹也越之東有輒木又康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思少也

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夾（去聲本作挾）人之國其親戚死歹（音朽）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遷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都豆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初涼涼又本作滄滄善用道者終無竭孔罷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罷音潮）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立相起予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均則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物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縣本作懸）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其絕也若其均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絕也）人以為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唐何（唐何楚人以此善鈞聞於國）以獨繭絲為綸芒鍼（音箴）為筍（本作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鯤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鈞（下沉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頃頗委縱與之沉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不伸竿不撓（夫飾芳餌挂微之召問其故唐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余反）子之弋也（蒲且子古善弋射者）弱弓繳繳（音灼）乘風振之連雙鸛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分兩反）而學鈞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制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此諭者以諷其用治國矣）楚王曰善（善其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

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覩世華佗能割腸易胃滌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鄭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教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弦之用也盡聲然後能得弦心手器三者玄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吕商金音屬秋南吕八月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温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故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鍾羽水音屬冬黄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頃變四時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官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幔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鄭衛之音二人並奏二國之善歌者未窮青

之技渠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雍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

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本作一里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音金）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嘗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閒合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音奄）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攻墨子作木鳶飛三

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 滑釐音骨狸墨翟弟子也 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出血也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與甲反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

告我昌以蹉音毛 懸虱於牖南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猶丘山也 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 食亦反 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強引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此而大焉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食亦反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強引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

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出血也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與甲反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出血也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與甲反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出血也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與甲反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出血也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與甲反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出血也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與甲反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出血也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與甲反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出血也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與甲反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出血也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與甲反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 窮盡也 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出血也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與甲反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 牽挺機蹏也 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 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亞必學 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視大 大一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頃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特無用之不謂然也轍跡外不特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魏黑卵以睚嫕殺丘邰章丘邰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睚嫕怒呼枣反破聲又竹壁反能舉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及披胸受矢銼鍑上音芒下音誘摧屈而體無痕撻賈其材力視來丹猶雛穀也穀音寇生而須哺曰穀自食曰雛來丹之友申他音陁或音拖一本作抱曰子顧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體氣虛不

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過騧呼孝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不知血及焉此三寶者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騧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一本作拍拍取物也又音煞子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嘆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

使我嗌音益上也喉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於染反本又作厭烏狎反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錕鋙之劒昆吾龍劒也河圖曰瀛州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其劒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及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此物傳之者妄藭叔曰皇子累於自信累於誣理哉此一

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五

列子卷六

晉張湛注

唐殷敬順釋文

力命第六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感於天理也

力曰若之功奚若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厄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桑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吏齊饑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貪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

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夫真以素分於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於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音豎褐音曷方言裋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裋說文云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云謏褕短者曰裋褕有作短者注云僮豎之褐於義亦通食則粱即夷反糲令達反粱稻餅也糲米類乾米不辟史記曰陳平食糠乾孟康云糠破者是也蓋謂之粗舂粟麥粮中不破者是也蓋謂之粗舂粟麥為粱餅食之居則蓬室出則結駟在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櫳音壟屋棟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恰字林云歡笑也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丘羽反本或作偊字林云疏行貌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不敢復言聞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芻菽芻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芻菽謂之戎菽即胡荳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輜軿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自得貌後楊朱篇義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

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縈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當割反或作恰者非）管夷吾鮑叔牙（並潁上人也）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本作邵）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糾無知秩服逐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反）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忽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于況反）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音釋）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于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更有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與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清己而已）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容善使之理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行道苟不弘則延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憐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遠已故能無棄人也）既以與人己愈有也（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人物所不與也以賢與物升降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爭不暬不煩聞見故曰聲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鄧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殛顏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設也）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竹刑簡法七刀反）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顏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上章同也）可以生可以不生生固不可不生死固不可不死死而生生而死（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窈冥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豈有役之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聖智不能干（聖神雖妙不能）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為也）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為）將之迎之（功無遺喪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

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藥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皆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棘屏上聲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竹用反乳汁也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嗣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也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薄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之驗熊語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即其惟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害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故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音無下同壽夭有壽夭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真矣慤矣奚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為亦無所為也黃帝之書云至人

居若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為外物視聽改其度也獨往獨来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往亦往物来亦来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墨屎音眉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無賴廣雅云墨音目屎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屎勅鬼反

咺宽綽貌說文云咺宽也閑心腹貌咺許爰反

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各從其志也

憨妨滅反

憨音敷此皆默許輕急速之貌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巧之徼也

齧略反

便房連反

辟婢亦反便辟謂巧佞也○婢矽不解悟之貌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語魚據反

術自以巧之徼也

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皆妍魚音研容止峭慤也

苦交反

怮口家反阮孝緒云恝怮交反

怮伏態貌○恝口八反

情露無所隱蔽

讒音棘寔惄字林音

凌誶凌誶謂好

陵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誶責讓也字林音雖作極急也謂語急而吃

又云疾也急性相背也

云極吃也方言讒吃也

聚作反誶音碎此皆反誶訥澀辯給之貌

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莫典反

雅云誶譸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誶譸也

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適發適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自專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

偶廣雅云偶諧也

乘權謂乘用權勢也

隻立孤獨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昧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侗侗姑欲之貌

幾音祈以反

成者俏也俏成也初非成也

侗侗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言而理實無幾也

故迷生於俏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述之所由也

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

際猶會也言冥昧難分耳

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福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

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

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

則非智所識也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

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隆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

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倫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

任自然也

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

貧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

得亦中（陟冲反丰也下同或陟仲反非也）亡亦中（中丰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及智也）亡所不量（在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音無喪亦非知音智下知喪同）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齊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或作滳滳音步郡反流落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茱食○惡肉可得而食怒焉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為之棧土限反）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

也自然冥運也

列子卷六

列子卷七

晉張湛注

唐殷敬順釋文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聚一物之聚靈聚聚者終散聚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以禮教為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受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當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子孫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曰為子孫夫事為無已故情無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為之勤耶之為之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美惡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收聚也則己施始設反此推惡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實名也為名以招實利而世莫知者偽名也為名則得利者也曰實名無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不偽則不足以招利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偽實之跡因事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而生致偽者由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猶察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音教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音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一本猒作饜音同足聲色不可常猒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一本作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手械也何以異哉異與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

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絶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一本作觀○為善不近名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及為惡不近刑者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而然非能之所為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識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音無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系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楊朱曰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殖也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役智以避害不違命以希福不矜貴以厚身不榮名以顯己不為後以先物不為仁以施人不為義以正我不為謀以規利不為賢以軒物不為智以自賢不為信以招譽不為廉以潔己不為勇以威眾不為強以先人不為剛以勝物不為柔以下人不為恭以悅人不為德以懷物不為惠以使人不為情以累心不為性以拘俗不為道以迷真不為德以失得不為禍以辭福不為壽以惜命不為死以畏人此之謂順民之情不逆萬物所好不矯天下所惡不違耳目所欲不奪四支所安不為名所檢不為智所欺不為法所拘不為刑所及為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及為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而然非能之所為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識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音無欲矜清之郵音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系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楊朱曰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殖也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役智以避害不違命以希福不矜貴以厚身不榮名以顯己不為後以先物不為仁以施人不為義以正我不為謀以規利不為賢以軒物不為智以自賢不為信以招譽不為廉以潔己不為勇以威眾不為強以先人不為剛以勝物不為柔以下人不為恭以悅人不為德以懷物不為惠以使人不為情以累心不為性以拘俗不為道以迷真不為德以失得不為禍以辭福不為壽以惜命不為死以畏人此之謂順民之情不逆萬物所好不矯天下所惡不違耳目所欲不奪四支所安不為名所檢不為智所欺不為法所拘不為刑所及

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閉塞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往凡此諸閼廢虐之主熙熙通曰顓音舒延反縱情欲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

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拘此廢虐之主録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遲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

也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七音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頻賓反數十皆擇雅齒婑媠者婑音果婑音奴坐反以盈之方其聘於色也屏屏上聲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即具反盈也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云好也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蒼頡篇云挑謂招呼也說文作誂相誘也誂大了反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本作造七到反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音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責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聘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拳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存實鄰於

死者為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奏物欲以說一本作辭為辭亂我之心榮禄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又欲與若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壅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嘗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逕庭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沿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偏邊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

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貨之謬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沮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令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

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或欣若以為樂邪則重來之物無窮若以為苦邪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音蜂踐一本作蹈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慮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遑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音捨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疑楊子曾身太過故發此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己趣故亦相答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魚據切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音短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沃反告上曰

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鮌古本反禹父名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本又作骸功子產不字過音戈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菲衣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名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

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字又音誌下同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遥反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有生之最靈者

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不敢恣其嗜慾二為名不敢恣其所行三為位出意求通四為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違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於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之蠹也非但累正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自以性之恒啜菽飲水曝肌肉麤厚筋節嵲急筋節急也或作膗嵲上音權下區位反瞇醜筋急貌曰嵲音區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橋心痛一銷反錯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辛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麤房未反縕麤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汚○麤亂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音鶴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枲胡枲也蒼頡篇云葰耳也一名蒼耳枲俗音此葰思上聲芹萍爾雅云萍蓱也又茅蒐蕭也郭注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也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貴者鄉豪取而嘗之蜇蜇音哲於口慘於腹慘蜇痛也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音絞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正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

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列子卷八

晉張湛注

唐殷敬順釋文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乎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先之列子曰顧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荅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為解故不復荅列子也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反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度在身務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湯武愛天下故王于況反桀紂惡

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違理而得利未之有也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徒洛反量也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恆曰所為問道者為則失本也子列子曰禁紂唯重利而輕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末存存末于偽反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是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者乎列子既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步已知則物願為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于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工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宋人有為于偽反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莖柯毫芒音亡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別彼列反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賠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呼報反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一本作過或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

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卬胥而讓施氏施氏曰凡

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音燭）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而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音捨）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

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郝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郝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郝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名丈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荅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荅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韋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韋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摘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言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並（蒲浪反）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黿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七故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徵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無徵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鴻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化自行）至為無為（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末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鮮）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及也）子使新稱穆子攻翟（音狄穆子襄子家臣新稱狗也翟從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謁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

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將弒矜伐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勝故敵危亡及之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孔子之勁能拓一本作招淮南子作抒許慎云抒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抒引之皆難也縣門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為守攻公輸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態也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得為攻之毋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古賣反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作供搪纏薪菜者負索薪菜蓋賤役者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悵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臣之子昏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作撥言迅速之極良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絶倫者不於

有九方皐此一本作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力移反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皐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麤與麁同在其內而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皐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唯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詹何益隱者也詹何曰治國奈何

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音機祥也又音畿信鬼神與機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名其子封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過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五勞反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惡烏路反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紀力反急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

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
畢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
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斗缺
以無妄招患燕人假有惜受
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
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音髭言不可度量也賈
逵注國語云訾量也登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
章昭博奕論云設木而
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
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碁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
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爰方寸三分長
寸五分銳其頭鐫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

采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碁即入水食魚亦名
犢魚每犢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犢兩魚而
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罢音罷
反 為于偽反 食音嗣 明瓊張中丁仲反 反翻音
翻 兩擒他腊反 魚而笑凡戲爭能
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衆騶曰輸采獲魚也擒字案真經
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此言輸采獲中翻
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也獵反今本云擒魚者是多一
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明瓊齒五白
也射五白得之反 兩魚獲勝故大笑飛奮適音賁墜音隊其腐鼠而中之俠客
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
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天
下惶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甘

害来利不獨往悉不偏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緣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楊子戚子六反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且救反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濵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若鶩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音祈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聲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音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此篇明已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者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

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嗜子賜反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鬼得失者乎

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又踐可疑之塗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錢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胡沒反古掘字又其月反一本作相非也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意所偏感則隨念想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事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謀度作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鋭張为反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貫頤下貫鋭杖末鋒血流至地而

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音燭著直略反其行足躓音致礙也株珆音坎頭抵丁禮反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亟去聲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逮著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捫念泊然凝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廷棟

關尹子

舊本題〔周〕關尹喜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子部

闕尹子

欽定四庫全書

闕尹子

提要

臣等謹案闕尹子一卷舊本題周闕尹喜撰考漢志有闕尹子九篇而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藏子禮始得本于永嘉孫定家前有劉向校定序後有葛洪序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其說頗誕與漢書所載得淮南鴻寶秘書言作黃金事者不同疑即假借此事以附會之故宋濂諸子辨以為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為然定為南宋人而墨莊漫録載黃庭堅詩尋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闕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于定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為也至濂所謂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臣董誥詳校

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變識為智
一息得道嬰兒藍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
鳥紅爐誦咒土偶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說又
謂其文峻潔而頗流于巧刻則所論皆當要
之其書雖出于依託而核其詞旨固遠出天
隱無能諸子上不可廢也此本分一宇二柱
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凡九篇
與漢所記合俞琰席上腐談稱舊有陳抱一
注又元大德中有杜道堅註名曰闡元今皆
未見云乾隆四十二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關尹子原序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
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
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
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
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
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
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
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
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奏至孝武皇帝時有方
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
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
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
洪體存嵩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
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謹進上

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校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鬬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絶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關尹子

一宇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紛紛若若予曰也戛戛乎閫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

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甲之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曰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為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無知薄天之下道無不在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

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撫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寓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

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

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為道

曰吾道如劒以及割物即利以手握及即傷

曰邊不問亘亘不答邊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

問數答數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跋如道道者駁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費道于愚

二柱篇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寞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鉸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主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搓篾得風

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曰寒暑温涼之變如兎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温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兎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説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内想大火大久之覺熱内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説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内或先外或先古或先今知内外之大同故或先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合之以虚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勝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曰如鐘鏞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曰蜘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蜘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土已時上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慺慺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壯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綦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乎爾胡然而天下治爾胡然而天下亂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篇

闕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敝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來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吾之精一滴無存亡尒吾之神一欻無起滅尒惟無我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銷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才魂藏之下有惟水之為物能藏金而息之能鎔木而榮之所以析魂魄廿二字史完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一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狙習也夢者魄

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斯能運天地萬物以為魂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

哉者 舍肝當作舍肺

曰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幹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曰五者具有魂魄者識目者精色也者神見之者為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同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

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

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

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五鑑篇

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蜕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蜕奚白

曰庖人羹蠙遺一足机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關尹子

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絕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曰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曰無恃尔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尔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

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究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泰為稷認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

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欲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攻生真者亦偽之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

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篇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痛孰為人痛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籩簋菽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賢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

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分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叅蟲蚤瘕則龜魚癭則鼠螳我可為萬物

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為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

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念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吞以養其和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篇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寂矣可以席蚊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治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為而炁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未嘗散者無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鄭常自若

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

不存不變

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實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乍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出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叹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蚊魚水一作已我之與物翛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仆者無人無我無死或化為思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思或化為讋讋

無生

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

八篇篇

闢冠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盖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内其外無物其内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彤以此必氣徒自勞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則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蓋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曰鳥獸俄呦呦俄旬俄逃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則物

曰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在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几樂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心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幹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

可序進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遍者亦不見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未者可以立本

曰玅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曰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開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無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無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

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曰天不能冬運春榮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灾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寞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茅苴用之當桔梗茅苴生之不當金玉弊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寞寞所以使人盲

聖人言沈沈所以使人瘖惟瘖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曰圖尔道方尔德平尔行銳尔事

闡尹子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吳魯

文子

〔周〕辛鈃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子部

文子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臣董誥詳校
主事臣陳木

文子

提要

臣等謹案文子十二篇周人辛鈃撰徐廣曰文子名鈃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駰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為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研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之與研然三音相近故訛耳今按庚仲容子鈔中有兩文子其一為晉國公子之裔名不傳南游於越自稱文子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用其言而霸越非特吳越書載之劉劭皇覽亦載之世所傳范子計然者范子問而計然答也其著

此書之文子則當為辛鈃馬總意林列范子計然十三卷有陰陽歷數與此不同其云姓辛者蓋仍北史之譌援陶朱成術於辛文一語以為張本而不知子鈔中原自有兩文子也柳宗元辨此書謂傳為老子弟子篇中有與平王問答語周氏涉筆謂是楚平王要之為周人而非吳越之計然有可信者其言悉宗老子則或為老子弟子傳其師訓未可知也宗元指是書為駁書譏其渾而類者少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疑衆為聚斂以成書然其理道深至筆力勁鍊非周秦間人不能為與關尹亢倉偽作者迥別高氏子略所取數則亦皆卓絶漢志謂為九篇北魏李暹及唐徐靈府註皆十二卷暹註今不多見靈府注則間有之此乃吳中刻本無注者僅分上下卷暹師事僧般若流支靈府一字默希子

唐天寶中嘗尊是書為通元真經云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文子卷上

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泔泔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舍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无路遊乎无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

物之相然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知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虛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虛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

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

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

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謂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汜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疎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而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音岐蛲音饒而不求報富

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老子曰夫道德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

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弊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壁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

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逃拘雖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饑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籌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憯乎志鎩銘為下冠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為細所謂大冠伏尸不言節中冠藏於山小冠遊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德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無窮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尊龍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無名無名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

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産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

蹎蹎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世俗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音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

蜕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强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生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勝萬物而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酘醉而甘卧以遊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處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貢方州抱負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絶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拸天地至黃

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智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序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奪聰

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大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絀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矣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唼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嚮之應聲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湯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皐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

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下賞賢而罰暴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無聲者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

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諜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於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已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忽至焉馬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接不可以照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趙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有為也即傷無為而治者為無為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

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趎耻聖道而獨亡
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勤苦十
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内名立後世智略天地
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
者不強囷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
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
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至人
精誠内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
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樂其樂樂民之樂
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處於不傾
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原
使民於不爭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為害以成為敗夫所謂大丈夫者内強而外明内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

九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

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

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

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

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立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覩乎往世之

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音奧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

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靡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導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跖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除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攝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究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為者乎無為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蓋也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益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温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所以為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遊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

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扶吾生攘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故聖人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壯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哀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

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中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財貨不貪世名不以責為

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辯感而

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干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

符言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碍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無功妄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天為蓋地為輿輇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輇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

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為自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則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受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强兵共殺之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已而得矣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不能使禍無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已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已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嘗無福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

並流不離其域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退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子 卷上 三十七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脩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體兒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名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則在己者得而邪氣無由入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必困

其性百步之中無恣其為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求故不伐其功

禍之來非已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其德為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求故不伐其功既闇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之蹇也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為基

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威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閒見深矣不聞與不問猶闇聾之比於人也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或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於人者先自卑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之道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識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惟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於為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

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宦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汙而異泥者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衆不勝成大勝者也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搶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產有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

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
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
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
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
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
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
和无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无所不宜也夫道者
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
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
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
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
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
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
无道怨莫深於无德天道然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
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
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无其意也未若使人无其
意夫无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天无地而為君无官而
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
活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煦利无擇與天
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
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煦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
也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
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為上
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
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
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
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
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
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

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蟄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无聞見者愚迷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无止若多欲則與民為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時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為之柰何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勇者不以力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

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用兵者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得者非所求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柰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効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絶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

劇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以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固業亦有無道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无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无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无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蠆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无日何期無禍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无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

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已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踈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无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沿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老子曰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迟而因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常樅老子師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
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
智知未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
未可與廣應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
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失迷不大惑莫鑒於流潦
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
不可以久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
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
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
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埃壤下
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
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
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
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烝即成虹地二烝即
泄藏人二烝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
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
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
不斬圄有蟄蟲蓑薧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
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
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
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
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
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
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
而入淵也為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
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
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
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
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
濁者物撓之也璧鍰之器礛礎之功也鎮鄉斷割砥礪

之力也亟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饑狡兎得而獵夫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飛鳥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蟄得木各依其所生也水火相憎鼎鼐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夫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睫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即深而魚鱉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混混之水濁可以灌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夠音藥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紱冠則戴枝之紱則足躡之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應應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輒

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螫蜂蜍辟兵毒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不可食舌之與蓋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蓋非撩不敵日輪非輻不追疾撩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无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黮黯音昧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絜黃金滿籯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檮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元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完完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衣縣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蚑音賢之足衆而不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汙其準粉其顙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思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馬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理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虫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銷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渡河可使河无波不可無

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刺我行者欲我交皆我貨者欲我市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今有一炭然投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縗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淒澤盈萬物節成淒澤枯萬物萎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陽氣畜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无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无不容陰難陽萬物昌陽復陰萬物湛物昌元不贍也物湛无不樂也物樂則无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氣

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雷之動也萬物啟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從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元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倀音依陽天下和同倀陰天下溺沉

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无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无非己者操銳以剌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徵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无報德

文子卷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安宇樂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文子卷下

詳校官主事臣陳

文子卷下

微明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无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内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邨火乎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

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辭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

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巳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偽匿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則功臣叛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史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彊轉禍為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元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

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隣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户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衆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偽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

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免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能塵垢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

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

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

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亦勞古之人味而不捨也今之人捨而不味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能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道者寂寞以虛无非有為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者眎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眎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

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食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捨趨而審仁義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為已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

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隣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元更其刑順時而不成元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柰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元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眎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眎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為者治之常也去恩慧舍

自然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為者地之寧也和大怨必有餘怨柰何其為不善

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偽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窒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故至寒傷物元寒不可至暑傷物元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為左右相為表裏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為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為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無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皐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

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
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
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
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
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為之法度不
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
其性即天下聽從怫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者則
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古之善為

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宻下以成其廣故能
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
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
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為天下王不爭
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
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脩道則功成不有不有即強
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
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

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
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
有存有亡道為之命幽沉而無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
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
事與言慎無為也守道周容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
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
外故為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為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
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以道

迕夫天地專而為一分而為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
而為一分而為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夫道至親不可
踈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
霸者通於理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狹然後任智德薄
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
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數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

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知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為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褊是故重為惠重為暴即道忤矣為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不勸善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姦為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

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之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無而無跡田墾辟而無穢故太上下知而有之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已若欲挾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

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輳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

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

材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

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鼸圻乃鳥泥用輔圻倫救山用樏音贏夏瀆冬陂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悴尭瘦癰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

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為保反本無為虛靜無有忽怳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垠故莫窺其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違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為之

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已而動天下為鬬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

爭就勞曰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蓋霸王之功不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

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弒矯詐躁而多欲非

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不譴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夫動靜得即患

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即憂不近也和喜

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

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圍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虛无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已而疾不及人願賢已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火湛於物即忘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已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

自鑒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古者聖人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焉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為天下命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焉而生上下離心焉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焉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為一同焉蒸乎天地禮義不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為人機巧詐偽莫載焉庶耻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庶耻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貪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馬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詐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為人機巧詐偽莫載焉予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為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

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博聞强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救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為國俗故人方不可

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仵而罰不勝也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數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无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為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

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出謂之採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

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

為治者知不與馬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之為也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已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

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載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舍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用

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為正攘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於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强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為存政

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制者廣廣即我强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

上仁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勇者不為鬬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貪民饑餓虎狼厭芻蓼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閙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

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閭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踈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可以託天下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禁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技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憂同喜同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

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詘議即可奪詘即可誘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用之有為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麑踢上禮下涓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不得擥音浮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皐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穀音遘卯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若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饑寒之患其惛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閻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也一人擾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

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為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其所以亡也若上亂

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已者天備諸人也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得立在天下推已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大德薄者小故位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

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修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萃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貪豚肥充廚骨髒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饑慈

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
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
卑有差夫崇貴者為其近君也尊老者為其近親也敬
長者謂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
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為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
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
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賢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
賢之謂樂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
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為
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
兮其若容渙兮其若氷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
廣兮其若谷此為天下容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
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
恭敬也渙兮其若氷之將釋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
者不敢廣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
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

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
藏者自損嗇不敢堅也不敢廣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
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
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
下故能高人自損嗇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
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
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
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
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
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
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
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
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
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

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不失矣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奪无日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奪无日不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矣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古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而論民俗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達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勞而用朋黨即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

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聖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已自正誠達其本不亂其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已不非於人無諸已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已出也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利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以衆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

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踈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而力自修以道故不責於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涔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賤即觀其所為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劓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

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蝙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揖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訟文者逐煩撓以為急士為說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道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

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祿以里以鄉聽者賞以里以縣聽者侯其縣赿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釆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動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興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鬬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饑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

優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翳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德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攘性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墝古文切剋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饑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

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

經非譽以道守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儁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儁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儁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

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澌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心暗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

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困噎形性饑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如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萬物變為塵埃矣故揚湯止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澆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心暗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

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獸禮樂飾則生詐偽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流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熳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擿礧壓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剖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為臺焚木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電霜為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衆寡使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

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疎骨肉而自容邪人詔陰謀遽載騎主而衆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疎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襲無贏殼龜無腹蓍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制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蕪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饑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

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際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

老子曰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鼃鼉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壁言猶廣草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

同則有數若禽無數

文子卷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安宇樂

缺　页

鶡冠子

〔宋〕陸佃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子部

鶡冠子卷上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御製題鶡冠子

鉄器原歸厚德將 開卷首義即云王鉄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注以王鉄爲法制引賈誼言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謂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恃久難哉是其說雖雜刑名未嘗不歸於道德固非若黃老之專務清靜亦如申韓之流爲慘礉也 雜刑匪獨老和黃朱評隆注同因顯柳謗韓譽兩不妨完帙幸存書著楚失篇却勝代稱唐 宋陸佃既爲之注解復序云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爲冠號曰鶡冠子其書雜黃老刑名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然奇言奥旨亦每每而有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朱子評韓文云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

御製題鶡冠子

辨則曰得其書而讀之言盡鄙淺所見不同如此朱子雖不置可否然其書具在柳說不免過當朱子又云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卷而唐志云三卷謂漢時遺缺至唐而全以今書校之卷雖增於漢而篇則宋增於唐茲本既完備無缺佃注亦世所罕見自應重刊以廣流傳 帝常師處王友處 帝者與師處王友處者與博選篇中語 戒合書紳識弗忘

乾隆癸巳季夏中澣

韓愈讀鶡冠子

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脱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鶡冠子原序

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愼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奥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脱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虚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陸佃撰

鶡冠子目錄
卷上
博選第一
著希第二
夜行第三
天則第四
環流第五
道端第六
近迭第七
卷中
度萬第八
王鈇第九
泰鴻第十
泰錄第十一
卷下
世兵第十二
備知第十三
兵政第十四
學問第十五
世賢第十六
天權第十七
能天第十八
武靈王第十九

臣等謹案鶡冠子書漢書藝文志列於道家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劉勰文心雕龍稱鶡冠緜緜亟發深言韓愈集有讀鶡冠子一首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學問篇一壺千金之語且謂其施於國家功德豈少柳宗元集有鶡冠子辨一首乃詆其言爲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鵬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

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而列子乃稱為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為穆姜語司馬遷惟稱賈生誼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惟其書漢志稱一篇隋志始為三卷或漢以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其文亦博辯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為鄙淺過矣此本為宋陸佃註凡十九篇其序謂愈但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出當得其眞今本韓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據此書以改韓集歟劉禹錫河東集序稱編為三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據穆修本改為四十五通也佃

註惟陳振孫稍及之通考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亦但稱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後兩卷多引漢以後事公武削去前後五卷得十九篇則似亦未見佃註者殆宋時已罕傳矣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鶡冠子卷上

宋 陸佃 解

博選第一

王鈇（一作鐵非）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後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命者所以令之）人有五至一曰伯己（百於己者）二曰什己（十於己者）三曰若己（與己等也）四曰廝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屬也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也（道無所住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屬也運者天道也處者地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莫不聽之之謂命）廉不在君者也（無爲而尊）神明者端神明者也（因人則逸任己則勞）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人爲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己）百己者往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趨與之爲行）百己者往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趨與之爲行）異乎承之者也是以人有五至一曰伯己者往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趨與之爲行）百己者往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趨與之爲行）伯己者往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趨與之爲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爲有禮）樂嗟苦咄（案樂嗟苦三字原爲缺今據他本增入）則徒隸之人至矣（人作者閻也樂則嗟之苦則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案注原缺五字）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儁（爲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豪制名也）德百（一作萬）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萬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英蓋英可考矣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爲雄草之秀者爲英韓

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案考矣之矣一本作合非）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舉事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畸而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爲決）德有據（以德爲驗）人主不聞要故當（一作常）與運（一作撓）而無以見也（無以下一字有自字）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

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擾難紛兄之類是已格正也凡此以不聞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於事也安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臥其上雖未及然終亦必運而已矣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去言其違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已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實方是之時俯而徇俗仰以阿時者至矣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甚厲雖有夷同謂蠻夷鴃舌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卻死義故難卻也嗜利而不寫非義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禮蓋充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克己就義蓋充此而已信猶任也君子而後義蓋充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麤智寫造意造意微矣豈麤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寫道司嶡也以利寫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誣發於義則以寫誇一作夸憎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寫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時檢也有法而不議度數節也天地之節蓋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聲成文變成方謂之音斯謂之調故五聲故也五聲因習而異在齊言居晉而晉語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罰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罰所以約之使辟咎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尾而以然者道也道無首捕風逆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顏子忧然不能定也又況賜之流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

夫孰知之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畫則辯者亦不能言矣強爲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似有芴者似無宿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在致而究之復反無貌貌且無之況於形乎鬼見一本作鬼不能見不能爲人業露則不神豈足以建功立事哉故善爲人業者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窺其密也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微決疑之道一本聽下缺二字無微字能屏讒權實逆淫辭楊墨之屬絶流語管蔡之屬去無用屠龍之技刻楮之巧雖用之一作用也杜絶朋黨之門持其上訾訾然思不稱乎上豈可開之嫉妬之人不得著明常置卑晦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也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爲辰月宿其劉言宿其辰之次也當名服事當其之名服其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他放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運夫日陟降而成歲年取其之一歲或作而歲斷兩論用不

天也二而小者示也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壹相信如月應日日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畧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此蹠之所以不可救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其自絶雖天不可如何地道能載載者而已如其自棄雖地不可如何人道先貴事者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或作借保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酒者所以保先貴養者也酒者此申天貴覆者地貴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待物原缺二字也領廟本作氣時也

各領一方之氣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循度以問之性命自然之節也劉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有守民各有部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寬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一本所下有以字公哉一作或譬之製錦而使人學裁者未之有也

同而後可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自其同者視之夷貉一家也異而後可以見人人道二而不一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變而後可以見時常運而不停化而後可以見道庚桑子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越往南見老子然則道之等級

可以見勇繁霜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眞性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矣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歟主不虛王王德爵臣不虛貴階級列等之爵備矣尊卑名號言卑尊其名號也自君吏民各君吏民次者無國入使治之歷寵歷錄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寵榮華煥如雖無國者亦稱所以付授此毛詩傳曰豳公歷數非特受封之臣不虛貴梯級而廩鹿解月死而羸蚌膲與天人參相結連天人一貫也鉤弋之具不備故也鉤弋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如是故曰燒之劉之刻之雒之焉之死者十二三矣夫焉之性固眞矣然其智至於詭竊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上無法而治安有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可也下之所逕逕之言干也情而失天節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一作門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恒物之情緩之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馳騖之喻戒在疾徐也間嶰隙也方其鍵閉雖有奇計安得而抵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論八間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跡所不至更若誕謾故曰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無盡無極也亦無無極

故曰天之則也差繆之間言不可合孔墨之道同是竟辯同非禁紂而終不可合者其弊由此平不中律小失聲韻則雖平不中律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而歷年之患誤在頃刻是故君子愼其小也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於深渚水岐成渚上下同離也言同氣附離而無間雖理物潛於深渚與月盛衰更如在上也淮南子曰日至而廩鹿解月死而蠃蚌膲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統一作統下撫者遠衆之應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算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曾可合也寫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

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毋錦一作縣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無錦杠而捺輻供動者其要在杠故也是故明主好要以一倡萬以錦韜杠故謂之錦杠爾雅曰素錦韜杠未見不得其誦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枭之謂也枭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爲負譖而無忌憚也雖然秦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耳而至於土崩更甚乎無法者無惻怛之實故也由是觀之內無至誠惻怛之實欲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眞也適足以起僞將以稽治也適足以招亂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南適而北轅矣冥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不作爲之也難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子之間如此況卑賤乎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无妄之天也萬物盡無不因任而已捐物任勢捐或作損也損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之理道也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不能似言捐物任勢者天也故莫能宰而不天其可使言苟爲物矣無以有已如此以明天之不可轉徙也法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夫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得已哉姑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以爲奉教陳其勢必至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法也故法者曲制曲爲之制官備主用也官各守之以備主用舉善不以賓賓不以潛晦棄人之善於有法也見遺不掇非人情也掇著見而後置之

情脩一作循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天之人僇不勝任也

不畏天禍人殃死地隨之而將以脩生此如戴粒之蟻欲以冠山何足以堪其任也爲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明也以爲成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命者無所期爲是道也非事也爲之以民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强行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强去唯民知極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一作受業所以守制也彼一作被教苦故民行薄未至乎孩而始誰失之本故爭於末魚亡江湖而爭於濡沫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郢有天下案天有分於時秦天早寒楚天早熱之類時有分於數春秋乘木數秋乘金數數有分於度取數多者脩取數少者促度有分於一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赴之譬之物焉一月普見衆水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天體蓋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之運普徧萬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雅無牧能因一作文貫用無功多一作多功夫三爲王蓋取諸此尊君卑臣非計親也天之制也水火以譬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申大義也私恩不得私公義水火不相入也夫天地雖密移而眞體常住非若舟壑夜半負之而去夫孰能挈之自知慧出慧出一作惠之爲成求得者使玉化爲環玦者是政反爲滑也璞玉不毀孰爲環玦玦半環也禮論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稻宜下地黍宜上地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仞非師術也此言四者或過或遠雖殊而遠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據師之席哉列子曰仞而有之皆惑也形嗇一本作蓋而亂益者勢不相牧一作收也形無以牧乎勢勢無以牧乎形故其弊如此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竟舜殂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詠歎不息者豈係其身之存亡哉此萬世之法也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爲善與國所與之國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畸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引而高之者天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歎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今貽厲階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彌深其辭益緩詩人之義也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沖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

而有約八者具矣而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之爲時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混沌開矣於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知道而已則蕩正於時知事而已則差離或作離如附離之離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一本無而字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爲神神之在器者爲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埤詩曰執轡如組益言此矣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干旄之忠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非我則無法成法者彼也非彼則無法所用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已謂之聖人彼我元同盛德之至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眞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顏如渥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昧此以爲黃帝肌色枉黜而堯舜如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明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爲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莫非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

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矣命者挈已之文一作父者也夫身在草茅而挈之浮榮之上者命也然而俯仰百年恍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絶無所不及言無遠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

乖夫嘖其里一也而醜人獻之更增其陋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昧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祇益困窮此猶枕臥狗而更以遭魘豈易怛也哉故所謂道者無已無已元作而已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失已所謂資而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匱者也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或作誰之子也不知其故東西南北之道端一作端然其爲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鹽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善均也南華曰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蓋一人之將一本無蓋字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國氣吉有國將將一國之將者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猶博也錢多則氣豪而勝貧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情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其將一本將字下有失字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勢吉凶之謂成敗賢一本賢字上有故字者生跂或作政工或作王以爲師跂步多跂故積往生跂工以爲醫積毒成藥工以爲醫言其周流如環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

象之大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潦而水不爲加損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爲加益湯禹之鍾哉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人共之與天一作人與地亦與天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一作布衡檃相制參偶具備立位乃固經元作織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崇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著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祕密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剸天地之門户本剸門户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秋成熟冬閉藏之義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夫字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焉天不開門户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户塞矣

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某災變之至無所怛惑者豈有差哉匈乖不惑務正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以身老一作考世以救於世而老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正業案正業一作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揖贊見言語記曰禮有揖語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略

也嘗試論之古之明王無爲而用天下也豈特使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僇之餘尚無棄者也故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瞽瞍脩聾聲者司火眇者督繩斲者抱闇刖者守閨閎瘖跛躃以實裔土夫如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智而不知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以爲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赤也可使與賓客言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凡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如此然後可以原省故下文云 紫人僇一本作人僇非 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韓非子曰自營爲私背私爲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冥冥聖人之任也 內有挾度操以爲驗所謂道揆者是也然後有以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迭 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 因任原省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故此文具論之 第不失次理不相幷一本作奸一本作拏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以不困成者變之所以不倦 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么麽么麽一作幼歷么細人俊雄之反 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蔘一本作七一曰藻藻一 作明起白蔘於下明起於上蔘垂貌也 氣榮相宰君臣同體之況言氣不言血言榮不言衛相備也 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時君意生期待時而發 夫賢士之居邑里也合哉而難同而殊知時日一作隱 遇人有德一本作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流離一作離流 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不環 日夜相揆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僞而不忠是以爲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名自來靈臺之效是矣 故曰有先卒於美名不施而責弗受或作愛 長不讓少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

和（一作知）之士於純（一作厚）士（如勿士或作行枚之士）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曰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倚上之威作人寒燠）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與壞之關梁國家之閒也（閒猶監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作博）道（先王一作先生）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由是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近迭第七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屈生曰勾）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贏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膺不擊伏況於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

欽定四庫全書

以所見合（一本作係）所不見蓋殆（一本作治）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令使焉之禁使勿焉也）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省侵賢命曰凌（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焉驕已滿焉溢）不賢則不能無焉而不可與致焉（孟子曰人有不焉也然後可以有焉驕則輕敵輕

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向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于敵國敵國乃責則卻或作却以辭卻之卻則說者蓋其弱其勢必至於用兵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其在下者又無以回之國被伸或作仲侯大曰伸創其發則戰其創之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剃音策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晨郵過謀徒計易溢一作監首不足蓋以累重溢爲謀首其過重矣讓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仲創或作以此故也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目哉滅門殘族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已少人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一作聞先聖之道而易事韋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碎字

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曀一本作遂意爲摸曀讀爲曖小星之曖彼聖人按數循法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人檢而斷於己明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下主今無數斷以獨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己之身乎夫百己者豈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而衆妙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已者然而所知於汎沒無聞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爲道以意爲法率或作牢時誑一作詎或作拒世語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曰北后知命亡投死之地久矣乃今知之龐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一本法字在書字下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以言獄成告於正者李官士師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法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孅居曼曼作受之十分一耳此言

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盡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書以趣便篆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務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洛傳志志者莫如書洛洛目所不見志志心所不了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或作宏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俊德也非特桀雄而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間或作聞矣退師謀言弟子僉恐

鶡冠子卷上

臣方煒覆校官編修
臣盧應校對官檢討
臣徐壇謄錄監生

欽定四庫全書卷子部

鶡冠子卷中 下中

宋陸佃解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鶡冠子卷中

度萬第八

龍子

欽定四庫全書 鶡冠子卷中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道與人成子曰願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法猛刑頗則神濕刑與法陰也神濕則天不生水音案一本音下缺一字又聲上多一故字疑悞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一作執五勝五形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焉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欲與爲惡則誅之類下愚不可辨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神字無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季春行冬令則寒季秋行夏令則暖故一義失此萬法令者四時之正也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

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也膊形也膊形也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地者臣道也平天下之物而莫之亂也音者其謀也雜比於上聲者地之五官也五官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脩形不病燥神不病濕則生理脩矣夫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隱專已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爲太多其德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故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知或作如案一本元缺以下十三字與正文不相應疑當在下文

地人同理於此見矣中絶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纔漸首末而已失中道也故聽知無道知字之下而錯誤於此今姑仍之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天人同文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壞於冥冥白晝而闇日中見斗之義有義而失謚人之所有不能謚之失謚不盡其愛史使也從省言不竭已之愛而責人之盡相區於成而不索或作營其實區驅也從省言不竭已之忠而望人之成虛名相高精白爲黑沽於虛名而變亂事實黑或爲墨墨亦黑也詩曰貊狸而蒼墨以爲明動靜組轉與物轉旋如組使之神絶復逆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言其神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麗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陰陽并叫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過生於上其於福也若開門避之賢良爲笑愚者爲國天咎先見蓄或作畜亦或作害並雜人孰案一本作執非兆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味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或作義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於未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案一本作執非能以褊材爲褒德或作寢隱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言非少文不武之罪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之爲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多門杜矣散無方化萬物萬物一本作無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者守於分域之內令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敗是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以趣變令不傷理主出於理而不可

變令者所以守法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或作冒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人以成則以成法則士或作土以爲繩以爲繩墨列或作制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鶡火之禽或無鶡火之禽陽之精也雄曰鳳凰者其雌也鶡火南星之次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牝曰麒麟者其牡也玄枵北星之次也麒似麟而無角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駿其或無其字精畢至龐子曰致之奈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尸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王名尸公伯后王一本作后二非十變九道未詳聞也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度所謂取稽於身者耶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其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爲歲式六六其律之六也一歲之式積旬三十有六氣由神生道由神成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也氣以之生非道而道以之成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太清天也下及泰寧泰寧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可以染絳以別尊卑衆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莫莢起秬鬯出德至丈表則景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菫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馬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嘉氣時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矣景星光潤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而月死則見所以助月照民夜績也故萬口云一本作萬口去帝制神化衆樣備至則外無之兵字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或作勝爲名從是往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一本云武則天下莫能當

或作生者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也無欲之君不可與舉此言何謂也若子所學則人君之患正在多欲此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實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與鶡冠異矣昔者有鬼谷著書以爲馳說諸侯陽開陰閉必因其好惡憂樂而捭闔之然至於無好者而鶡冠言道未流乃盡蓋不得而說也若然多欲之君乃從橫之家欲以售術至於此不已卑乎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鶡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爭或作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因治有事

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脩諸已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或作橋之於未龐子曰願聞其事鶡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其體常拔或作敎如此陰陽移寒暑或作咸全名尸氣皇伏羲氏得之以襲官治者師陰陽陰陽也事王事之本應將然神化者於未有故升此一等地寧天澄衆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署四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事功順道俯而事功仰以順道名尸賢聖因治者招或作拓賢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知焉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苟精牧神苟急敎也牧驅制也分官成章精神勞矣而不能善偏於是又備官焉教苦利遠教雖苦而利遠法制生焉萬物擾擾自此起矣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將以有所取也同知壹警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霸王之伯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鵴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靈其治萬八千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天地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筌蹄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地存久絕無倫無倫細之至也中庸曰毛猶有倫齊殊異之物齊鵬鷃之大小等鳧鵴之長短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言其懸絕如此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凡此叩其所以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無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故莫弗以爲法則取中於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朏生望而後魄死故莫弗以爲政取正於月刑弗以章小星不見陵掩也紫一本無掩字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或作伐而不干或作于彼謝此代而無侵越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星其楷因時其則一法其或無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奈何杞人之憂其崩墜也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星其楷因時其則一法其或無其字同不爲衆父或作丈爲衆父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

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先或爲光易一非一以圜之故不足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爲天下貞者也龐子曰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克嗇萬物而不可厭者也周泊無外也或作汨或作流偏照無裹也反與天地總故能爲天下計狂而不反豈能與民同吉凶之患哉明於蚤識逢白或作遠白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鶡冠子曰置下不安句上不可以載或作可以載累其足或作是也其最高而不植局或作不可植局者未之有也此譬安危之稽言其置下苟危難欲累於上難矣又況又在其上者乎則其所立豈有不局哉累足踣也植立也局曲也辨於人情究物萬物之理稱於天地稱之爲言量也廢置不殆或作佁或作治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檢押一本作柙生物無害爲之父母無所蹣躓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教以爲人道以爲已要於言語直言曰言問難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爲已禮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喜怒不增喜不過予怒不過奪其兵不武樹以爲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或作脩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天曲若五家爲伍五鄉爲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里里有司退脩其伍伍長退脩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司猶伺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與或作爲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鄉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物一本無伍人有勿四字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餘不足居處之狀無故輒違上令當告有司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謂同坐五人之罪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

悉以告偏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貳猶副也若今從坐偏不以時循或作脩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偏其罪偏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之曰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實或作宥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誨受聞雖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矣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或作絞急也或作繆政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或作宣時合或作令地合地之德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柱國楚之寵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政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柱國封上執圭軫曰其有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也周官曰輾或作斬軫車裂或作斬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參於兩間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始於玄元地始於玄朔四時始於歷王者敬授人時實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提零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紫提一本作提今本公羊傳亦無提月之文偏長用旬二至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偏十日報鄉十旬鄉師用節五日報縣用節縣三十日報郡用月郡四十五日報柱國用氣二分之類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用律天子七十二日遣使一本作遣使於郡此用五行分王之數蓋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欲畔者無所乘其隙也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不增之使溢縮大或作天而不芒不損之使芒之爲言小也天子中或作甲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逼下蔽上使者變言貸爽借舉尊益區宇則其弊至於逼下蔽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播惡於衆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疑取次或作敢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元以氣言之朔以方言之天運

是以運天（運天或作運大）而維張（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屬各以一時典（或作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則（或作三則）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爲平生者不喜（非故生之）死者不怨（非故殺之）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父（或作名）伏（或作狀）其辜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創或爲制）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或作諭）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齊）長則同友遊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安居曰處）行作同和弔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儇諜（或作諜）足以相止（儇探適也諜間諜也）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或作醜）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樂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無道適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或作信本滅德之則故爲之不朽（或作祭或作然不能保其邦家則位不定矣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使鬼神亶曰或作日增規不圓益矩不方（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可增矩不可益非特使人信之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蓋聖人之法譬諸身乎增之則贅割之則虧）夫以効末傳之子孫唯此可持（或無唯此可持字）唯此可將（孫之末裔立而可持行而可將唯此而已）將者養吉釋（或作澤）者不祥（純謂之犧完謂之牲）正以齋明（齋或作文齋不昧謂之明齋明者蓋祭祀之正也犧牲則以爲副而已禮曰去廟爲桃去桃爲壇去壇爲墠今此獨言墠者於墠如此則由壇而上可知又以其墮正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句）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物而遷捐（或作指）私去毒（或作也）固於所守（仁足）以守之更始逾新（周而更始文而逾新）上元爲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穆（湯不先契丈武不先不窋魯躋僖公失是矣）招士（疑或作其）先結

之後入弗解先入者定矣故後入之事弗能解也此知極之至也極如紀極之極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成鳩之器也以死遂生以殺止殺從中制外之教也教或作數後世或作世成至孫一靈羽靈或作虛理或作虛理羽理或作虛村理符曰循或作脩功弗敢或無敢字敗智者雖工弗敢敗也奉業究制執正守內拙弗敢廢恩者雖拙弗敢廢也樓剸與旱蘇本作樓削與卑或爲旱以新續故四時執効應錮或作銅不駿疑后得入廟惑或作或爽或作剸不嗣或作副謂之焚或作棻生火甚多其和焚矣列子常弗內弗引弗引於朝弗內弗內於廟奉常禮官也典宗朝之儀有丞景帝更曰太常靈不食祀其鬼不得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咎皇神不享家王越而祭之則將主無異意人君爽惑不嗣其罪如上所云則繼其後者據舊鑒新豈敢輒異哉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與天合則萬年一范范如荀子范形之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爲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或作績而莫敢效增或作增免此言夷貉萬國皆以朝服致貢而不敢輒增亦不敢免法言曰被我純績帶我金犀龐子曰願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之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紫一本無此三字非一世

李或作履　李如李官之李李者治也百父母子且或作其一本且作旦未易領或作頃　言父母暨子至百不易領矣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離附也言以上所云方若嚋合四海以爲一家之言似違中國之正遠矣丘第之業第里第也域或作或不出著著土著也居不連垝毀牆曰垝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廣成子之所以千二百年而成鳩氏之所以萬八千歲也夫道者天地之母縮而修身伸以治國皆可以長久此也故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又曰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得此道者何辯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用之則是安辯誰何

泰鴻第十

泰一者泰一天皇大帝也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不同故曰執大同之制泰一無所聚之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以爲一家無不可者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積其數未詳聞也禮云出入三積或作或無耳字列地分民亦尚一也耳或無耳字百父或作交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至下或有制字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及其故天地跼跼或作鶡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奚足以疑跼跼挾貌也高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或作異使鬼神一失一失其奧也此言聖人燭理有以窺之不復息矣運而不停與或作爲天地相薄薄天地而不恥至今尚在以鉦面達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

楚人忘弓未能忘楚孔子曰惜哉其未大也調泰鴻之氣泰一合元氣者故曰調泰鴻之氣鴻蒙元氣也泰鴻元氣之始也正神明之位者也南華所謂天尊地卑神明之位故九皇受傳受教於傳以索其然之所生傳謂之得天之解或作天然之解不與法縛不求法脫傳謂之得天地之所始生天生地傳謂之道得道之常不妄曰常傳謂之聖人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德者得此者也郤始窮初郤者開也有初然後有始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一至矣其地益處太易太素之間故曰郤始窮初案一本注末多一之字誤得齊之所出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太一者郤始窮初得齊之所出故能北辨

面南與萬物相見 案一本北作比又注末相見下又一字疑衍文 九皇殊制而政莫不効焉故曰泰一 泰一者無適而非一也故九皇殊制而不能二也 案一本也下有焉字誤 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 泰皇皇之長也 泰一曰愛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天 內直者與天爲徒 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 埏和土也 刻鏤未萌 木曰刻金曰鏤凡此亦皆自然也夫離文 或作父 將特 或作 然者也 離華離也天道造始而地之事終之故其言如此 地者承天之演備載以寧者也吾將告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 立置臣義 此將從體起用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故先建立君臣之義 所謂四則即上所云傳謂之天之解傳謂之得之常傳謂之聖人 散以八風 東方曰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北曰融風之類散謂散上四則他皆放此 揆以六合 揆言總之六合之內也 以八極 寫言放之八極之外也 照以三光 或作收 牧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改以二氣 亭之以溫涼毒之以寒暑 致以南北 南北謂日 齊以晦望 晦望謂月 受以明歷 歷謂日月星辰蓋四時之以事八極得以寫三光得以照五音得以調六律得以正刑德得以牧度數得以分五色得以表二氣得以改寒暑則至矣而其道無乎不在在此爲此在彼爲彼故八風亦無所不在乎故曰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 事以四時寫

至其成形端端王王 端端傾傾之反王王錄錄之反 勿 或作物 損勿益幼少隨足 各隨其性而足無於事者 以從師俗 仰以從俗師於俗 毋易天生明歷得以受然則道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亦無所不在乎故曰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 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 此申致以南北之義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日在東井其長短有度 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 此申齊以晦望之義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其損益有數 列星不亂其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 此申受以明歷之義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 天明三以定一 義見下文 則萬物莫不至矣 或作以 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 此言方其生長則三不後於一方其煞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 夫物之始也傾傾 或作鴻鴻傾未正之貌 至其有也錄錄 未能拔於常流之中故曰錄錄 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 人心躁則不可以得平不撓譬如槃水莫動則水形之正矣 神聖踐承翼之位 承翼後曰承左右曰翼也 以與神皇合德 五精之帝謂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 按圖正端以至無 或作天 極兩治 或作祭 四致 兩治上下察也四致普徧四方也 閒以止 或作上 隨緣越感無所不周如上所謂可謂至矣然而動息則靜語息則默豈常離此寂然之地哉 歸時 離氣以成萬業 離附也取譬言之借如五精之指其道各徧五方而太昊司春少昊司秋者所

以歸時離氣以成萬紫也一來一往視衡低仰彼來此往而低仰視衡之所以同乎人也禮曰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綏之或曰衡如權衡之衡衡之低仰應物而已何所容其心哉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鈎無繩渾沌不分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擢六律塞師曠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絕鈎繩儮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舍其樸矣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此明渾沌之不可判也蓋偶生真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戰百族寫之不寧南華曰上倍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神蓋謂是乎偷氣相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迎素次以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所謂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上聖者與天地接向結六或作交連而不解者也六連六合也老子曰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衡神明左右前後靜侍或無侍字中央此言君無為也而臣亦無為也案一本無也字開源流洋洋若今海之有洋也精微往來傾傾繩繩或作鴻鴻繩繩繩正貌案鴻一本作鴻鵠誤內持以維外紐以綱或作經行以理執或作執紀以終始同一殊職聯之使同統之使一立為明官五范五范五音也義見下文四時各以類相從昧或作味玄生色春夏之華發於玄冬音聲相衡衡平

也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或作東方生物圖揭立止焉猶植也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臧焉故調以角徵屬南方而今此言於東方者蓋言以調東方而已非謂分配東方也下皆放此中央者太一之位北極天地之中而其一明者太一之座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為先夫道至矣而更推以為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物天上疑此樂章之名蓋若皇華折楊也本出黃鍾所始為東方萬物唯隆以木華物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沈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上為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為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方又以天子治之調其氣調其五行之氣味和其五行之味水鹹火苦之類聽其聲火焦金殺之類正其形木圓土方之類迭往觀今或作今故業可循或作修也異今卻而觀之則其業可前卻曰迭案兵可迭也一本無也字首尾易面或作白各有向焉何可易也地理離經天地理亦失其經奪愛

令亂奪其所欲而亂蓋天序易於上地理離於下則人其有不亂者乎 上滅天文理不可順者 順愛之政殊類相未或作通列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逆愛之政同類相亡傳曰焉知父子不爲豺狼故聖人立天爲父建地爲母范或作危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或作明以使一人也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或作人被其和此言聖人蓋知一期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馬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也非務使之必同故曰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

和也者無形而有味者也和者道也蓋道無形而有味 同和者仁也與道同和相容或作密者義也與道相密者義也蓋不道則義不能容不義則道不能容仁義者所樂同或作自名或作名也能同或作因所樂無形內政之外此言纔見其事之略而已更當要其會歸故下文云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范者形也正如覆怨其正之正蓋形受養於味者也味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味味清或作精微者天地之上篇云九皇受傳以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傳嘗請所出入而定以爲物稽入而論泰鴻之內出而觀神明之外定而制泰一之衷衷之言中也無有九鴻拾遺記曰望三壺如聚米視八鴻若縈帶說者以爲八鴻八方之名鴻鴻大也然則九鴻蓋九方歟地有九州此即鄒子所謂九州蓋非禹別者也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

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篇云九皇受傳以成於泰始蓋非泰始莫足以知馬其曰末者言順下風而請也見不或無不字詳事於名理之外此言纔見其事之略而已更當要其會歸故下文云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正如覆怨其正之正蓋形受養於味者也味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味味清或作精微者天地之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地者受天之清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 地受時或作以爲萬物原者也地時以產萬物 神聖詳或作樣理或無詳理二字作庠惡深契於理惡離制命之柄或無離字制命之柄或無離字老子所謂魚不可脫於淵利器不可以示人斂散華精以慰地責或作貴天者也此言神聖契理而有如上所謂則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其道豈近是乎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其道豈近是乎

泰錄第十一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衷之言中也無

始或作所治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者蓋將要名理之所會又當致此三者也不或無不字見形鬱而天下歸美焉鬱肉也名尸神明者大道是或作正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或作收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焉名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名有其功者有其道焉其事者有其功若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乘於道德以而遊乎萬物之上財豈局於仁義之域哉故下文云故天地成於元或作無氣萬物乘於天地此言治之汙隆顧我所含萬物故其言如此神聖乘或作秉於道德南華所謂無貴無賤無譽一龍一蛇者也以究其理或云萬物乘於聖秉於道德以救其聖神以究天地萬物之理若上聖皇天者先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此言治之汙隆顧我所以招之如何未有囿於管晏之卑而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彼者狎溫也如狎溫者心動於內則溫鳥舞而不下此未離已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或作他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齊如齊量之齊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督方以智則滯圓而神則通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擬之議之者象也說也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不即不離而至妙之所會者更麗至高之所適者反下隱顯豈相離哉神聖之教也天一位地一位聖人參於兩間以齊齊之而以彼鑒此以此教彼則天下之理得矣然後萬物各遂其生故下文云故流分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精精聚而後神從之動登而明生動登謂火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會而後識從之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地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天域於上地域於下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也神明之法如是而已神聖之人后或作命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圓乎天地之外故知能知之義能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或無動字之拔陰陽或作數亦或作察此注原缺寒暑敏或作疾一字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精神之外皆其緒餘土苴者也內聖者或作聖內精神之原也外王者皆其緒餘土苴則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精欲善神欲養氣欲專故其辭如此擢者秀拔之辭幽則不洩簡或作閻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明太用則昏精太用則竭故能役賢能使神明無爲也故能用天下

而有餘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豫暇也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或作要之極也要其會歸至於此而極矣帝制神化治之期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師或無師字焉君而學焉臣教者爲君學者爲臣上賢爲天子次賢爲三公高爲諸侯高者以爲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禮籍焉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堯授舜舜授禹用此道也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或作然同生物無害聖人心外無法而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於胸中則事豈有不成物豈有不利哉鬨鬨四時引移陰陽怨始四時始日月之明悖日月之明疾徐緩急中動氣老聃所謂中墮四時之施可以無聖人之治哉故下文云天者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霓也霜露也風雨也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徵然之必然也無可無不可者天道也地道則取必焉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出於天收之於地不肯出於地也在天地之間有情有性無爲無形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也南華曰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矣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鬨結其絃絃者取譬於冠而鬨結云者以明無危墮之患也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或作用不窮一所謂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於山川鳥獸草木裕如也影則隨形響則明或作應而應之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之功始四時終始焉輔相導陰陽終之功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不能獨爲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隨而應之故曰師也

鶡冠子卷下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效也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有方矣然後形名著馬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數未盡聞也蓋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此其大畧也蚩尤七十二或云無二字堯伐有唐傳云堯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

唐未詳聞也伐或作代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善用兵者其道如此案用兵一本作用法非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眞案一本作貞人不怠怠然後懈懈然後惰故君子言惰眞人言怠禮云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據簡之伊尹酒保保傭保也太公屠牛傳曰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管子作革或作草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而飯牛於秦豈穆姬而飯牛於秦豈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亂立爲世師莫不天地善

謀日月不息運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鑲成見者驚猶鬼神豈謂是乎
孰謂能之言非不學而能也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會之有元故不能異也知者計全戰必勝攻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一端而已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豈法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徇俗則病傴欲踰至德之美難矣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安可以問塗具見鴻烈真經蓋若南方曰朱天北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或作火體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計失其國削主困爲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嘗或作賞試嘗試失之疏過計失之細事貴取中而已明此所當審也是以曹沫爲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爲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民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案一本無者字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刦桓

公墠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爲知時魯君爲知人劇辛爲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爲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畫無後之爾案注無字下疑有脫誤非過材之荊也此言賢者誠重其死雖不欲愈一小快而以齊信於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曹沫之事遼遭管仲李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卒族妻母隴西之士用爲恥焉則沫之刦致豈可以爲常哉又霸者之事也至於正德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則案一本無則字多惡欲多惡則不積德不積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辱也夫強不能者僇之其言辱案一本此六字誤作注又一本無之其言辱四字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之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爲法微道

是行齊過進退（齊不過也）參之天地出實繹虛（吳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蓋知此矣）禽將破軍發如鏃（或作鏃）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殷若壞牆（殷壞聲也）執急節短（孫子兵法曰其執險其節短）用不緩緩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授）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或作遊）與道翱翔翱翔授取錮據（或作豭）堅守呼吸鎮（一作推鎮不或作損）移（移也）與時更爲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奉）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復還也）安可控搏（控引也搏持也復還言不可槩控搏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或作得失相浮縣言無定也）兵以勢勝（兵法曰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蚤晚絀贏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有命一作言息又作止息）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或作不遺）獨（或作動）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

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此言禍福相爲表裏執如索絚纏索也）合（合曰糾案執一本作執）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貌或爲根）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小休曰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疏故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故也）衆人唯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處者在堂弔者在門）失反爲得成反爲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或作苛）橢枋一術奚足以游（橢讀如隋銓之隋枋讀如方銓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百變應之而今隋方一術則豈足遊於變通之會哉）往古來今事孰無郵（郵置郵也行者過之而郵已故事之過者爲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囚垘軋淼垠（淼垠或作葬云）孰煙得之（此言大鈞播物垘軋無垠皆在爐煙之內孰煙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任之而已）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域域淺狹之貌）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一本自矜容下云徇名終身謀奈無列士以下兩句詩曰垂帶悸兮是也）列士徇名貪夫徇財（以身逐物曰徇）至博不給（給或作結統）

之無要則雖博乃更不給何則至道常約故也知時何羞不愧不作不肖繫或作數俗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器也名也者相軋也細故桀崩作衣崩作削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奏此言如意與不無足欣戚千言萬說卒嘗謂何此言理盡於上而彼之繁言雖累千萬猶當嘗此勾踐嘗臣於吳二國不定丈王不幽幽於羙里武王不正或作武王不執正勾踐不官

本得與二字缺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橫逆豈可必哉申徒狄殷之末世枯槁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者也以爲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男曰赤子女曰嬰兒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鳥鵲性猜麋鹿性驚決故比主言之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思信素足非自外至故踵市人之足則辭以脫悞兄則以嫗大親而已矣今德下衰而至於父子相猶兄弟相

也之敗則備備當也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爲堯智其好利者以爲堯愚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爲無道此言何謂也若子所學則唯好義者以爲有道而好利之人以爲賢爲或無爲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備阿故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加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失處危以妄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逃逃禍也非謂逃而去之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而搏仇牧宋世家曰南宮萬殺孔子男曰赤子女曰嬰兒海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仇牧牧齒著門死即其事也商容拘而蹇叔哭蹇叔秦臣也穆公襲鄭蹇叔哭之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悛或作殫悛怖也手足爲之汗出怖故爲之汗濡而上人或無人字乃始搏折枝而趨操

木言傍觀者爲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危莫知焉乃始搏而折枝趨而操木止之者僇止之使勿爾者覆受僇焉凡此以況處危忘安而諫者蒙辱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甯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百里秦也楚用申鷹申包胥也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亦或以死者所遇之君異也柔一本高世下有由字由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而箕仇之徒卒以殺辱者無其時命故也唯無如是無其時命時有所至而求或又或作袁或作表有君無臣故雖時有所至而上求焉時有所至而辭有臣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闔或作闔闔猶辭也命有所至而闔或作闔闔猶求也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委命也今世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幸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比干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晚地不能以高爲下人不能以男爲女賞不能勸不勝任此言不達事變物化故輒敗北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金帛在前不能使砭者負罰不能必不或無不字斧鉞在後能使啞者鳴龐子

問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恐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其所以戰也故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夫子馳亦馳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其近是乎鶡冠子曰物有生化此言前期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而勝也子獨不見夫擇性而能舉其中句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闢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易揭之上仆而措之則不尚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勢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勢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晚地不能以高爲下人不能以男爲女賞不能勸不勝也耳龐子曰以五爲一奈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爲

曰取功奈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不能使天因（或作固）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勢故生財有過富在勢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於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爲順以患爲利以逆爲順故其財貧以患爲利故其兵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證）登弗（斥）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道乎）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使創不伸曰留）故曰道乎（或作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賢上生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生明（神下生明）神明者正之末也（偏生末字）受之本是故相保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服事也）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拾下同案或作拾拾字疑當作捨）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於得書之體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處兵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風占天地之災祥）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也百官取捨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祭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或爲住）所以出無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名或曰奇見異聞爲變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蓋此類也）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辭（或有傳字）雖搏捆（捆猶叩掔也）不知所之彼心爲主（或作至）虛

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揆道（麤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或有曾聞字）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卜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原缺二字）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劑心體（劑猶割也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又曰夫道（覆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表術（或無表字）裏原（術如術業之術原如原道之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冥（或無冥字）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器故提之）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況於己乎其義當以自況）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焉（卓當爲悼此趙悼襄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爲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爲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故使之）楚王聞傳暮（楚人此亦寓言傳曰湯液醴酒鑱石橋引砭机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涊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使原季爲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鹿醫郢（郢楚所都）原季醫晉（國語曰晉文公）

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寫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寫之於未有周官疾醫之職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昧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兩驗之亦已麤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材之法也岐跗豈世有

哉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閭閭里知之矣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麤其所聞愈遠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仲匡救桓公常在其細故能以其君霸蓋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焉此其治毫毛者也凡此者不病病一本少一病字至於病而治之不亦晚乎疾甚曰病治之無名或作治無名使便或作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無形者自然針艾之功無所欣賴故其昧者謂之自然下謂之自然或作下謂之自然六醫此桓侯之所以免也至功之成其或作庶幾管仲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維韋擊也卑褰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謂之還或作環又或作繯常住眞際而不逐於名名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區外慕逐物喪已常爲造化之所譴是古人之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故人者莫不敝於百步之外明燭鬚眉而不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反靈於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已之明何足怪哉獨化終始隨能序致獨立宇宙無封無畛域也謂之皇天地列子湯問于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委命相鬲謂之時且然無問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未數金做火炎水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通而鬲謂之道道故有塞有通連萬物領天地天地下有建報重九明五字合膊膊一作搏或爲字宙二字同根命曰宇宙閎天之謂宇闊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膊同根知宇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也有乎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德或作隱故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受於天者不辭而聽之知德故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因其所然而然之知物故無不然也萬物莫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裹也不能視己之明故曰未能裹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列子亡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荃蹄夫索所不知求之荃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粹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人之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故人者莫不敝於

其所不見高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
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
見而有形危機雖未兆見而理已有焉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
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
蚊虻噆乎千仞之谿注谷谿曰谿乃始翔翔而成其容容或作成
其翔翔之容高飛曰翔布翼不動曰翔牛馬墜焉一本作馬誤碎碎或作鉠而無形
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蹶其患大矣老子曰奈何萬
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案蹶一本作眩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
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作富然然後道而嘫嘫道猶行也故一
蚋蝱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敬者豈必
障於帷幔隱於帷薄哉細曰幔麤曰薄周平弗見之謂敬昔齊有人
欲金者清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為取金之時徒見金不
見人蓋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也哉
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
所聞見俱盡句高故莫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句高或作高
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作上紀而不續原缺二字而消亡夫道者必
有應而後至後至一作後合至於易見矣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

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
於無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須心解而君
為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
而已其來豈有自哉案心解下一本無而字詳詳或作辟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
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案一本無彼字立表而望者不惑按
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
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
之行也因乎反茲而茲一作慈西之惑也所謂惑者反之而
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惑故疾視愈亂惇而易方疾視
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譬彼疾病目見空中華蓋空
本無華由妄見故惇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
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目視昏華而已兵有符而道有
驗蓋弗迷者然後見之備必豫具慮必蚤定否則
惑矣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
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端主指
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
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無其怒
也使再不至於衰三不至於竭此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天四時求或作生象四時求象猶言
春用蒼

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
宰理之所居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成烏乘隨隨駒蜚垂輗（或作輈）
故昔善討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
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或有及字）設使知之
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
也（隱者韜潛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悲乎夫敝象鬲塞之人
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
之華（或爲歸）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變文是以不同）一者（或作甚）
寡愛武事刻慘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
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
神明而不能爲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
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迷者之使勿往也）發蒙（南華曰微夫子之發吾覆則吾
無以見天地之大全）釋約解剌（約如繩約之約剌如針剌之剌）達昏開明而且知
焉故能說適計險（說止息也適如往也）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
之見遺跋衆人（或作久）求（或作未）絕絕遠難之在前者能當

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彰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而無疏（疏之爲言失也）則（或作明）遠乎敵國之制（不爲敵人所制）戰勝攻取之道應
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焉得力而給諸）類
生之耀（或作翟）名之所在（朝廷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究賢
或（作則）能之變極蕭楯之元（元或作無蕭蕭爽也楯以戮人楯以衛己知
此則知兵矣戎之字從戈從甲蓋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之傳（究變極無則適乎變通之
會矣南華曰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著乎
無封之宇（或作博）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或無者字）用兵外不
能充其功（不得於內斯不可成於外矣）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
人和）天有勝（天時故有勝）地有維（地利故有維）人有成（人和故有成）故善用
兵極人（盡兵之事則人道得矣）人極（或作蔽）地（人極乃地）地極天（地極乃天）
天有勝地有維以人成三者（案一本作王者）明
兵者愼（愼子之所愼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無驗有勝（天事窈冥無所用質然而
不可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日勢五行休王爪虛）
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
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觸於角章於商之屬）

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其功以非糟粕故不可傳也故所肄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爲隨徵在其後以轉或作轉無素之衆素猶羣也韓信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數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制死地人自爲戰寧尚得而用之乎蓋知此矣陸或作陸溺人陸溺陸沈也蓋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興風波故能往來實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之竭也苟子曰厭其源開其竇江湖可涸也竭殺伐不以四行連而輔之故其弊如下所云絕道之紀或作絕亂天之文干音達或作達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其咎燥或作惽凶燥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咎凶旱老子曰必有凶年蓋言是也欲無亂逆謹司天英英或無下天字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博原缺二字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闔耳或作耳目此言眞聖三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我爲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苟不在此域則豈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能天第十八

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勢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冥與（案一本無以字）存者天推之曲而任之自安危自存自亡（或作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冥與哉）一者（或作曰）德之賢也（直而任也）至未離乎數（愛猶慕也）聖者賢之愛也（吏猶任也）道者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不離於眞謂之至人故道者聖人之所得也）（或作所吏至人之所得也）以至聖圖（或作國）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户是也（道猶言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

序之故聖道也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故聖道也而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申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

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形昔之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或作蓤）埏（或作甄）窈苓如零落之零埏塞也（蓤埏零落之貌）橐木降風（橐韛落之韛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勢而弗索於察勢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按一本作蔡非）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離亂之貌）孰不從一出（皆出於一）至一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或作愈）受（或作愛）究曉俞之言然受聽受也揚其

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詖辭者革（或作庠）物者也（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墨子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詐猶之辭遁辭者請物者也（夷之曰命之矣聖人知其所極（極猶窮也）正辭者惠物者也（不詖不淫不邪不遁謂之正辭）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劾

或作郊 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微妙之會意不能到況于言乎明諭或爲論 外内後能定人表裏俱通而後可以印證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凌凌乎泳澹波而不竭涵泳溢流莫之能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飾體若或作與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或作干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察人聖者之功也此所以虚傳章文顯能未立上下異奏賢不如尊卑之術也合百家爲聖人故曰言之凡也

者統要之辭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煖或作媛曰武靈趙武靈也龐煖蓋媛之兄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煖曰工者貴無與爭工猶善也故大上用計謀者滎惑敵國之主使變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滎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或作謠俗使爲淫俗所移哆恭憍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或作居而自慎或作塡而自以爲慎刑民 少人而自至狹人而自以爲至繁無用嗜或作著龜占專任卜筮而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内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近臣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或作雖君之際用忠臣之路離之言聞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陽用此無句踐二字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棄疾滅陳十一年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殘三家晉韓魏也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桓子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東分其謂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强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强此所謂不戰或作能一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得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祀旗之色而希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

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歎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本無得字要者其言不衆

鶡冠子卷下

案一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監生臣徐　壎

缺　页

抱樸子

〔晉〕葛洪撰

缺　页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抱朴子

提要

臣等謹案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毓喈仙術嘗聞餌丹砂可延年自乞為句漏令後退居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導養黃白之術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自序謂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而隋志唐志及通志通攷所載卷數率多互異疑傳寫者分析不同晁公武謂洪書內外有一百一十六篇今世所傳者四十篇陳振孫又謂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又永樂大典所載目校今本失去丹砂法等八篇是宋元間流傳全本已尠此本乃明烏程盧舜治以所得宋本及王府藏經二本參校付刊視他本獨少闕畧所列篇數與洪自序卷數相

符知洪當時蓋以一篇為一卷也特晁氏所云一百十六篇者未知何所據耳其書外篇言時政得失人事臧否旁引曲喻饒有名理內篇則論神仙吐納符籙之事先儒或斥其不經然詞旨辨博文藻贍麗實非六朝以後所能作未可以其出於道家者言而槩置之也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抱朴子內篇卷一

晉葛洪撰

暢玄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潭而星流或混漾而淵澄或霧霏而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託潛寂而為無淪大幽而下沉凌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咀吸幽括沖默舒闡湮欝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

艷采煇煌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
也治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可與為
永不知玄道者難與為存顧眄為殺生之神器眉吻為
興亡之關鍵綺榭俯臨乎雲漢藻室華椽以參差組帳
霧合羅幬雲離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於交馳清絃嘈
嚶以齊唱鄭舞紛紜以委蛇哀簫鳴於凌霞羽蓋浮於
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園秉紅藕於積珠之池登峻則
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焜
焜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
終則嘆發醼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
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之
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之要言也
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
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逝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
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遥恍
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

徘徊芷昧翱翔希微履畧蜿虹踐蹋旋璣此得之者也
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
龍之翼於細分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藍縷帶
索不以貿龍章之暐曄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絡
繹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
違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債
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為塵氛怡顏豐柯之
下而朱戶為絕樞秉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薤漱
泉而大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場忻然齊
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
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
其符契如闇而明如濁而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
貌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汩
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

馬稱頌何足以悅之乎直刀沸鏤不足以劫之馬誇譚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詆秦痔以屬車登朽繒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旦為稱孤之容夕為狐鳥之餘棟桡鍊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為寒心而惋愴者也故至人嘿韜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墟而不煩衡廬之衛醫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佮俯無佝鴟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

遼哉

論仙第二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舉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博而寡識之智所嘗識多本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見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艮平之智端嬰隨鄰之辯育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比死生為朝暮也夫苦心約已以行無益之事鏤氷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攄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跱華轂易步趣鼎餗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為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桑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輸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故不可為者雖鬼神不能為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安得奇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螬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自思抱

朴子曰事有大小而末乖末可一也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天實混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蘇麥枯焉謂冬必凋而草木不改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遐壽焉謂夏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嚴冬未必無暫温也百川衆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地水性純冷而有温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洋洞有沉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淵之隔水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飛水黽為蛤荇菜為蛆田鼠為鴽腐草為螢黿鼉之為虎蛇之為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嫗為龜枝離為柳秦女

哉与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捨藻廢偽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駈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

假冬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卬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于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覩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妄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為汲汲使

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蜉蝣校巨鰲白芨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名利以已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迎帝王之禪授薄卿晚年乃以為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遂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

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為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令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録不可考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為實録劉向為漢世之名儒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欒大為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賈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貲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

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艷容伐其根荄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嘗膚則坐不得安虱羣攻則卧不得寧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躭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閒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為虚誕耳欒大若審有道者安得待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纏絰視金玉如土糞靚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掘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録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逢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

一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鄴縣其家各鑿棺視之三棺止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猶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酤釀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見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胃賴便云古无伯奇孝已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覡在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鬼神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迈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為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鍊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便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恕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掊燕

簡牘收之降于革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蚩負山與井蛙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為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奚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

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劍捐無價之淳鈞非荊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鬱悒辞燭所以永歎矣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秘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不知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蒭蕘之言或不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駃騠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對俗第三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栢稟賦之自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遲壽故效其導引

以增年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虫
則殊至於老彭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
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栢諸虫不能學龜鶴是以
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老彭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
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
施為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皆特禀異氣然其相傳皆
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
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
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粘漬金為漿入淵不沒就刃
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為獨
不肯信仙之可得乎但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
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
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
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
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
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
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
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
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久
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
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
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
蟠旋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木千載者終不
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
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
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
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
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
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為狖狖壽五百歲變為
玃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
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
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兎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

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
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
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
之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
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
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筴傳云
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支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
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
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家
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
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
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
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
盛縋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
捨去俟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
所棄女骨更殯理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

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
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塚角有一物
伸頸吞氣試効之轉不復饑日日為之以至於今父母
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
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
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為道
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
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
異於衆故也覩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
鶴能天飛使人為須史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
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
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
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
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
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是以蕭史能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

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猨鼉蟲皆能竟冬不食而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雁以正時帝軒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冥莫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池白狼殷家之興鷺鷥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之延經長住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龜鶴也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數翻然凌霄背俗專世棄

所尊又限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

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陘千然則令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蚊龍或棄神州而[illegible]流俗或道遙於人間不[illegible]絕跡以造

[illegible]逝止或異何[illegible]

[illegible]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神抱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乃為賢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絶人理現然與木石為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蕞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於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為附人情者也或曰我等今人不知長生之理吉人何獨知之抱朴子曰此蓋愚暗之屬談非達者之開懷也上士用思遲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人之遠旨今如術家闘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

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傴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荄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尠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齲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夫指既斬而連之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死也或曰生死

松栢以延我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為益然則既斬之栢已澆之血本自一體非為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澆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栢桑豆易雞鴨之足豆一作虫異物之益未可証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為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髮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為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川蟹不歸而蛄敗桑樹見斷而蠹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於九竅則屍死人為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為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今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今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兎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魚龍漫漫於盤盂皆如說焉按方術豈不得長生也史遷漢書載樂大初見武帝令閨綦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史記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乎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鈐經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求玄道無益也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所稟本多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斃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

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金丹第四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竄描四出余周旋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出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為寫蓄之耳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畧為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唯以此為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令入室求仙作此道機經謂道畢於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又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徵者甚尠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授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不能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此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

無擔石無以為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粹則知漿荇之薄覩崑崙則覺丘垤之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卒難辦得當須且將御小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為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絶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藥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和可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滂衝非但銅青之外博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畧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者其勤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異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已知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斡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籃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醆之酒不可以言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盡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得獨不燼耳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而大笑之不亦宜乎上古真人愍念將來之可教者為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

肯信謂為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為喜雖見戮笑不以為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陽不能榮枯朽上知不能移下愚書為曉者傳事為識者貴農夫得肜弓以驅鳥南夷得袞衣以貿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遥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盃觴于羹沸或荒沉絲竹或耽淪綺紈或控紘以槊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言而如醉罔知覩大道之論而欠伸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汰之而有道者自實祕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為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導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為約唼血為盟無神仙之骨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汙穢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即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焚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聞見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

法一卷也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一鉢作汞戎鹽鹵鹹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觔以六一泥封之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觔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觔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鉛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即鉛也合火之即成黃金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篇世無足傳當沉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興作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為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為虛言從朝至暮但作

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殁之徒慎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誇真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成藥以分與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為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觔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撿署之

禮天二十觔　日月五觔　北斗八觔

太乙八觔　井五觔　竈五觔

河伯十二觔　社五觔

門戶閭鬼神清君各五觔凡八十八觔餘一十二觔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棄之於多人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觔外乃得恣意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導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為之實難也予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

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者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受師本末列已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為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玄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神丹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翕然煇

煌俱起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糠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則用日多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盛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色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也一石礬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磁石戎鹽大一禹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酥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蹻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治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之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爐中覆以瞭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花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視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務成子丹法用巴沙汞置八寸銅盤中以土爐盛炭倚三隅墊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三升和丹一觔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為器覆之於三歲淳苦酒上百

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赶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朱草狀似小棗裁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岩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便可丸如泥火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為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水之屬是也其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蒸汁及礬桃汁浥丹著不津器中煉寒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紋柠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髮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鬚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鳥殼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煞之陰乾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鳥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丸內鵠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為赤水服一合輒益壽百歲服一升千歲也又崔文子丹法內丹鵝腹中蒸之服令人延年長服不死又劉元丹法以丹砂內玄水淳中百日紫色握之不汙手又和以雲母水內管中漆之投井中百日化為赤水服合得百歲久服長生也又樂子長丹法以曾青鉛於砂中蒸之八十日服如小豆三年仙矣又李文丹法白素裹丹以竹汁煮之名紅泉丹浮湯上蒸之和以玄水一合日服之一年仙矣又尹子法以雲母水和丹密封致金花池中一年出服一刀圭盡一觔得五百歲又太乙招魂晞丹法所用五石及封之以六一泥皆似九丹也長於起卒死三日以還者折死者口內一丸與硫黃和一丸俱以水送之令入喉即活皆言見使者持節召之又來女丹法以兎血和丹與寒蒸之百日服之如梧桐子者大一丸日三至百日有神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又稷丘子

丹法以清麻油百華醴龍膏和封以六一泥以糠火煴之十日成服如小豆一丸盡劑得壽五百歲又墨子丹法用汞及五石液於銅器中火熬之以鐵匕攪之十日還為丹服之一刀圭萬病去身長服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服之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觔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而火之百日成黃金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覆之薦之內莆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金華和丹乾瓦封之蒸八十日取之如小豆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菊花汁地楮汁檡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皆亦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沉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饑盡一觔壽百歲又韓衆終丹法漆蜜和丹煎服之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已往尚數十法不可具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觔并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氷石散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百日成水真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側東流水上別立精室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服

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斷穀一年更服一兩便飛昇矣以金液為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籾水銀一觔便成銀又取此丹一觔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為盤椀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區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為丹服之如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為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籾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觔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銀八兩於東流水中飲血為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為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多若四方清通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為難得耳古秤金一觔於今為二觔半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用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小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汞貿革肪及酒煉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荊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為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雄黃雌黃合餌之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為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缺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為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畧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

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
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皆來鑒作藥者若不絕跡
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閑見之則諸神便責作
藥者之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
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入名山之中齋戒百日
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雖成亦
須齋戒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君告之言諸小小
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為
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忝不
念為人作福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
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
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
又染彩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藥乎是
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為
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
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弛肺山
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峨眉山綏山雲臺
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鼇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
蓋竹山括蒼山皆是正神在其山中或有地仙之
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難不但於中可合藥也
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為福藥必成若不得
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亶洲訏嶼
洲及徐州之羊菖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
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往者有霍山在晉安長
在會稽抱朴子曰余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
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業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揮
翮雲漢耀景辰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
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
長生故也俗人莫不怪余之委棄榛背清塗而躬耕林
藪手足胼胝謂余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
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凡之誠了執之

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
来之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
不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觔白蜜六觔攪合日暴煎
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
者生身體潤澤長服之不老老翁成年少長生不死矣
小丹法丹一觔擣篩淳苦酒三觔漆二觔凡三物合令
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服三十日
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强堅千日司命削
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常日中無
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
出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
指間即復銷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
亦可二丸亦可分為小丸服之三十日無寒温神人玉
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
室中一年即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兩儀
子小餌黃金法猪膏革脂三觔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

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
食一觔壽敝天地淡半觔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
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
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至理第五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
偶有所偏解猶鷓知夜半燕知戊巳而未必達於他事
也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
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可說昔庾桑胼胝文子
蹙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良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
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
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攪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
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
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玄漠之域悟身名之
親疎悼過隙之電速者豈能棄交修遒抑遺嗜好割目
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

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提提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燋則火不居矣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可悲矣軽壁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為大言而强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

耳遠亂聽之聲滌除玄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諡多言之摳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玄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漠為乎無為以全天理爾乃咀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味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沉珠於五城瑾瑜俯璧藻禽仰鳴瑰華擢頴天鹿

吐瓊愾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宴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召呼六丁坐卧戟房咀吸金英曄曄秋芝朱華翠蓳玉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饑止渴百痾不萌逍遥戊巳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盈尺非可求之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寸晷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其仙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

漉棄之貴脂多則火無寧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氷以居深過暑單帛以裹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為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為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棘豚以優稽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鬻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歲之定例哉人之受命死生之

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
温煖之為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為不然而世人守近習
隘以仙道為虚誕謂黄老為妄言不亦惜哉夫愚人乃
不肯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曰俞跗扁鵲秦緩
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云富貴之家豈乏醫
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
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蒐小丹三使之丸
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
絶鬼神攘却虎豹破積聚於腑臟殲二豎於膏盲起猝
死於委尸迈驚蒐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
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為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
號太子於既殞胡巫活絶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顱以理
腦華駝能刳腹以滌腸此醫家之薄伎猶能若是豈況
神仙之道何所不為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百病
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風冷所犯也今導引
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

一天柱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
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
骨填枸杞之煎黄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
葉青蓁凡藥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
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
云有吴普者從華佗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
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
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菀可以治欬逆
崔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蓁膠獨活之
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痺濕菟絲菥蓂之補虚乏甘遂
葶藶之逐痰癖括樓黄連之愈消渴薺苨甘草之解百
毒蘆如益熱之護衆創麻黄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為
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問祟不肯信良醫之攻病反
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知慮所及非
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

遠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遊耳遂修導引絶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為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過令强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秘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為呂后所强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為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為之得中壽之三倍況於脩行諸祕法何為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兩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為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于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效多忝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羣從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忝可以禳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侯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現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忝禁之皆即絶此是忝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忝禁之能辟方數十里而伴侶皆使無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虺皆悉令伏不能起以忝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忝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為蛇虺所中以忝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忝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熟而茅屋不燋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忝吹之釘即涌肘而出又以忝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攫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氷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

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援弓弩射矢皆還自射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力棓彼山賊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然者乃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饑不病云吾始未之信也至於為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逮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為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見其行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也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

微旨第六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自信殊途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浮沈過於金羽皂白分於豹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人學之不逮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毫釐苦髮之物不以為難見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踧埃塵以遺累凌非至當之論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則彼

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慥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為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醪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麥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洞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策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鮹汎迹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蠋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潤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

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

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脩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籍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喻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喻之猶工匠之為車焉輻輮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牙絃求五音也方之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揣百穀多儲果蔬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訣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憃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蟄屢被中傷耻復求還或為虎狼所食或為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温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為道不在多也自為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揣百穀多儲果蔬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訣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

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鬼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并竈溷池猶皆有精氣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踈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妒勝己不媚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煞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尅賢者誅殘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燎獵詈罵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尫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捨遺取施欺偽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詛祖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當填之以

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遺水火刼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取之者也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饑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人以解之閻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絶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有死地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絶險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絪縕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瀍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竇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哀採服黄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祕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黄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徹窓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疋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問曰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

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奸偽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祛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為之説亦不足盡信也玄素喻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内篇卷一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楜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子部

抱朴子内篇卷二

晉 葛洪 撰

塞難第七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于奪非天所能譬猶金鐵之銷於爐冶甄瓦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器械之利鈍甄瓦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為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寫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沌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為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為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鱉之托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為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萬物為天地之子孫夫蟲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蟲非我不生而我非蟲之父母蟲非我之子孫蟣蠓之育於醯醋芝櫺之產於木石蛣蜣之滋於污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衛不輟閉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夭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決非所為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妍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矬陋尪弱或早且黑且醜或聾盲頑闇或支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遼濶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猶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項揚無春彫之悲矣然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為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欲不全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為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

而不實實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有疾子夏喪明盬跖窮凶而白首莊蹻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為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氏言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高上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荊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經世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而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玄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沉靜玄默自守無為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於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恓恓惶惶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汲汲之恐不售慷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濶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為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游委妻子謝榮名捐利祿割棨戟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已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覩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

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為推步之苦心不為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為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法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比屋而可求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鈎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志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為不通片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為世人之所則動膚為天下之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篇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已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與吾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未謂之為希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壽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談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群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効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下之有仙者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眩惑則謂衆之所疑我獨能斷之機萌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矣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拒之不信其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拘拘攣以小黠自累不肯規為在乎極暗而了不別敖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姑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

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已心之所得必因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為虛言不亦敝哉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為謀焉以醜為美者有矣以濁為清者有矣以失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昭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

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為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末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尚矣（缺文）焉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弛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戎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閑毀而不慊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釋滯第八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夫道不煩所為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

理之廢乎長才者無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恃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鳴湖之舉彭祖為大夫八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為柱史甯封為陶正方回為閭士呂望為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

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史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何必修於山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諠譁以縱逸為歡以榮任為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澡耕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為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至神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槩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重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已

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因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為弘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永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為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

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可知方乃告其深者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

十乃以口徹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為生炁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為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蓋用炁者噓水水為之逆流數步噓火火為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

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為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為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遥為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呑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强難閉又當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不得溢或令人發咳故也故尠有能為之者也余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絶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為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宜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黄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據又不著明皆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徵言開示情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玄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末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為道家之言輒便取集以至積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捜井底而捕鱔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有疲困之勞了無細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

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網罟非水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按據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為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闕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寓意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為徑役以殂沒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躭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之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為窟藪不亦惜哉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宦皆修道誰復佐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遺有道而遁世者莊伯所以為貴也軒轅之有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偓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子不以之之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衡門四老鳳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事功也周黨麟跱於林藪而無損孝文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志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為臺榭峻岫為大廈翠蘭為茵褥綠葉為幬幔被褐代衮衣薇藿當嘉饍匪躬耕不以充饑匪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荅曰夫非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沉遁放逸養其浩然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氂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来仕元凱委積無

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叙之歎才高者有循資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捨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襟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移故也夫有道之主含垢善恕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知人心之不可同處世之各有志不遏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褊心下有稱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

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鵲將烹子房出玄帷而反閭巷信布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為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之貪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滉瀁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仰行潦之注撮壤不足以減其峻挹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

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為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前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燦蹙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為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

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幾萬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剩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猶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上為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寓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桄槍尤矢旬始終

繹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示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郝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為是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詣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為虛妄乎天下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玄之又玄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蘧廬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間狗蹄修臂交肢黃池無男穿胷旁口廩君起石而浮土船沙丘觸目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宇天墮鬻飛大言鬻一作壁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鶴小人成沙女仞一作旦倚枯藪負抱桎寄居之蠢委甲步內二首之蛇弦之為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玄蟬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滹水枯滩化形山夔前踉石佟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劾伯率聖卿之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桑弢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監神嬰來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荊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甚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事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槃冠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刻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鵄之翩翩離朱覩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墨仲都袒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為也復可以為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為聖人聖人偶所不閑何足以為攻難之主哉聖人或不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道意第九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猶為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猧狶猪疾走不能迹其朕兆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遍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圓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而仰強名為道已失其真況乃復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性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遠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遁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係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為而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熹宰肥腯沃酎酰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靜虛坐求乞福願異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饗羣何所補焉夫禍福非足恭所請也

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卒不能紆金拖根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為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懲責於邦家以人

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其曲佑未之有也夫慙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嘗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為亟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頒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醲信之非

穀帛淪於貪濁之師亟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已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遥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亟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絶息所以令百姓杜漸饑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郗根王敦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托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為務退不以消災

治病為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久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剌客死士為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為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為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

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竟於莫敢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迎經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剌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為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者不過得祝水及三部符禁引日月行炁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淺可知也余親識

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為廬寬亦得瘟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為真死也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為貴耳今寬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民間一二百歲住年不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寬弟子轉相教受布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與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是而非者實為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絕胃以捕麞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胃中而去本主來於胃中得鮑魚怪之以為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為起屋立廟號為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栿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復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為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裁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犉其目偶愈便殺犉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裁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餅來謝之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

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難肋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為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人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馬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趍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勑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為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為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劍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玄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胄蓄簑笠者蓋以為兵為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沉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夫石

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路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薤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明本第十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夫以為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為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黄老而後六經謂遷為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酌乎至理不虚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儒謂為實録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是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大氣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夫以為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為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黄老而後六經謂遷為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源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酌乎至理不虚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儒謂為實録而班固之所論未可遽是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又大氣以誤晚學之後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斷瞽說聞有居山林之閒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算也嗟乎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鮪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嵐崙也珍黍穆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若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異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其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

彈然物以少者為貴多者為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
蔡藿彌原而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
量而珠璧甚尠鷹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
龍希覩班生多黨固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為
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
不為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
輪虹霓寢其袄孽雲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莘
疫癘不流禍亂不作整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誅而當不
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
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為重居前而人不以為
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
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
騖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
嚴而奸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洪波橫流或亢
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猜尸築
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衛愈巧池愈深而
梯愈妙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

而魚鱉擾於淵繳羅密而羽禽噪於澤豺狼衆而走獸
劇於林爇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
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
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衰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
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
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
以來為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答曰
蓑古純朴巧偽未萌其明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
者則嘿然而已謗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
胷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
薄雕偽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
為訕毀謂真正為妖訛以神仙為誕妄或曰惑衆或曰
亂羣是以上士耻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
而逝夜不待旦覩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宦鳴犢而仲
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

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淵竭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蕚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翻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為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諠譁而合汙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凡俗之聞見明靈為之不降仙藥為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之有司加之罪福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岫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為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為源本儒之為末源既開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遺貴杜遏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簿領也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為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為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汙隆未之變也或曰儒者周孔也制也為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

中偶猿猱於林麓之間堀然流遁與木石為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答曰擣華騁艷質直所不尚攻蒙救惑疇昔之所饜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蕪愛之心又聊陳梗槩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既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老子既兼綜理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為減於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歎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来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嚚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糟粕之滓則若覩駿禹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淪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揮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蒼蠅之力驚騭以涉晌一作日猿之峻非其所堪祇足速困然而嘍嘍守於局隘聰不

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詹電靈不亦蔽乎蓋登璇璣之耽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鴟塗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秘之弘修而恨離囿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有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

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棲板或作枝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為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羽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魁然流擯未為戚也犧膊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為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坼偶而多福哉

仙藥第十一

抱朴子曰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為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雲母大乙禹餘糧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併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録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黄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次則明珠次則雄黄次則太乙禹餘糧次則石硫黄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黄次則石粉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黄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黄連石韋楮實象柴一名純盧是也或名仙人杖或名天精或名卻老或名地骨或名枸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莚門冬或名巔棘或名淫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蘊而微黄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為益又遲也服之百日皆丁壯倍駛於术及黄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及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為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真百部苗似柧撲唯中以治欬及辟蟲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黄精一名白芨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芨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黄精一名兎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辦也服黄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术术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黄精甘美易食函年可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為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

及岛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
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險峻之地或却著仰綴
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
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氷也晦夜去之三百
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齊至
精及佩老子入山靈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
諸芝且先以開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
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酏祭以酒脯祈而取之從日下

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
方寸七日至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
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
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采率
多似山玄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
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
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
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
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
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匕入
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
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户中
户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
也去户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甌蓋石高度徑可一
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户上隨入甌蓋中良久輒蓋亦終
不溢也户上刻石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
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勁
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為之者按此石户上刻
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
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徑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
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水山為
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
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也
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

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末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得千歲矣石硫黃芝五岳皆有而箕山為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硫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

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王策及昌宇一作宇內記不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桔木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鼻以入水水為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在腹內刮服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其腫痛所在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人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為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鍾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

名曰日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桃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上以立夏之候伺之得而末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扣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尋木華玄液華此三芝生於泰

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服之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有以細根相連狀如纓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葦復有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蒐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葱特生如牛角長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至百日則得千歲矣龍仙芝狀似昇龍之相負也以葉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枚則得千歲矣麻母芝似麻而莖赤色花紫色珠芝其花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實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葉有三實也五德芝狀似樓殿莖方其葉五色各具而不雜上如偃蓋中有甘露紫氣起數尺矣龍御芝常以仲春對生三節十二枝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十種皆陰乾服之則令人與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轂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燃其毛不燋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數千或作十下乃死死而張其口以向風須臾便活而起走以石上菖蒲塞

鼻即死取其腦以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五百歲也千歲鷰其巢戶北向其色多白而尾屈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此皆肉芝也菌芝或生深山之中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採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匕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很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或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採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為佳此譜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跋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晶晶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蔥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玄水熬之為水或以礜石合於筒中埋之為水或以蜜搜為酪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為粉或以無巔草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年老翁反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而五雲以內猛火中經時終不燃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又向日看之瞳瞳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餌之皆當先以茅屋窗水若東流水

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腸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鍊之引之如布白如氷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瘢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廚又玉女常以黃玉為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真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為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為粉亦可餌以為丸亦可燒以為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霑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為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旬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合得（招一作始）珪璋環璧及校（一作裝）劍所用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為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鍊之然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

以浮石水蜂窠化之包彤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則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廚至也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瀝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腦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巨勝一名胡麻餌服之不老耐風濕補衰老也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以斷穀杵一作搥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須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槐子以新甕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久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玄中方

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央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十五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而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真菊但為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緣氏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効正由不得真菊也夫甘谷水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

覺是宅之所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鍊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賫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齒不墮髮不白夜卧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其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為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

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于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驢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追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澁後稍便之遂使不饑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饑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朮遂不能饑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

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水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岩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閱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答言未可也术一名山薊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長服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鍊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又菖蒲須得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

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駕也林子明服术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炙癰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

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忽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搘拄耳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答曰按中黃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服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吾以咨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養性而以食前

服藥則藥力未行而被穀驅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答曰按玉策記及開名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

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故也服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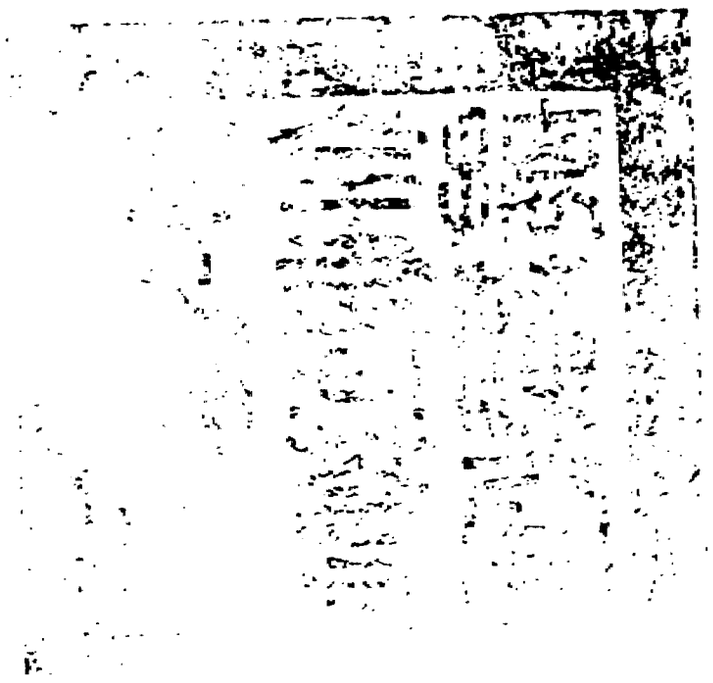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己巳己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右就左　次舉右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右就左　次舉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有九跡小神方真丹三斤白蜜六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九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老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內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彈丸一枚亦可一丸外為小丸服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下之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兩餌銷黃金法猪負革方腊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爐以金置肪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可飡一斤壽敵天地飡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傳人藥不成不神也欲食去三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擣下醇苦酒三升淳漆二升（一和蜜本二升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去

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
無影乃別有尤矣

抱朴子內篇卷二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楫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要 子部

抱朴子內篇卷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抱朴子內篇卷三

晉葛洪撰

辯問第十二

或問曰若僊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為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僊僊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徼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烟席不暇煖其事則孰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水淘金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僊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人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

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僊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僊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棊之無比者則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棊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絶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恒張芝于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衛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推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秋機械之聖也跗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奔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

為得道之聖乎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謂為治世之聖乎聖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僊經以分之明證也何為善於道德以致神僊者獨不可謂之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為諸得僊者皆其受命偶值神僊之氣自然所禀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經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在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

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僊又有神僊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凶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為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僊之命則必無好僊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僊有平平許人學而得僊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僊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僊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為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常自衒於

俗士言我有僊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僊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劒踰鋒投鋏履絚登幢摘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飇暴虎攬豹攬飛接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背向隔墻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鱉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遠於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饑不飲則渴灼之則熱氷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强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兼知僊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

者必謂吾非毀乎聖人吾豈然哉但窮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且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為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桓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耳吾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浮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掘地翻飛翱翔八極與雲致雨移山投井但不為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為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僊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為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為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僊之術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

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袂凡三篇皆僊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為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僊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為便云天下無僊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極言第十三

或問曰古之僊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退或有誘於榮利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顧影舍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悅篤醜之嫫母陳侯怜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蘭麝蘇合元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人口無不悅甘而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人耳無不喜樂而魏明好推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僊道日月有所不

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彀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為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尺之木非旬日而長不測之淵起於汀瀅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罌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

量表之益若令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荄之據未極而氷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已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為也夫修之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穀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為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獲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為益也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

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僊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消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嵇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休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治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僊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僊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僊者橋山之塚又何為乎抱朴子答曰按荊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僊傳云

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橋山山陵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劒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為僊一也言黃帝僊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開異塗務於禮教而神僊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為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去之後臣子刊其勳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僊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修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為死也黃石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為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

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兎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僊去況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僊傳亦言彭祖是僊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為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為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為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驁狠量是天下之不應信神僊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僊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為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生所言無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僊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悞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止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為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繫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為道而得僊者或年少為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則傷淺傷淺則易救易救故得成僊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僊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理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剥或搖或扳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免於枯瘁者以其根荄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

其生氣也人生之為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摇扳也培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濕用方役體汲汲短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獨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抱隙者顛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為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為氣為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烟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烟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為烟為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為已病猶以絶氣之日為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不能侵壯實之人也但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為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

素雪墮於上玄氷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珠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獨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抱隙者顛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為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儒經曰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其非搖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

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空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僊耳而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永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强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温夏不欲窮涼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辣多傷肝醎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閉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絶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歃血誓盟乃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

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自衒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僊者雖日見僊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其有肯謂修為之所得哉苟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指以為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謂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僊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偽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其或間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璦一作礙瑶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為慨歎者也凌晨颺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喻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盼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虫朝菌也蓋為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俚語有之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

所為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諆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為業而莊周貴於摇尾塗中不為被網之龜被綉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粮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為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為之所以或有為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僊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禄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為太常少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為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一作効洞折連方轉元功騁銳絶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

迮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取陽為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偽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盡則為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葢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僊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僊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彫頹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直貴行賤言故為政者不尚文辭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埶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未殷富者為快故後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數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為人開顯大趣向之指歸也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猥雜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踈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耳或但將合成藥以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丈傳之故世之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僊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僊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餚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為道

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僊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能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其効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秘術之直者亦必得神僊長生度世也何異詰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勤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為輒強喑嗚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祕之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學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水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未或慙之憒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為共稱揚增長妖妄為彼巧偽之人虛生華譽欽

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踈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尠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為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辦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

夫搜舉仞之壟求千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為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為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為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面墻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為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如善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為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儇然巫舀臆間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之聞見已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此亦如竊鐘掩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利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為刃鋒以毀譽為朋黨口親心踈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撽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問下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數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succ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受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為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為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而不問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為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為知以無有為有虛自衒燿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故也吾非苟為此言誠有為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

默然也徒愍念慮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為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饑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沉崇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庸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為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勤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慙憂耳若誠知之而刖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為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已者可以見教不死之道亦何足為苦而敝者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熯羞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為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債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但惜養危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睎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甚指切筆不覺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僊法也凡欲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已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歡娛之樂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僊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

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雜應第十五

或曰敢問斷穀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止可省穀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术及餌黃精及禹餘糧日再服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困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饑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為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僬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飲竄山林知此斷穀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能成遂體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饑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饑鍊松栢及术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日服之乃不饑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輩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日甘草防風売實之屬十許種搗為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

慮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為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郤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饑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為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畧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為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郤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蘗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水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或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為上矣有禍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涉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七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為欲虛曜奇怪招不食

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為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粉糒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感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為人治病待病者之愈或百日或十日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饑死也乃召取鑰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饑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為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米漆散或先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米漆散或先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

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水一作氷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簫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丈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摧鋒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劒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二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鑠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或傳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壯荆以作六陰

神將符符指敲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千歲蠟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刃劒或帶武威符焚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徃徃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七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為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粘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缺文臍煎膠馱馬泥九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為小兒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及而衣符于居蒙一作衆人清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虫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衣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丈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閑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已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絶命病鄉之時招

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尼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以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不闕治病之方又不能絶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及病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卻鄣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陀所集金匱緑囊崔中書黄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吕付周始甘唐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其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俞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籬陌之間顧盼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虚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可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為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前審為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筭筭推三綦步九宮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訣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筴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為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臥而聞人

語之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僊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為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偉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深喙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牀金樓玉堂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劒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僊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令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虫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鷲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兎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羹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日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

斗能夜視有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花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為飛車以牛革結還劒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為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罡罰能勝人也師言乘罰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僊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

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丈經皆言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避疫之道抱朴子曰僊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為五玉五玉者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九赤車使者九冠軍九徐長卿藥名也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雀一作崔文黃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九皇符

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黃白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僊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信神僊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同山中試作皆成也然

而齋潔禁忌之辛苦與金丹神僊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為趣欲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余若此欲以奇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為迂濶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逼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饑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牆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為益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為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為

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以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為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為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為鶴為石為虎為猿為砂為龜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為淵深谷為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為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

為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為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為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之方家女偉常從篤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方扇炭燒箇箇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

之責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輒告偉偉言道必當傳得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妄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嘆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為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

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於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曰史子心見署為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為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為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即壞況黃白之變化乎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漿醬醋羹臛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為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反欲為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惓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僊不以致

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偽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僊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僊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為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滅故其方曰可以為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者自然而生而僊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之亦與自然之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為蜃雀化為蛤與自然者正同故僊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為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為金服之昇僊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飧食草木千

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銀為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為真子得其道可以僊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錢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為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饑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為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為也且夫不得名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齏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為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盆覆盆金罌大戟鬼箭天鉤則謂之鐵瓦之器也（鉤一作鈎）見用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為耳劉向豈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

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實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二寸以蚓螻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煴之三十日三夜寒發出敲下其銅銅流如治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為箭箭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煴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為箭又以盛丹砂水又以火煴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粉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筒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筒口以漆骨九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隙以馬通火煴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內土甌中以炭敲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理一斤又作白礬一斤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一斤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即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鑊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筒中一斤取加硝石二兩覆蔰上下封以漆骨九內醇大醋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為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筒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筒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筒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硝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硫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筒中厚二寸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盆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為候置小筒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筒居爐上銷鉛注大筒中沒小筒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也方寸匕攪之即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匕上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筒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蚹蝓壤等分作合以為泥塗筒中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可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筒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砂築上覆以蚹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筒口赤口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筒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筒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為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壯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屯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入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一作樗以拭目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塗一丸丹雞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

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土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兎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厨王女立至可使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為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霑也以紫菀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饑以慈石煮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敵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面向以嘖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徒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十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抱朴子內篇卷三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蔣維暨

欽定四庫全書卷

子部

抱朴子内篇卷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抱朴子内篇卷四

晉 葛洪 撰

登涉第十七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籍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强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岩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

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州公城名録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巳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僞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盰一作盍踦及偶高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未絶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郤一作卻伯夷者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爇其衣乃作燋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絶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録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即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歲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吾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

近忘遠聞之則悅俛俛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
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徼妙成罔
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
月申四月戌五月未一作戊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
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丑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
子甲寅乙亥巳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以上日大吉抱
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
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
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
此日入山必為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
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虫相遇也抱
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
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
所信仗近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
歷明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
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

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恥揀善日不亦戇愚哉
每伺令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
按玉鈐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為
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寶日及義日
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
可卒精故抄集其要以為囊中立成以備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
畧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
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日時劾鬼魅施符
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虫盜賊
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為天藏六己為地
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
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
沉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僊道入名山者以
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
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

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皐太陰將軍獨聞魯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東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為青龍六乙為逢星六丙為明堂六丁為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一作一步三尺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二步也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巳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巳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鬪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避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蛄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皷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下飛字一或作龍即不敢為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亦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

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間見使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鄉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為菜茅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兎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僊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麏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狼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為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為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

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燋枯今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畧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闕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

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繞頭頸不敢囓人也自不解禁時吐舌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為蛇所中左取三口舌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遥為作舌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舌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蜈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平雄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及蠻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蠻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曇是鴆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蜈蚣見之而能以烝禁之蛇即死矣蛇見蜈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蜈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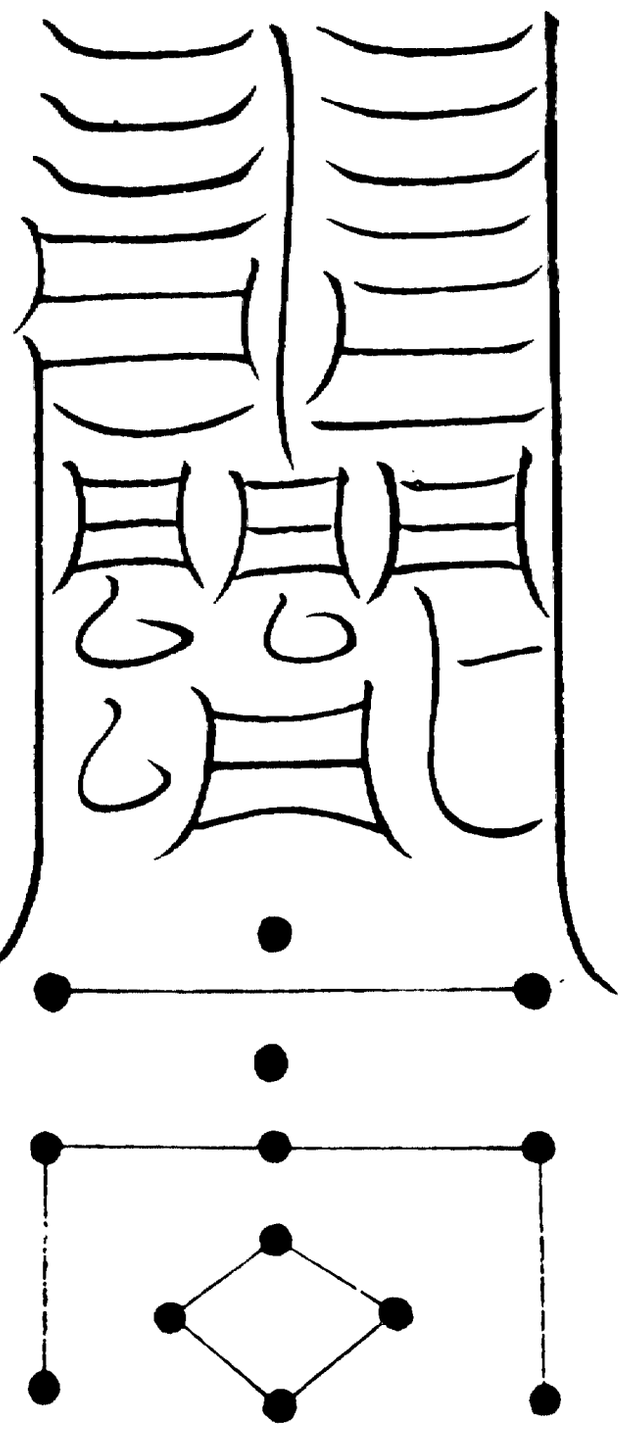
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綆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蜈蚣治蛇瘡皆登時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源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影射其實水虫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為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暑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虫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虫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虫墮地若帶入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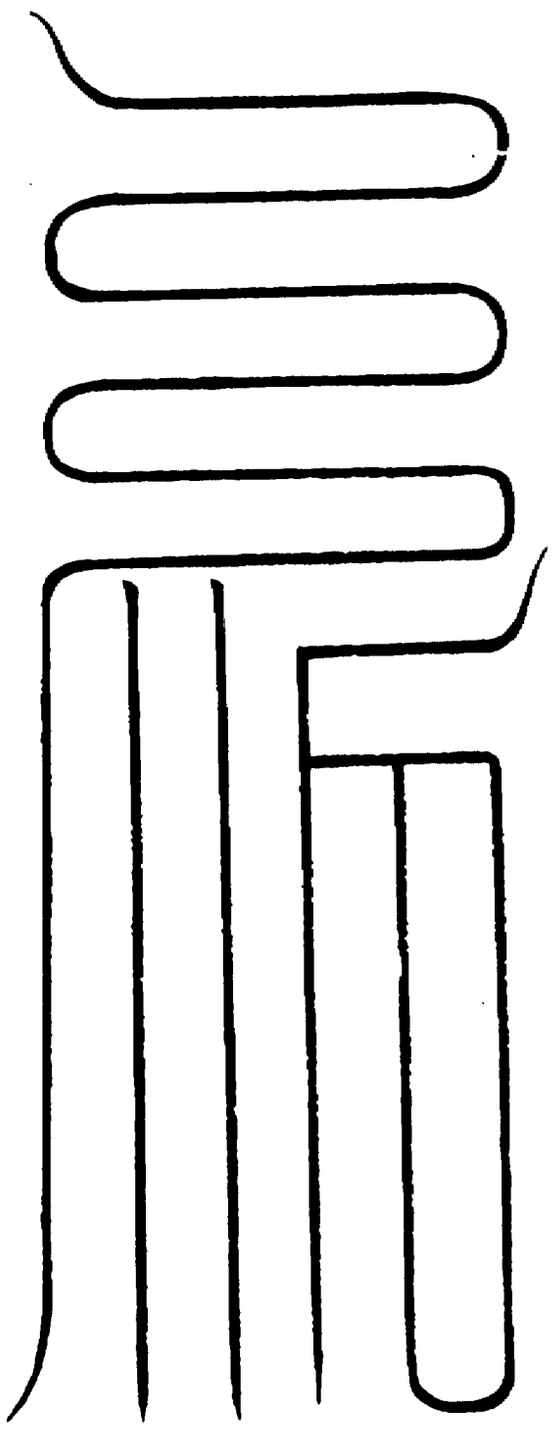
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苨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為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菖蒲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虫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虫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岩庇岫不必有細縟之温直使我不畏風湿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菖草耐冬煎獨搖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湿若服金丹大藥雖未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湿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臥氷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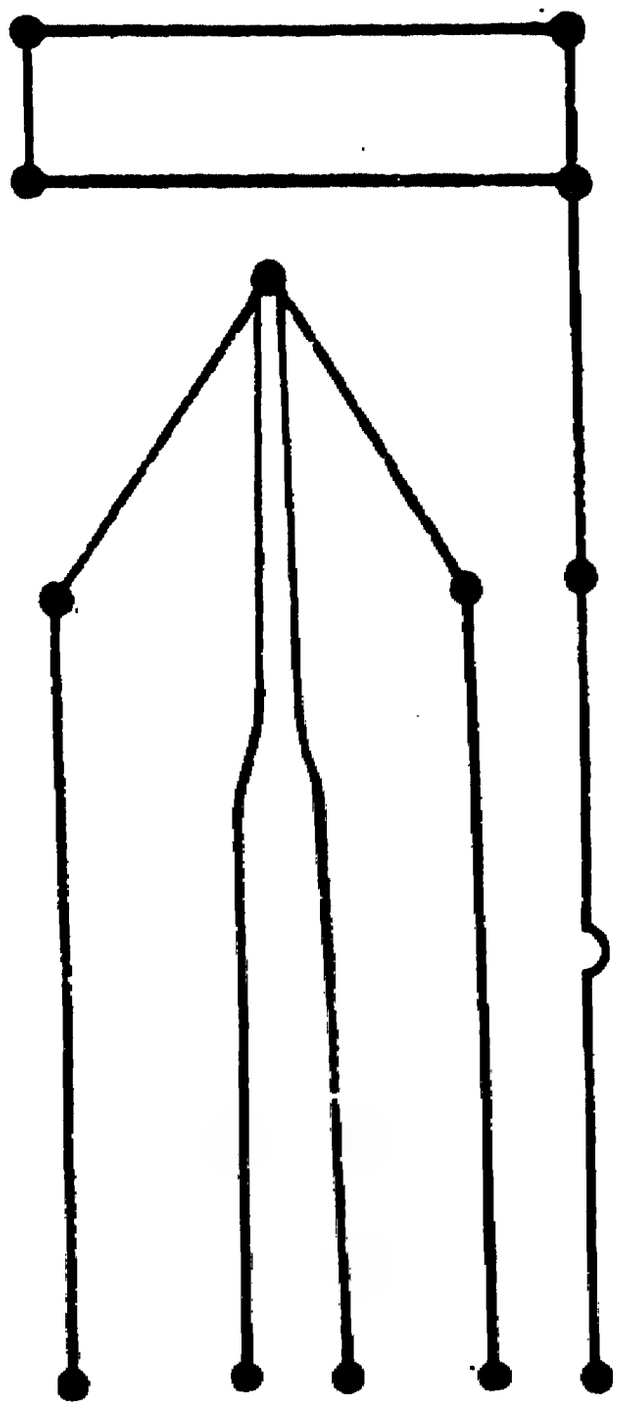
有道臥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禮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蓬卷蓬或作弓逢逄向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皷下之以桂木燒為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牝銅以為雄劒取壯銅以為雌劒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壯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為兩段有凸起者壯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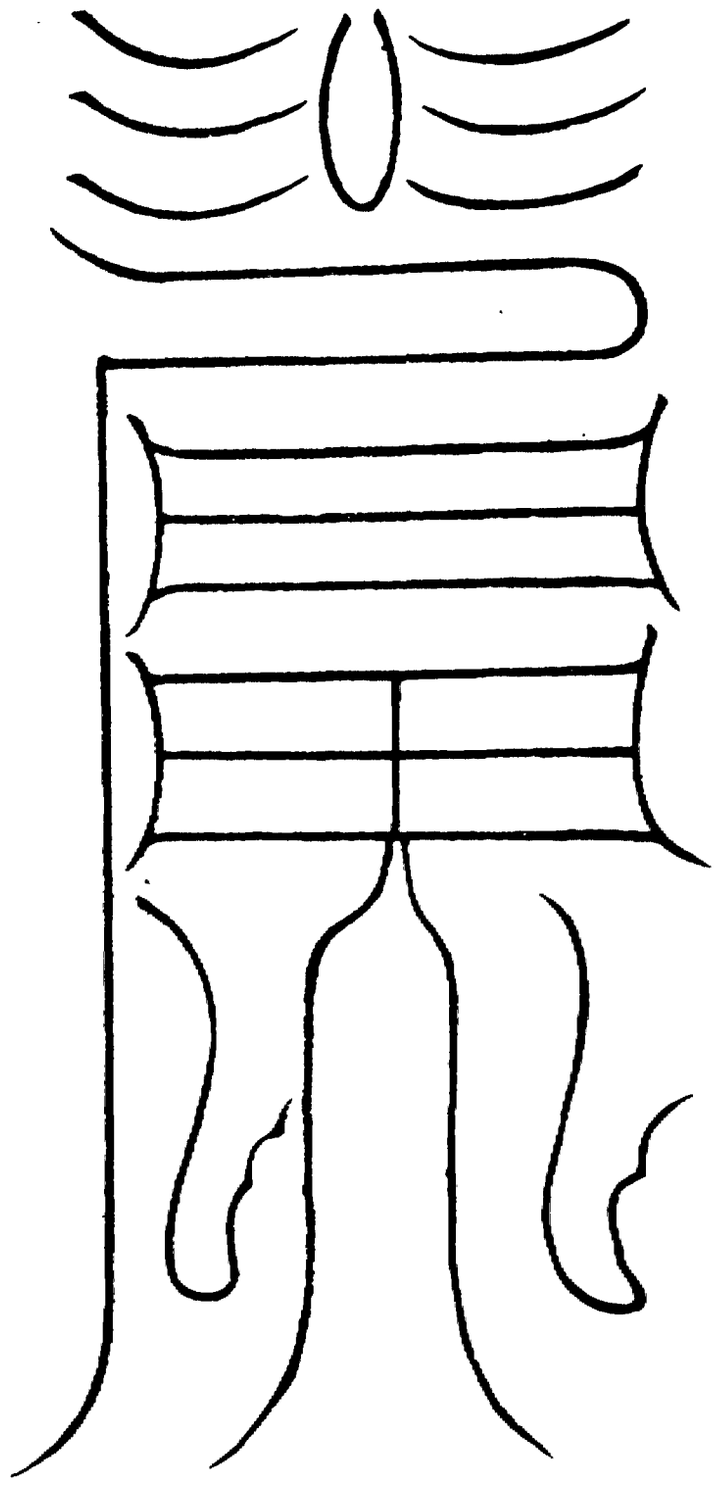
日帶雌又天丈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虫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鬼録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却其次服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黄庭中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内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虫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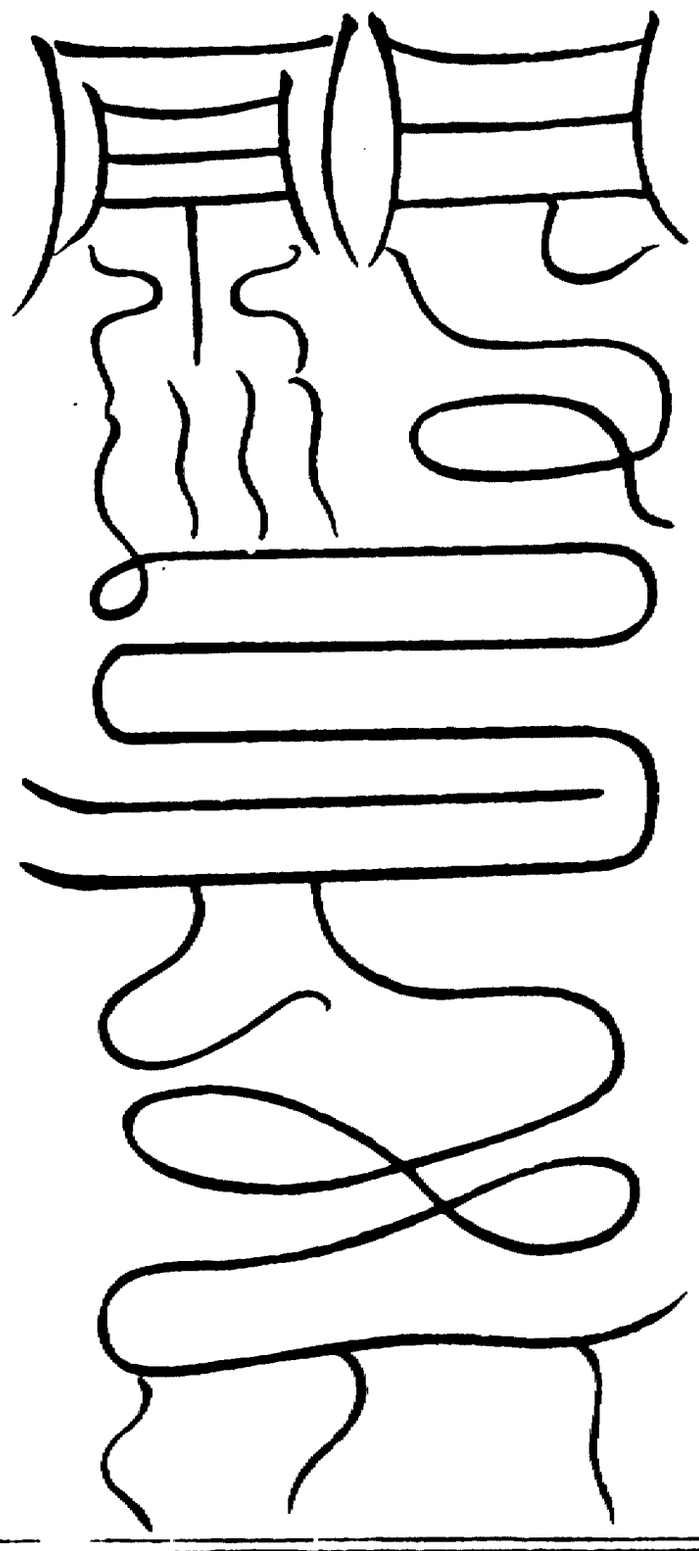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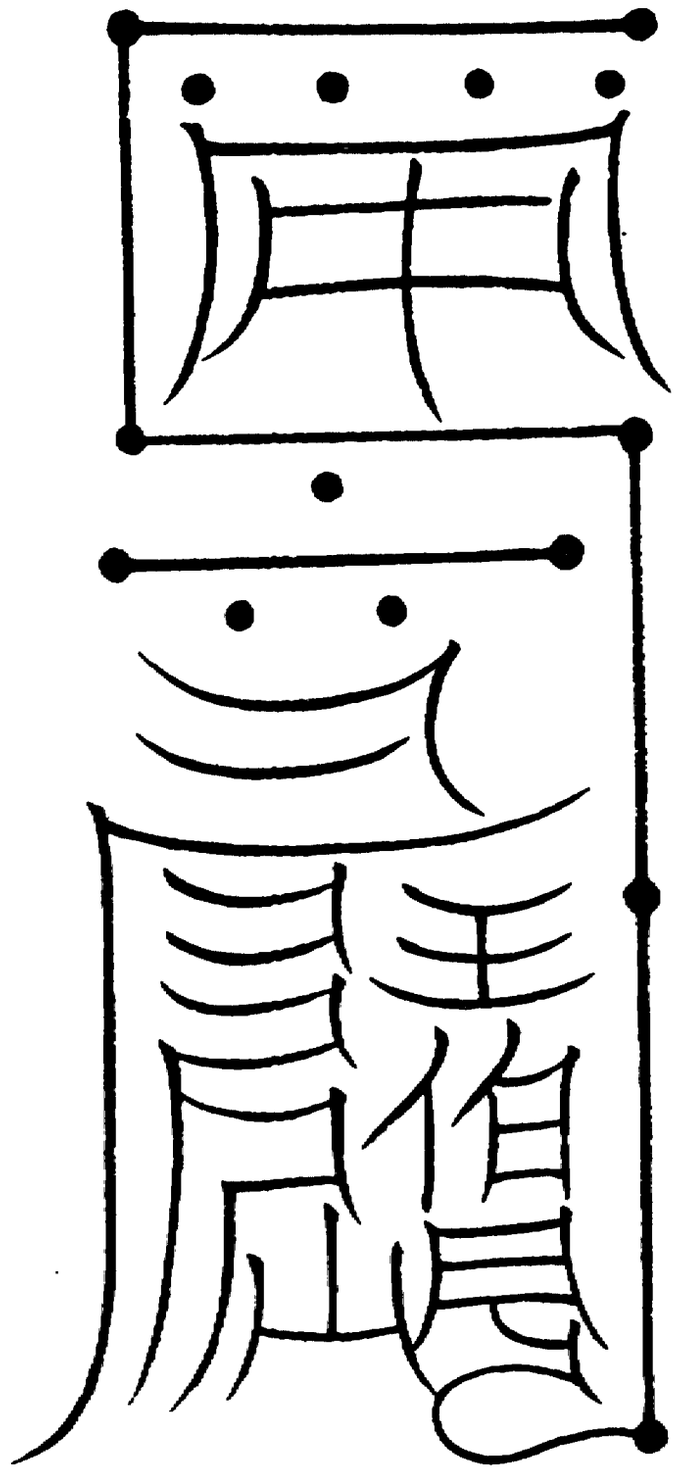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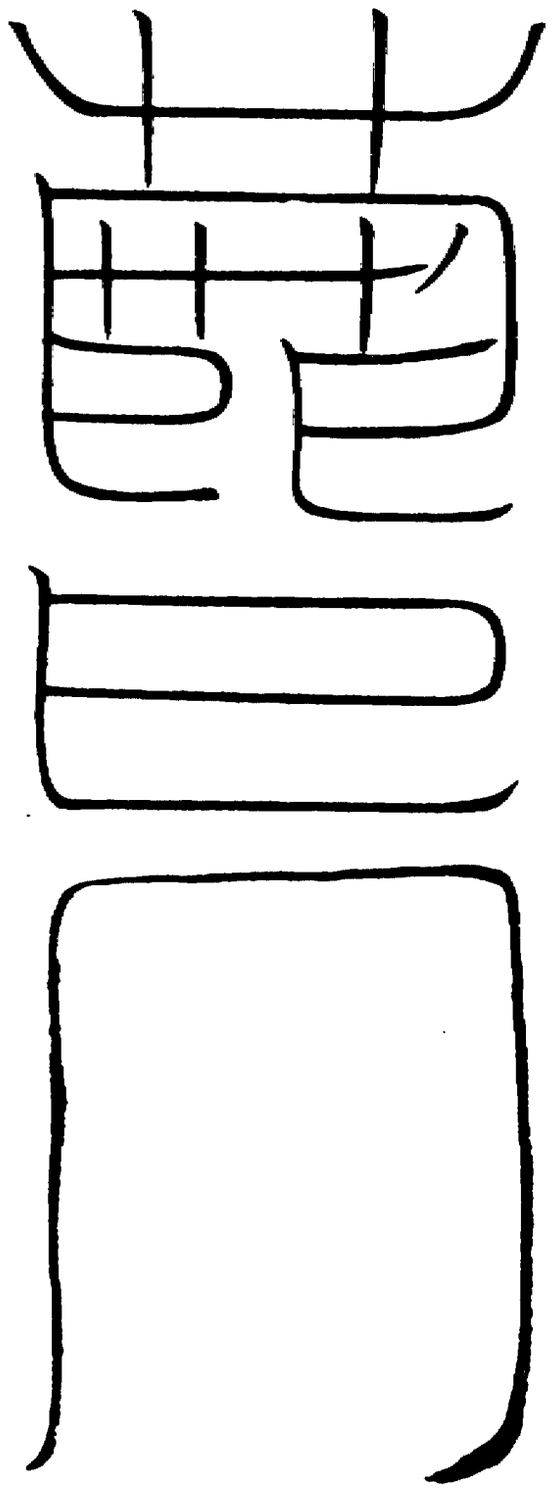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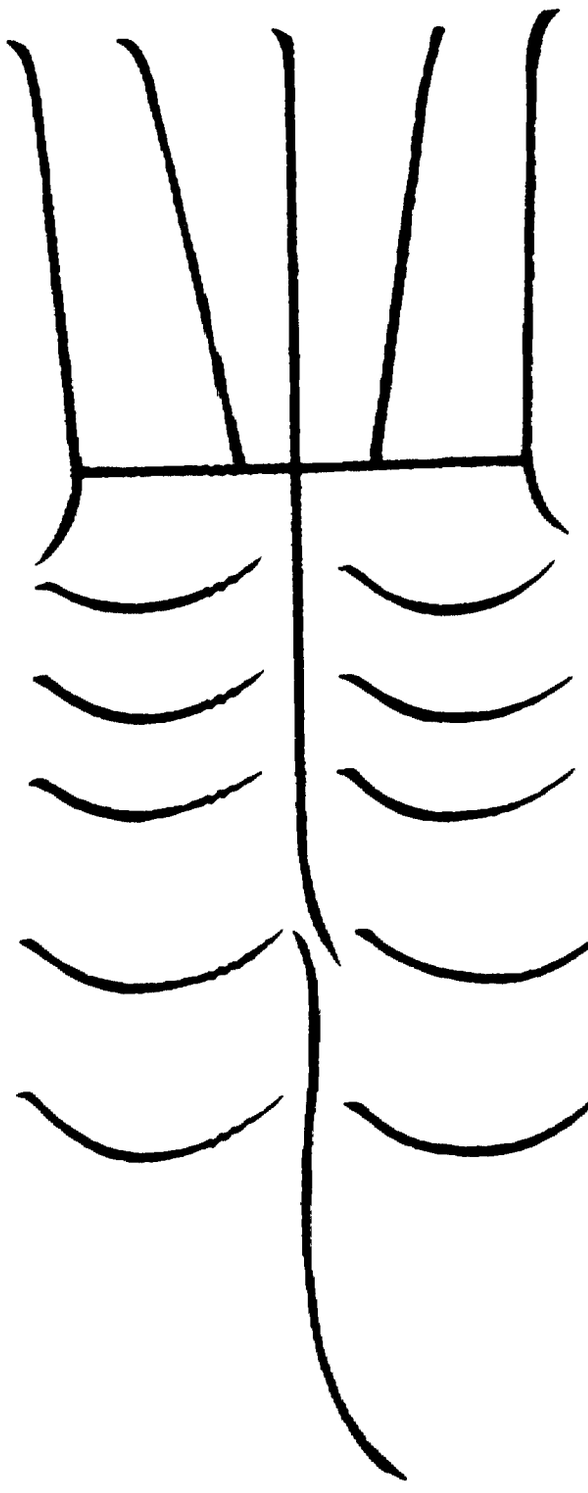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五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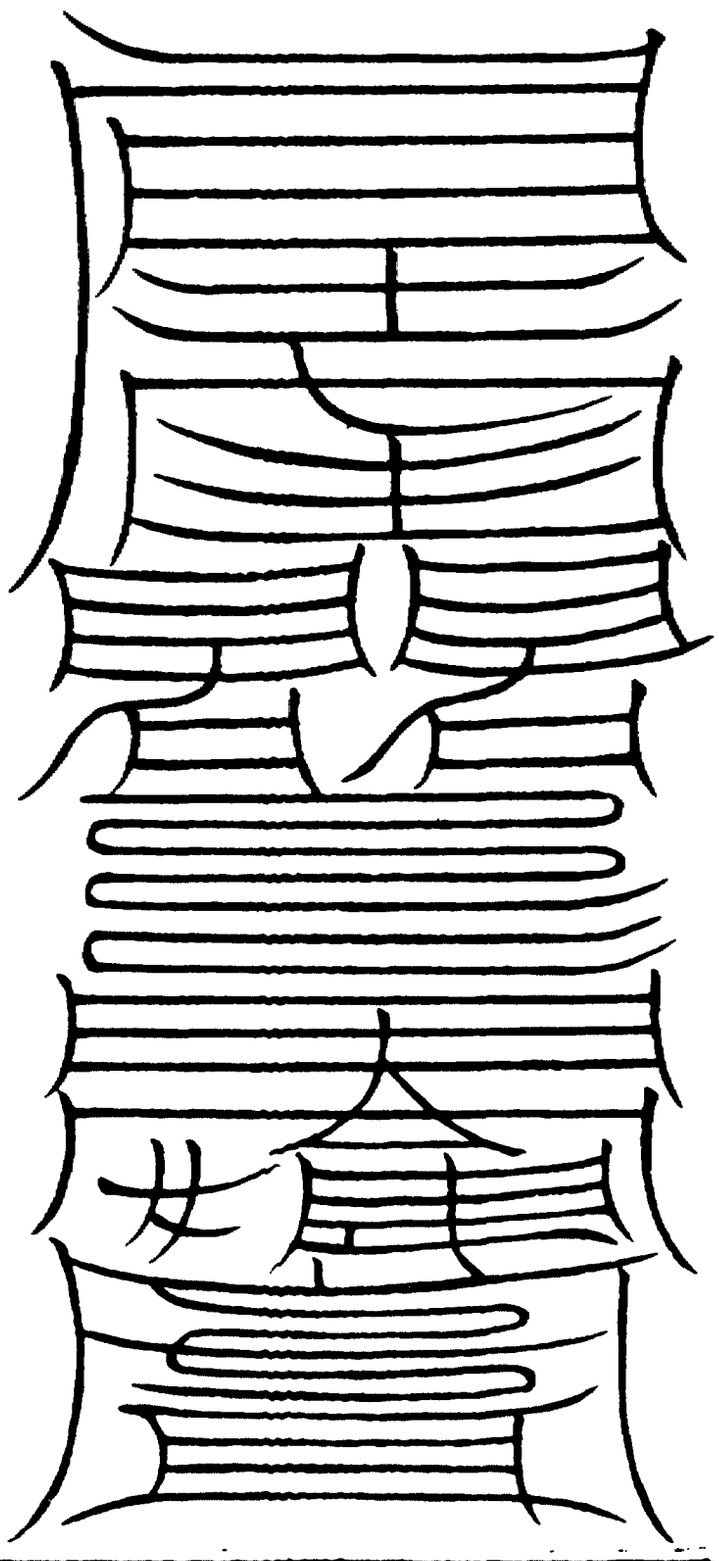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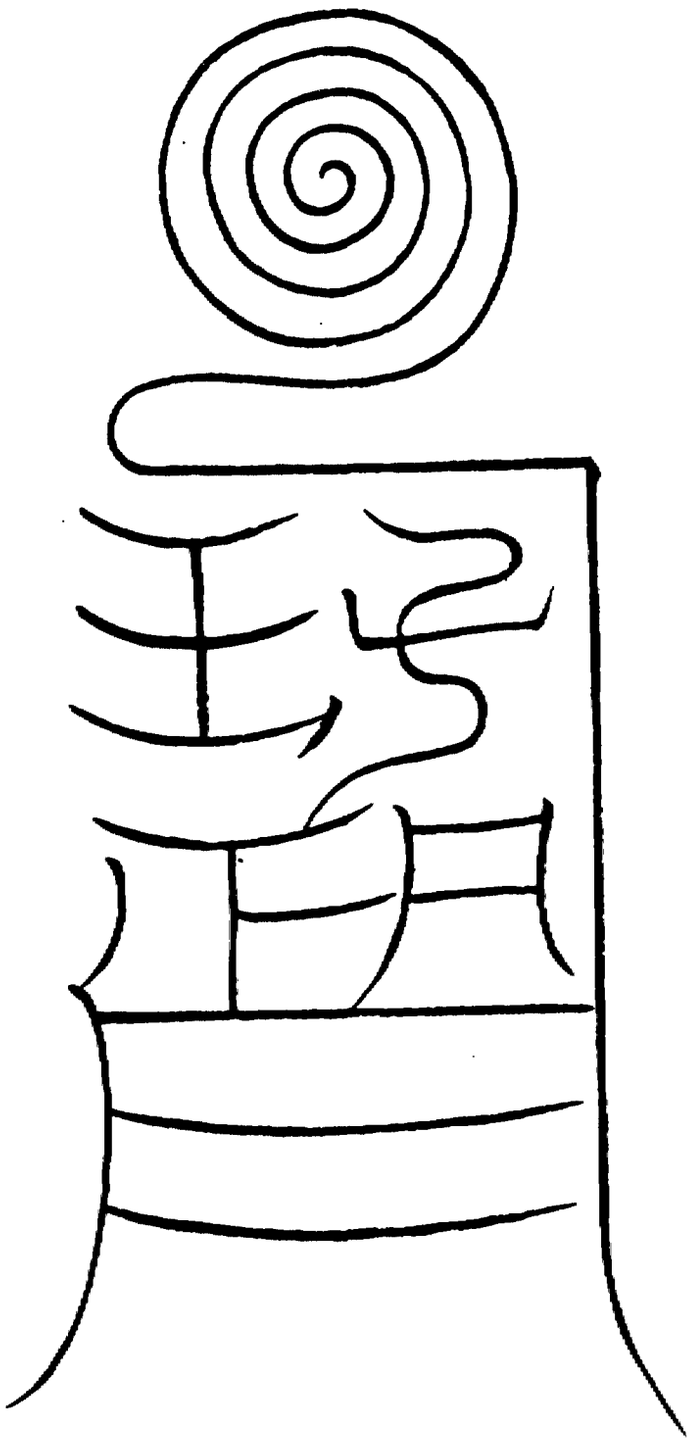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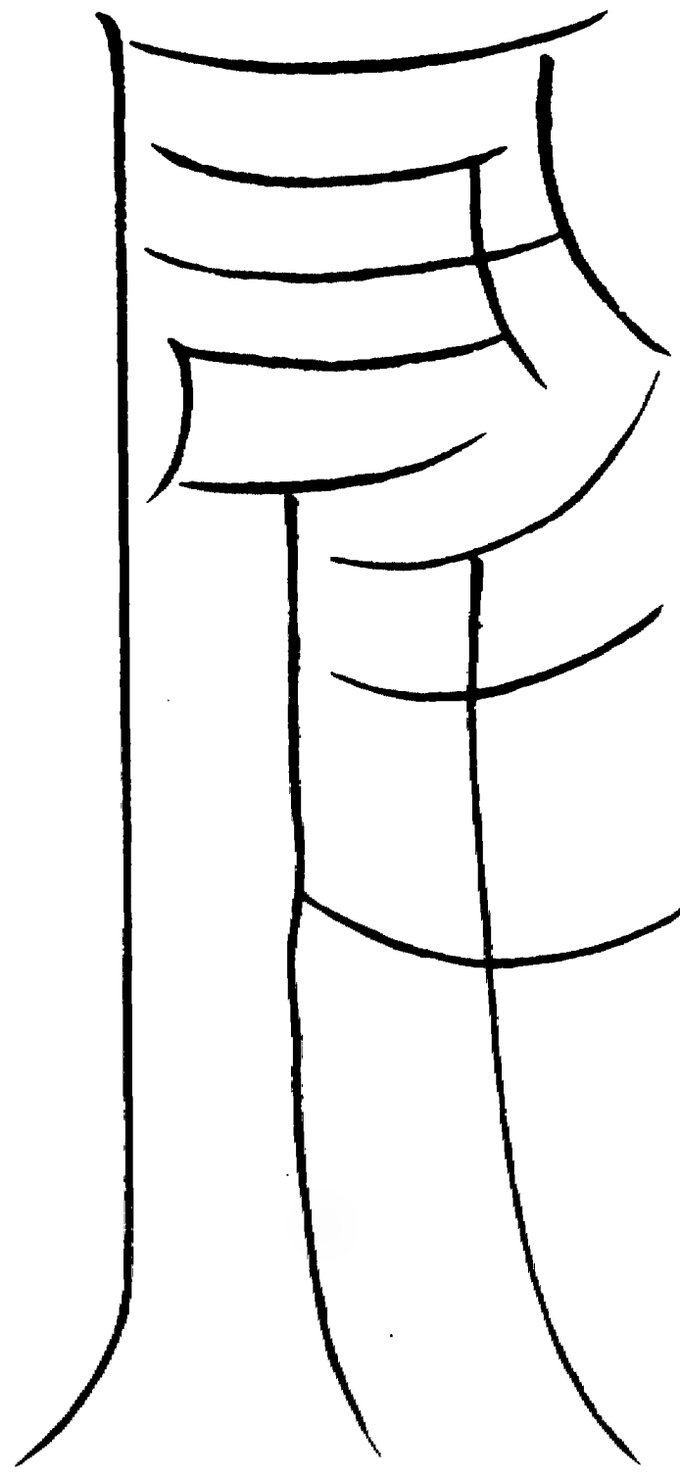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僊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秘也開山符以千歲藁名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棗之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僊人陳安世符矣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為魚而嚼之以入水水常為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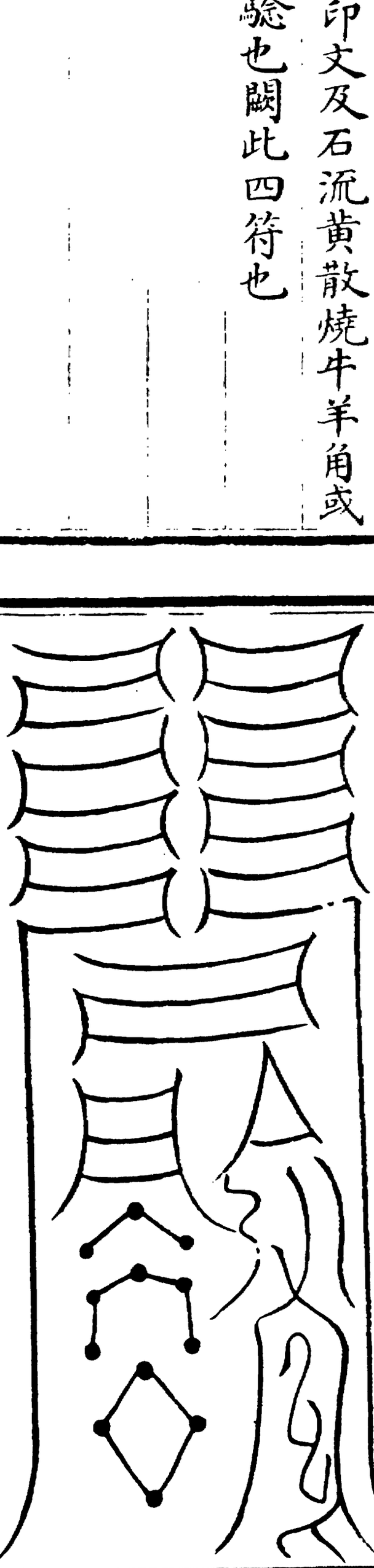
為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為導毒藥為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為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為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僊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蹏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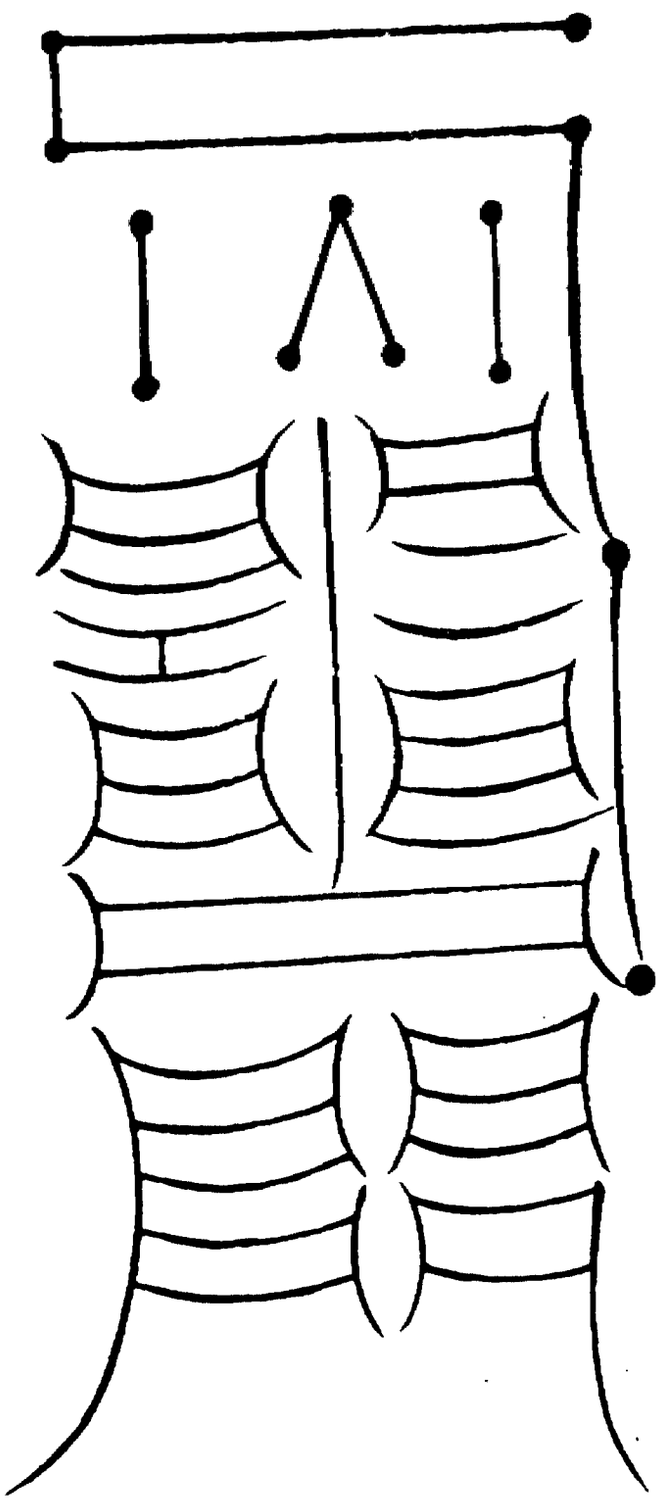
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龜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為龜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晞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浮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為朱鳥令長三丈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闕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

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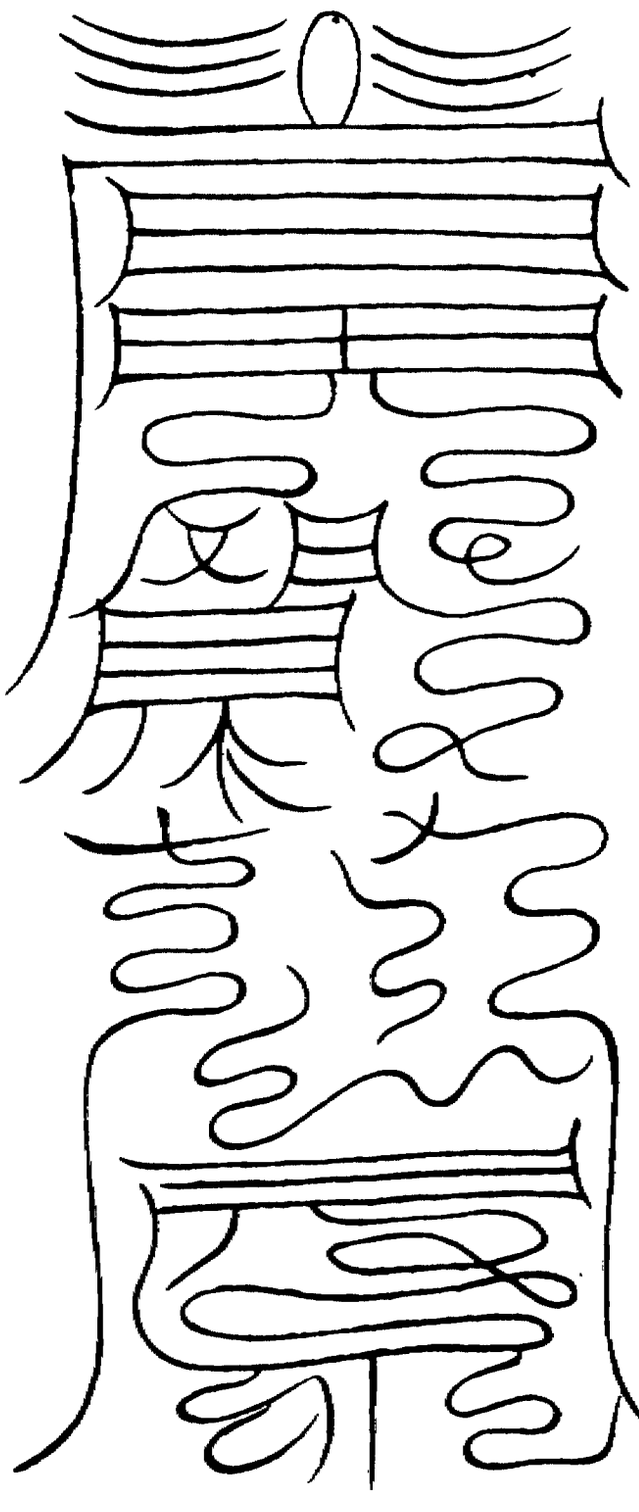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篇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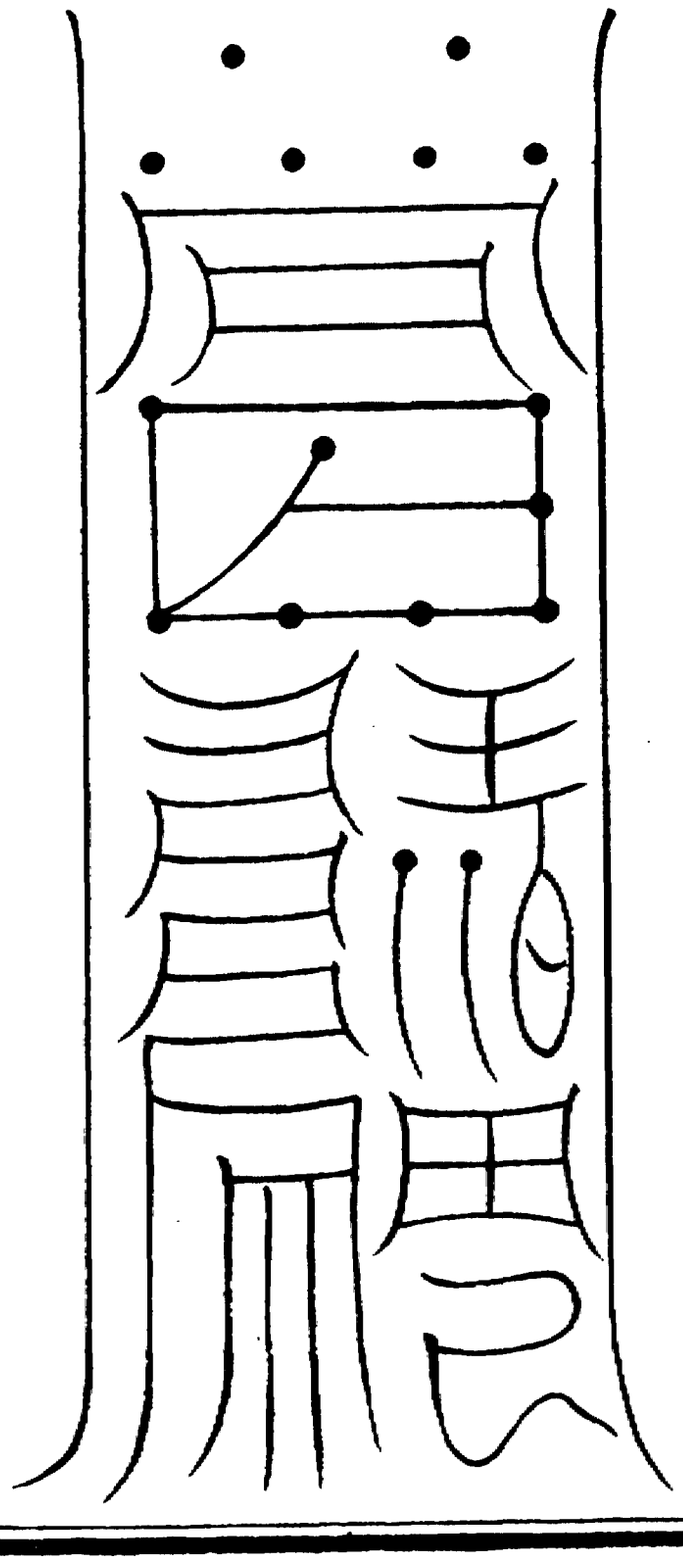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四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地真第十八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僊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軟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

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蔭建木觀百穀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盖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皇真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僊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僊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馬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盖金樓穹窿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榮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貞一之大畧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卒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軟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為約尅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疲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迸若忽隅忘守一而為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

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貞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為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貞一貞一有姓字長短服色曰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已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蔚子訓葛僊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投釣實不能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則

能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為也未成之間無不為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為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胥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

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貞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為鬼所冐犯或為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為精魅所侵犯唯有守貞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遐覽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二天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壟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趣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名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于時雖充門人之洒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為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饑又不見其所施為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數人口答諮問

言不輟響而耳並聰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厄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盡事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

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為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内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録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儀經靈十儀經十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温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一作都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黄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導引經十卷

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
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
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蹻經正機
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蹻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七圖
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茵芝圖內芝圖石芝
圖大魁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韋
牛中經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
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八寶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
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
九奇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
壺一作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厨食經步三罡六
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
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儀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
經天師神器一作氣經枕中黃白經五卷白子白一作帛變化
經移災經壓禍經中黃經丈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
子肘後一作時候經神光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
遁經李君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大素經華蓋經行厨
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闕記協
龍子記闕一作闡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
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
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
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侯
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
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
山公記王子五行要貞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
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
黃老儀録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
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
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勑
地神法三卷趙大白囊中要五卷入温氣疫病太禁七
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宮
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虫蛇記萬畢高丘

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算律三卷移門子記鬼丘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郤公道要用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黃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荊山記孔安僊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僊却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貞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義符禹蹻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王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令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鋸勾長短之間為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效者也亦如人有使廢看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貞體使之者速效耳皆自有益也凡為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劒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僊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為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

僊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僊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僊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為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温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絶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塚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黄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已姓名著紙裹

竊内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岳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僊去時抄取其要以為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感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為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

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詰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王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僊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昌門沸乃負笈持僊藥之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祛惑第二十　附別旨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荊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僊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掇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為患豈以物少為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其所寶秘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大牢之饋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

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為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僊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偽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為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嗚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為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烟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蓍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為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為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

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為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偽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為僊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嗚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竟守事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欒大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曾畧涉書記頗識故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為虛言言之不怍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為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鍾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孀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

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為事吾嘗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眉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為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韋編三絕鐵樞一作撾三折今乃大悟嘗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麒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已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悟者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僊皆坐此輩以僞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過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為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僊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

食如是三年饑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僊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為地僊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僊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為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今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僊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為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僊佺子王喬諸僊來按行吾首請之並為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人問云從崑崙何以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為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仙至聞此莫不悵然含悲又見崑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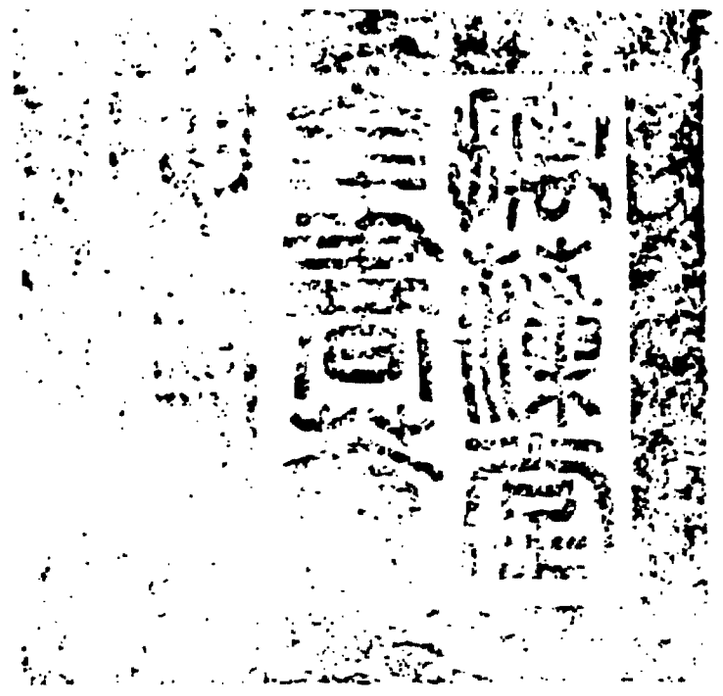
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下有青龍白虎蝮蛇蚖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鹿門大夫張陽宇子淵使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僊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鷓鴣騰黃吉光之屬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快僊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曇都者與一子入山學僊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曇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僊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戲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僊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

不饑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厨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虨曼都為斥僊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為論釋皆無疑碍故為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為白和於是遠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寔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強蔡誕項曼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僊經云僊人目瞳正方昔洛中見之白仲理者為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別旨 附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麤氣也麤氣在腹與元氣不同居也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難散非有麤之出入也且呼吸猶不欲自聞況咽有聲乎夫入氣麤則傷肺肺五臟之華蓋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氣不隨麤氣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既皷咽外氣入於元氣臟中所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衆氣也謂衆物之氣飲食之品也且衆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氣之術即麤氣也可以移山

岳決河海制虎豹縛賊盜故知衆氣不及麤氣麤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出也夫保氣者元氣也非衆麤二氣若服元氣蒲藏則麤氣自除即自以麤氣運動不必須衆氣也夫休絶者患其穀氣薰蒸五臟是以絶之今既修氣術則穀氣自除縱一日九飡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不能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臥或倚立或蹲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為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閉氣即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入然後口出吐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噎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麤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搖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大引則聲大小引則聲小則筋綏氣通也夫導引療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官血凝實養生之大律祛疾之玄術矣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蔣維暨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臣董誥詳校

抱朴子外篇卷一

晉葛洪撰

嘉遁第一

抱朴子曰有懷丘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高懷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謐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於蓬戶絕軏躅於金張之閭養浩然於幽人之仵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耻耻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隣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起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淩厲九

霄騰跚玄極攸叙羣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絶跡之數括藻麗乎鳥獸之羣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墾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衆嘖煩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温辭則氷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頹淪竦卑則淵池崇蔑疵清

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黄河然不能沽大惠於庶物著弘勲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峯之嗟竊為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即令聖主乃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亦可比屋而封故或員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遣穢有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已西伯所以三分武王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羣賢為六翮託豪傑為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角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騄跼跖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喑者同口咸瞑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闕機之累没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入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蠪鼓咽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絶伎不與多難之世則無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

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援物之人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古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踈獨角之獸野擯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速復哉於是懷丘先生蕭洪遐眺遊氣天衢情神綠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乎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沖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辱不能加也不躊躇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患也黎藿不供而意侠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閭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殆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朋於腐鼠以屢空為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遞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蹙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鳶不絓

網騏不陘穽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起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証弟仲由投命而菹醢嬴門伏劍以喪心聶政感惠而屠葅荊卿絕膑以報燕楚公含悲而受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桓成操刺邦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敬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氷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啄毒粒咀漏脯以充饑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閣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彌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

告悲賴金縢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誘無時而釁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鼙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垂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踈賤非親於元儲後毋假縻非密於伯奇而搖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戮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醽醁躡履美於赤舄縕袍麗於衰服拱把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為臺榭庇巖靁為華屋積篇章為敎庾寶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損庸隸之所欲遊九皐以含歡遣智慧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睇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御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起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眈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

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來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養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凝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絪縕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猖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觀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皆敗以商臣之為凶則繼體無類也懷丘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巢潁有巢棲之容夏后御世而窮谷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乎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遥於丘園敛跡於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厠日月之間拊龜領於洪鐘之側貢輕扇於堅氷之節街裹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棄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哽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勳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政殊塗一致非狷介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起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為是而樂饑衛門者可非乎失羣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貢衣冠策駑駘愛與進不嫌擇焉

逸民第二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栢成之遐武穆羣黎於鳥獸猋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著古之清高令之通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絶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羣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嶮而墜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雕鼠者不識騏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栖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螣蛇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于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裔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而呂尚無烹鱗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嫉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魚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士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瀆之腐鬻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睯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伯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録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尊而肆之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姓殊尚

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
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熙隆退
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昌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
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
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文
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
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識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
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墳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
辭致之以為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
歌杜婉妾之覩覩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宜其以布衣
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裔華
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趣不
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大多也假令隱士往
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
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貴之
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
其無為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
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効也凡民雖復笞箠
之危辱之使追裔華猶必不肯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尚
思不及此以軍法治乎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
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
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
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裔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
亦去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
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
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
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
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
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湮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
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
興讓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

於萬夫令令大儒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韝鸞也則鐘鼎鎡其聲若乃零淪數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于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閬風而臨雲霓翫滢汀游潢洿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禄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羣騁迹以絕軋為常人所不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標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軺軒被犧牛之文繡吞麇膏餌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炭之委灰夫卉鷇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貿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慷悲鴻鵠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泰於得意而慊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監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

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體墳索著述炳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志辱身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不辱者知羈繫之為涔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重唯利盛尚道義既重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為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頸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責蕩然縱肆不為時用嗅禄利誠為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羅華燈於閑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

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為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令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匹庶而釣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曜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忽忽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茲者其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修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蹙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雖鑽之用抑靈鼓為龔聾之音推黃鉞以適鈐鐘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未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

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灌畽布被掇葵去織犴不掩豆菜肴糲飡又獲逼下邀僥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溝瀆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為埃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縕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修毫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須乎鑱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楊雲不以致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厲貪清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

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玄虛空談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竊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苟戈戚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蓽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甘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犍為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寧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為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勗學第三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磨鍊屯鈍啓道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漏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

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
神之情緬邈玄奥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
味甘匪和弗美故瑶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鍒不
淬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
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
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暗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
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
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
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
高才者洞逸鹵鈍者惺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
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
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
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
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
絲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
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其情

昔仲由冠雞帶犀璵鳴蟬杖劒而見拔刀而舞戚稱
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
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
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思通
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
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
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貪之心遣廣願之穢息

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温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梩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奥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昔料玄黃於掌指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砦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蟄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謡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足也遲解晚覺者鵠鶄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無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墮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螻螘之質猶或翔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已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觸雨載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潔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穰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游藝義蹟隱味道居精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拾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無人子衿之所為作愍俗者所以庸心而長慨憂道者

所以含悲而頹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羣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沈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橐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前初旅東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翔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瞻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起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穟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墮墮墜墜於雲霄之上而籠粉乎不測之下為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眈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芷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刺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苟不固則貪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誠則世無顓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饑寒切己黎藿不給膚困風霜足困於鹽車之下赤之資家有旦暮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鑷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蹈貂狐之溫麗夏縝紗穀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燦蔚飾朱翠於楹梲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湎醪醁以沈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阮不曉覩學

士如草芥口筆三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敍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矇哉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為証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為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勁鷙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麁校彈棊木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掊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劒之踈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靈光以千門萬戶為局促以昆明太液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肖以土堦為朴騃民力竭於功役

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闚雲際之綺窓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於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蔥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址暴倏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靡於滋蔓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連潭縱擢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淪以拔潛鱗或結置罘於

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颷於風草騁逸騎於平原從盧狗以噬狡獸飛輕鷂以掩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容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相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高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世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

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上尚儒術樽節藝文釋老莊之意而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君道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聽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矣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檢不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悔吝其與之也無判理之幸其奪之也有伯氏之捨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涖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

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匪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移屬使親踈相持尾為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盤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覩翳幽之不守則覺嚴險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虜辱劒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馬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馬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徵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範秋霜以肅物訓諮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羣言虛已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度也竊若閶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之萬仞而褻近不

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源流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震雷之激響而不為邪辯改其正立法創制則炳若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偽不使一體流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饑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於一人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眄以警密麟峙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娓臨方丈之膳處飛閤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感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美采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勳之巍蕤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詰

誓則念一時之失信玩弄則覺褻耽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逆情任理不使鴻夷有抱枉之冤鑒操形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言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恍姑息則沈樂盈除蒸于之譎親放麋之仁鑒白龍以輕朕觀奇羸以節無厭防人巇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遺酒酤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黿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廬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簧以謐司原之箴折菟渚以迪梁伯之美放舟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

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
逸傾下問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
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録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
劌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鉤之賊
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鵷泉
化為鴛鸞邪僞變成忠貞芳頴秀於斤鹵夜光起乎泥
濘剡鈍載脊九功允諧西面返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
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
蔚內弼虓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遹而
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兹黔庶讓畔於數澤爾乃蹟
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
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及不酤
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
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
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緝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
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衆於玄極寒温不謬節而錯集

四靈備覩芝華灼爍甘露淋灑以霄隆嘉穗婀娜而盈
箱丹甑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
箕謐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圄圄虛
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擐裘皮服山棲
河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瑶環獻
自西極員首遽善猶氓氄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
之和絶音誠郅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
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
安矣焉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
致同天之美焉極則變態生而傾憤惟憂矣民困則多
離叛而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
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
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
鈞鉻居額切推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
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乎大而務方其
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闇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

深履氷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
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
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
算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内逍遥雲閣之端羽爵腐於
甘醪樂人疲於弁儛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
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
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
君則不然焉其為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
不逮根露基頹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同於泰山
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
謂克明峻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算也於是無
罪無辜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
者為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為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
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諛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
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小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
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
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
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
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
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
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屢力莫由陵替之災所
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
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
悅狗馬而忘謇諤貴珠玉而賤智畧器豐綺紈而約恩澤
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無并而輕民命
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
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犒賜工造貴好不急之
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
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
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
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
貊慄款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

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憎峻而不覺下墜則上崩故傾頹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周文取有殷於西隣陳吳之徒奮劒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馳駭雲栴乘於百雄之上皓刃交於衆魏之下飛鋒內扇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遐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萬畝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罔從思嘉算而莫問猶大廈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陵室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無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為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豫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蹤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臣節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羣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髀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中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諸附己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涕而談潔進思盡言以糾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秉奔於薄氷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

為操居已則以羔羊為節當危值難則棄家而不顧秉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踰婁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要離忘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慮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為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為軌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千紀則若鷹鸇之鷙鳥雀蕃扞彊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亡身以為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鼻器能者鐫勳稟陶后稷亦何人哉抱朴子曰人臣勳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矩度抗手則奉繩墨褒重雖淹留而海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

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詔笑慢賢賛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劍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真侶偽親覽傾覆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抱朴子曰臣職分則可給統廣則多滯非責獲之壯不可以總獨異之局韓侯所舉無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御三軍之衆非文武之才不可以總獨異之局韓侯所以罪侵昌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絶倫文武無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棄倫數委之而無其人難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輈弱載重尠不及矣常人賞榮不慮後患身既溺而禍逮及君親不亦哀

哉人皆辭斧斤所以未開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
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良規第七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巢之禽矣出身而
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
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
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頹
非細綫所縱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
不投險於僥倖矣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
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
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
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琳桑陰未移首
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
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
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
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

也召王之誥已見眡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
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妬權而貪人貴之赤
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冀成驕亂若
桀之干辛推哆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
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
彊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
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權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
理正陳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已身無
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
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
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棄也功蓋
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
是猶鳥盡而弓棄兎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
主之愛已是冀異夫為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
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伯俞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
奉事故棄去人雖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

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婚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疎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為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為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讐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為食焉肝以彈斯事者為不知權之為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藏牛之被文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饑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為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為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為傷聖人必見譏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為不道於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為世之誡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時難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待時之否者也夫妖凶之徒跖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搆象

似假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於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鼂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瞬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巖間傅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遨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官理第九

抱朴子曰騄驥之驎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騾輿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遠騖則轡急輈逼欲盡規謁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一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譬猶儒脊千金而逐蛺蝶越人棄八珍而甘壺雹即患不嘗好義病不識要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恐睡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勳猶郤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務正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廈凌霄賴羣橑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劒戟

不長於縫緝雖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貴賢第十一

抱朴子曰舍輕舟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羙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驥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為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傅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

承家繼體敖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湎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扈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饑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拘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强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荊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犇酒婦閤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粃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殆庶饗集豈非才

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推堅逮遠大艦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冠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郢都之衆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

令大國寢鋒以此槩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庳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耻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却庫而坐不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定王受笞於保申簡公去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

用刑第十四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淳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刀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災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

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為者易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鐵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鵲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故用刑其來尚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僵尸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淩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

扇則枯瘁憮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蟄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究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去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勸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押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於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設禁而不止故衆憑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羣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虧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泣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擲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矣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

痊病也刑罰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斷斬以驅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說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過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井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碏之割愛以滅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為政之腊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腊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督弛則羣邪生心當怒不怒妾臣為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鵲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颿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斷斬以驅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說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過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井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碏之割愛以滅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為政之腊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腊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羣邪生心當怒不怒妾臣為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鵲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颿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斷斬以驅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說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過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井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碏之割愛以滅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為政之腊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腊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羣邪生心當怒不怒妾臣為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鵲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颿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

之羣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圜土可以虛無楚革可以永
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
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权
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
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
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
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虛
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冕錯以却
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驅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
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以禁覩覩重目以廣視
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
有吁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蕭墻之內而欲以太昊之
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構乎肘腋之間而欲以大禹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
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漠遺劒參天而射

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
五步牽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衿却寒之裘以禦鬱
隆之暑踵之解結順之搔背其為憤懣莫此之劇矣但
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
知耻而無訟而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
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盲之近急何異焦喉之
渴切身而遥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涸天之水已及而方
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賜倫水之害哉世
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
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裁無救朝
饑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敝逶落迂闊譬猶
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丹不能凌陽侯
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
隳囹圄罷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
撤關梁掊衡量膠朱離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
乎天放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閒爾若無人民則至
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

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詭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已羣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木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嵓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無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隣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叔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鐘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虛檢切）狄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叅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呶之譬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惡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紊得罪於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癰疽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殫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刻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鸇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雉（化計切）田之芟蕪蔵（於吠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惑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昜為而不可若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其犯罪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令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撾其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令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於死罪不得

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於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絶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不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喪亂以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為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為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刖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

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一

校官進士臣胡　榮
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監生臣姚鍾英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抱朴子外篇卷二

晉　葛洪　撰

審舉第十五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綏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開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莫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自梶棘降逮皂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為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

漏防潰風頹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
力競成俗苟得無耻或輸自售之實或賣要人之書或
父兄貴顯望名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夫銓
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
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濁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
而豺貪受取聚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
棼絲引用篤庸以為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
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
濁飛沈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珍瘁攸
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
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出位削地猶復不
能免詩人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冤置之賢況
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
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價瑣碌之輕
薄人事以邀速夫惟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
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鴟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
則麒麟避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
傑潛逝高概耻與鬬茸為伍清節羞入虓貪之貫舉任
並諺則羣賢括囊羣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
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搴杌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
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己屈伸默語聽天任命
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
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
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士之所在
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高之器資遐世之量
遂沈滯詘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
主之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
閹宦用事羣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
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
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
孝行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
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

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道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唾上為下傚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為魁儈各債其估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氷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誣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慷正居貞者殞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偽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也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令彼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敝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勝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丰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令使牧守皆能審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囑托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剌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所對之妄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剌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巨流加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令試用此法治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

濁贓汙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山積發覺則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舍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不足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通海隅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偏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王初年附其貢士見嫗以不試令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為密防峻法德政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以救暍溺之急也務寬舍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不足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通海隅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宇偏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王初年附其貢士見嫗以不試令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

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為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為禄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狥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

經術自援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意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掃為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詰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韋甫於夷越徇鞮鞻於華夷矣今若遐遹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員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

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枉誣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為之防除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令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絶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之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囑托之冀寧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貶於峻為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不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漢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人仕令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是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為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踐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

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交際第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攸
識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超舍異規業尚乖互者
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
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或不遺
知已零淪立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
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墻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
雖能令壞蟲雲飛乖鷃戾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
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踖耻與共世窮
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
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庭翕然諂佞卑辭悅色捉
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
以構合或善道愛也則踊忧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可
也則[illegible]已也而塞有命道貴正直否
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

不同一何遠耶每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
車之多而棄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
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偏徇高
友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
峙獨立者為澁吝疏拙以奴顏婢膝者為曉解當世風
成俗習莫不流遁逐莫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
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棹見奇士則坐睡藍縷杖策被
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馳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
若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
不集禮菽麥不辨為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
位有斧無柯無以為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畀於有北
彼雖赫奕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掖海吹呼能令泥
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
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
其逸絕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
顧而不見者今昏迫瞻而不及其不有以乎然性苟不

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烏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已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了然俊跱失其名輩結儲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叢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子所守退士之志也于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為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貲垂天之大翼芳之卉不朽之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尚卑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為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也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破筐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蹙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為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令也譬猶禽魚之結侶水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乎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評論異隅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責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為盡不中交也率於為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惡得可

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於鷓鴣之巢未為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為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駑加之以天挺篤嫺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游獵傲覽咸所不為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躭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遼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蓋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欲加勉之以禮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樗蒲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待哉知其如此而不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時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學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為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尊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五霸立子元所以立亭長而驅宋軒者友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丁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燶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瀁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則曲影覺矣檃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必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

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後故交道可貴也
然虛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
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惆歎或睚五懈切眥而不思
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搆於
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
與豺狼連羣清源不與濁滓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何者漸染漬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曰敢問全交
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
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
不慢和而不同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
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
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
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
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
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
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

接援化成讐敵不祥之悔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皇綱
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
為辱身尊卑禮讓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
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
不飛輪燾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飾虛華之
名於秉勢之口獲非分之位於責官之家或爭所欲還
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
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
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
源何必裸袒以說彼已斷粒以刺王食哉夫反之為非
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

備闕第十七

抱朴子曰騷裒於交切駁馬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氷
以乘深猛虎能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凌虛
鴻鸘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几筵之
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燾百

行修簡書也能數五邁九者不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拱梧淮陰良將之孥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饑寒周勃社稷之鎮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俊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匠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搞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松櫪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如鷦鷯之羽彈烏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衲則長劒不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劬劇之垢巢許復穿窬之謗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劬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過況乃潛於皁藪乎孫臏思騁其秘畧而司馬別之韓非願建其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實合篤好

擢才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衆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

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己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搆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以石為玉未有傷也以愚為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蓺於荊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徹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輒其寶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為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寇羿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以剸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采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鑌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任命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軔（如震切）權右之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畝故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需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勳儻當已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梲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鵾鴻之翅末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信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寇羿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以剸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采木廢於勿用赤氷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年期奔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

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頽歎眄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銑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畜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聾俗之地鬻章甫於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銑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瑯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咎圄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埋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繫則無以別乎騂驪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鱣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途釋戶庭之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毋藻以改素競驚飆於清晨不盤旋以栢夜收名器於崇高鬻鍾鼎之慶祚暮成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茫渺昧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愠者執柬於滓汁達妙者逍遥於玄清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煴以修鳴騏驥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負俎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鈞尚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簀苦惟切籠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屩而紆青傅說未若挺治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原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愠者執柬於滓汁達妙者逍遥於玄清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煴以修鳴騏驥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負俎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鈞尚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溺簀苦惟切籠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屩而紆青傅說

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
畜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任
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為
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途同歸其
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為
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罝兔
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軺煞牛重紫則若固有
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環堵
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為石
謂鳳曰鶹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
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靡欲者無悶之至也時
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
金之貨以索百千之售多失骭 干上聲 毛我則未暇矣

名實第二十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垂濫英逸窮滯
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貴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者為

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鞫磕而或不聞焉七
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暌蓍蔡心神所蔽亦
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
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建奇也夫智大
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飛而萍浮夫唯山
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
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售鳴鼓以徇之者雖見
敝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干仞垂
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揷株於塗壘者雖鉤曲戾細雖速
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
梓豫也是竊華名者螻蜥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
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
充太阿之寶犬羊佻 佻出高切獨行貌 虎狼之資矣夫佞者
鼓珍賂為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明黨為舟楫則無
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
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

仁其行汚言潔也似廉其好説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愛奉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榮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援茅之義圮而負乘之羣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篤寔矯首於琱多么切鞏駭驥委牧乎林坰彼已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蝨流而莫斂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絶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道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鈞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妖

慝之所讐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大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皆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則劓之猶未悛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諫之不美雖位高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諫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

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疑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氷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已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脅肩以苟合樂饑陋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褵嚼蔬而不悔悔也黄髮終否而不恨恨力尚也安肯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斂垂天之羽為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路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妖

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屢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炊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縕袍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以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答也脅肩所趍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辱以百官之富觀彼徼竊若草莽也遐世之操耽焉冠秋雲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手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攫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戞雷霆之音鞮鞻侏離之樂鏗鏘鴻毚之響芳蕙芰夷臭鮑佩御玄黿傾棄而不羞醨醪專灌于圜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

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採於瓦石鈞賤於朽能攄符彩之耀曄頓雲翮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弓不鑒百札驥騄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清鑒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侯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

授首非所孔融退讓文學遷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僞錯然而世人甚以為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為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覩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覩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鯨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麒麟之共鬬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騄駬之足雖未飛走其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之首鶖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杈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報肥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貢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勾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材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龐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詳舒急乎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閫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檢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常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譬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

厄瘁者不必愚咆嗥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蝘虱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重端匹之脩短人皆能之何煩於哲哉乃說其斤兩之輕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淆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尺丈徐乃為之好醜此為絲末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為之行品第二十二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二過以謝蹟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為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忝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側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覩微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太所論皆為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間擬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嚭識絕音之器於烟燼之餘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

不累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摘鉥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奥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鉥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禄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於可欲者貞人也鄙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已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軌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貳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

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譖而晏如不慴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羣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難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蹤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聞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妄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搆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詳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

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覬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建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淩辱乎勝已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是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絶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惟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

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起違道義以趨趄昌禮者棄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趄昌禮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刑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苟豪如僕虜值衰徵而背惠者匿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蹈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官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剌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偽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信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悴容觀矬陋聲氣雌若進止質澁然而含英

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無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銃巧言綺粲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石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手勁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魄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捷概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闕漏不為小勇跼蹐拘檢犯而不校掘爪垂翅名為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温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氷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居已果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

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高趙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鷓鴣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濫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嫵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碔趺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鷓鴣之似鳳凰凝氷之類水精

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重
夫惟大明玄鑒幽徹靈銓揣物思灼沈昧瞻山識璞臨
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
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傅說呂尚不永棄高莽
宰嚚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
之較畧選擇之大都可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
之所備縷也

弭訟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網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
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
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朝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婿有
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
婿婿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婿
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
閱穢辱煩塞官曹令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
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再離者一倍裨娉其
三絕者再倍裨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容者無利

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婿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讐速禍莫此之甚矣衆人晝慾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澤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菎昌約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嚴隱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外篇 卷二 四十二 之豈惜傾竭屋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五解魚解在解計二切眦在解計二切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蹋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寡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方幷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之答曰使時人皆然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若有伯叔答婿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海變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酒誡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澤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菎昌約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嚴隱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外篇 卷二 四十三 性也過乎腐鼈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累累也蓋幾寒難堪者也而清潔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悅之惑之勘息浪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

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音沔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螺殼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掖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僛蹉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女交切喧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切笑聲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值蹙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皆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諧聲譫毕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闖茸之性露而傲很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坑客庚切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螳封或登危蹋頹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酤鬻為命切酤酒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刺鋒乎熾火烈於室廬掊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

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搆滅血之讐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不加重矣責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者不能堪矣計數深剋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祠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愚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瀝霤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已傾筐注於所敬殷勤勸而成薄勸之不持晉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腑臟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風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為疾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亡視泰山

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嚾荒旦切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恭敬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狄儀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嘲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殘枉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戚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饑年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薄行切擊也徇者相辱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及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責之家廢業則

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毅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作樂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圍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酹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湝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道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

貝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之毒物乎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猶知濁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颸風之所為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無人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饑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殷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于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損於酒未聞皐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古氣色以

疾謬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樗蒱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繻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醜辭嘲弄為笑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鄙吝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蚤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颷甫遥切風嘲戲之談或及祖考或

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深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其言輕之不塞周禾之叟温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鉤以刺猷鉤耳由切猷扶發切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也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人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媸期於宜絶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扳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讐絶交壞身搆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居謁切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音黜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謔調以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俯居御切容

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鬬者不重遺體者也皆陋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職深切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蓋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俗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千里之差傷人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輕所以折勁軸寸蹤所以燔百尋之室蠆蝎所以仆普卜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跼踏恂恂之如彼令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有

餘敗胎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耻也安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音而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為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頷世人改其險詖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之人諸疾絶息嘲弄不興之言則趙勝之門不去客黄祖之梧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入也窄逼之地耻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擿頓鳴呼悲哉此與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腼然之不肖哉夫盛操清則雖深自抱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内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為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彊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祖之庭莫不卑

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敗貲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為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為豪小人徵之以為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之由也然敢為此者非必篤為也率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徼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志通步高清論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作威作福以控禦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已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嚴時君不肯事之不行儆之而已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事之不行儆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雖坐不通問不同一物

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凡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園葦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敫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言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夫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紈之務不績其蘇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暐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褰裳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晨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側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軌倫強為放達以傲元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為澀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離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垣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鯁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恭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憒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誂文君之動心載號載呶謔戲醜褻窮鄙極黷而乃笑亂男子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況乎蓋信不由中則妻閨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

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欺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為君子背之者為小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寧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當鑒遏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為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嘆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腳倒懸酒客滿席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血流蹉跌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人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綱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為邁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騎矜誇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為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於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循循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

閭閻修業攻過弼為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橫撥淼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為恭以不爾者為傲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威儀之益誣引老莊責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撿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嗷以敘勸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伸腳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朴騃以蚩鎮抗揩者為剿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為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矣之事所謂傲狠明德即聾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恍惚自失喑嗚俛仰蒙蒙焉莫焉雖心覺面墻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謝已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經易之課然終遠而返老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訶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嚴然永泮革面而旋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二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欽定四庫全書卷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三

晉 葛洪 撰

抱朴子外篇卷三

譏惑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獲識往終歸知來玄禽解陰陽蛇蝘遠泉流蓍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厠貴性厥初遂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愍巢穴之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皷趨步升降之可鄙故搆櫨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節瞻視立對之容至於三千蓋儉溢之隄防人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惰慢以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靡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靦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

詳校官王事臣陳木

加魏武干木銳冠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唾秦殽函襲嶮而無折柳之園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夫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頹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容成近人值政化之虫役庸民遭道綱之絕紊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魯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為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為當事棄舊而强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題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宿藥勢以飲酒為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病在哀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遠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

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為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刺驕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免於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疾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重而為之不亦敝哉亦有出自卑賤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客集管弦嘈雜俊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為之可悲者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蹤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嚢夫為春蜩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絶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遴不能動萬鈞之鋘鍒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宝之謂為凡愦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

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容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為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跲踔自病得失財不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隣女慕之因偽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鄙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加弟子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遠死之譏是貧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寓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興其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奔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淩遲遁跡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未如之何當竹栢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闕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歎者其或峨然守正確耳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期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耳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哺糟掘泥剔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

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枘傚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為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讒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穢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爽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跣見賓客既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睨出彼或以涇清之資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為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為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馬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自恣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東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之附已者為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囑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寒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誅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之炙氷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憂煩劇所重其唯百里重役以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人

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遵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囑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等亦時有快者不為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循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已之謬舉趑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指氣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効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為羣盜矣夫百尋之室撓於分寸之蟻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深戒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涖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闇塞退憒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淫倒疏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搜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圍碁樗蒱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蠭午發聞冥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以追風以壤龍當雲雨安能輝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盼不令跛蹇厠騏驥冒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鷁繭服鸞銜則何患無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接疏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翮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

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録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忮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并瑕棄璧披毛索纇哉

鈞世第三十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蝘埏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崐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隩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挾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治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絶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為神今世所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為煎燉之盛膳俞狄之嘉味也今與古詩書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鬧百伎不可混為無異也若夫俱論宫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

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南陔由庚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謂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語以易曉為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丈章不及古邪

省煩第三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為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為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跽拜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大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悞不得其意而欲以為以此為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謡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議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丈武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為喪亂既平朝野無為王者所制自今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居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沉隱復有凝滞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賓殯葬之變郊

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涖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謙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易于案用令五禮混擾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曲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踏歧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删削不急抗其網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壞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草或因損益壞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尚博第三十二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於歸德雖難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士操綱領而得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鞫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録亞次曲語百家之言與經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放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圜堵於區夏之内

近彌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驊騄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陋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為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駭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弁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品辭耀藻無補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不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品藻難一焉無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

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縕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耀熠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麛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為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謨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

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蕈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為德行之弟未可呼為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為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趨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益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閡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呼吸千里而螻螘怪其無階而高致駑騂蹇患其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亂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為虛誕懷力侯切敬也誠以為爾未必為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者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竹帛之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勦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漢過第三十三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前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塗端右閹宦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人害意蹲踏背憎即聾從眯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

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衆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所庸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遊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為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蝥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猝突萍鬱驕矜輕悅者謂之巍峩瑰傑嗜酒好色闇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衆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所庸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遊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為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蝥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猝突萍鬱驕矜輕悅者謂之巍峩瑰傑嗜酒好色闇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衆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所庸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遊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概成羣而不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為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蝥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猝突萍鬱驕矜輕悅者謂之巍峩瑰傑嗜酒好色闇茸無疑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縶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

肯吐其秘筭勇者不為致其果毅忠謇難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偽塗闢而不可杜也乃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有官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嘆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煙起於蕭墻而颷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銳望塵而氷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屐閾左衽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為狐兔之藪象魏化為虎豹之蹊東序煙燼於委灰生民燋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失第三十四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如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苺而忘同身之禍笑蟻虱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沉而不知殊塗而均溺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脫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為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力者蹊青雲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鸞鳳卷六翮於叢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紀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氷霜行已則守汙泥滓以毀譽為蠆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羣烏爰止叱咤迅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郡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棁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餐濯裹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丈信之警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賓不沐嘉旨之待饑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

谷萬庾園圃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踰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享儒官之禄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愛駮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効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遽軒節蓋之下屢為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司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驚騫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與之緝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赤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紲芻狗而責盧鶻之効縷鶏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如彊弩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燦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禄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火寢耀黄精載起纘樞紐於太薇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於宇内重譯接武共楷盈庭蕩蕩巍巍格於上下承平守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謐響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已之道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虹蟠而不躍騄虞駿於冥昧朱華茅而不秀陰陽相淪寒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鞠磕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土燭不照沉醴不涌彊場多墨嘉生不遂豈其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愷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量被褐懷玉守淨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淪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

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
肯衒沽以進趨揭其不賢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
之道昔魯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
耳世無離朱皂白混焉時乏管青騏驥揉焉礦礫積於
金匱瑾瑳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
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城南
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櫬抱朴子聞之
曰二君之言可為來戒故録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

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
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守堉第三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寂寢丘之莫爭簡堉
土以葬宇銳精藝之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饑色在顏
或人難曰夫知禮本於廩實博施由乎貨豐高出於有
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
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
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伯王居必千金是
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
稻畛畦灌水火之齊調糞澤之多少量人力之所勝不
強天地之所不生不為不可不為而為之不可為而為
之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烏獲之巧王爾之技不
能成一畝之功也

不可以一概核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閬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遥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邑人之聲不能悦其耳烹大牢享方丈者茶蔘之味不能甘其口鵷鵬戾赤霄以高翔鷃鴳傲蓬林以誚鼓翼洿陸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忽用乎不測行業垂舛意何可得余雖蔡飡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禄魯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孜孜以為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為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塔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奢雖衰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

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耘為務哉昔被衣以棄財止盜庾氏以推壁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堵以彌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涓日子以臭雛之甘呼鴛鳳擗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安貧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堛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末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沉鬱衡華齒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窴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飡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葢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饑寒達者貴乎知變智者驗乎不貧故范生出則臧吳伯越為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可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鱣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披圄圄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絶糧之實禍慕不朽之虛名恥詭遇以干禄羞衒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邈全神而遺行何異圖畫騏驥以代徒行之勞遥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緡於修木之末雖自以為得所猶未免乎迂濶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恭滔天猾夏放命驁寨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棄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草菜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仇而委泥濘贅幣濃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棄林坰黨援多者偕驚飇以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鱉以沉泳夫九泥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修之調而凍餓於環堵何計疏之可弔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

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焦烈之遐武縻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為名乃黃老之所嗤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摟重淵以顧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險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確爾而弗革也曷肯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賈可以崇寶耕耘可以免饑不識逐藁者不顧冤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為重衝颺不能移蕭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方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羣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才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致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膚髮之明戒尋乾没於難冀若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

仁明第三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具所見乃以諮余

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亦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絶蹤也蜎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啁噍（上竹交切下子笑切）然赴阬井而無猜入罻羅而無覺有仁無明故顛並趨禍而憂失熾潛景以易組圭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伐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飾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振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辨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惻隱於昆虫雖見犯而不校覩殼觳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踏者仁之事也否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人之行可力為而至鑒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偽真神亂朱紫差等

不分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所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碏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為純臣以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嘆明仁為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耶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為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為仁明之事

布於方策直欲切理乖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曰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以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及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嘆上士則曰明目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已斯則人人可為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夫杼為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為仁在於行行可立為而明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博喻第三十八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起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伊呂既任而草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觴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絃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閬風玄圃不借高於垤埜懸黎結緑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嚮振

抱朴子曰氷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是

以君子恭已不恤乎莫知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颸傾山而不能効力於秋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濕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狗名者不以授命為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厥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筲無殊並任則騄駬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雛徐起顧眄而唳蒼昊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蓋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蓋蕙所以增芬是以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俟困辱而著入秦之歎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難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妬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白憎不能燿烈以起濕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愧懊以疾其趨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徵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柱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機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橈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願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榮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氷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北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弭垂是以聲同則傾蓋而若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舩艫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北狄則沉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險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絶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逾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厠貴性蛩之負蹷雖寄命而不得為仁義

抱朴子曰謗譖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氷以遺冷重鑪以却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溺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氷碗之盛沸湯葭莩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貧薪施九成六變不為聾夫設高唱遠和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難而不生觀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股刻目以廣明剜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剔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尺壁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陰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丸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

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鼇鵠無補桓木之凄冽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綈紵綺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推源之緒得之未朕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覆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胄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鱗雜厠於匊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擒邈世之操

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潔則混滓滋積嘉穀不耘則蕞莠彌漫學而不思則疑閡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櫃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胷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治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燿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為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蒼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羣競赴德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則逮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絶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吕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絶響而不能指

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義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蓊藹嵩麥冬生無解威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尠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奮擊受拘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治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為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為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謇以狥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俊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颺迅非徒驊騮驌驦立斷未獨沉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骨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鴞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聲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忌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無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永

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跧形而不威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抱朴子曰逸麟逍遥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罩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嚴廬而慘慘畏咎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粒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嚮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放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棊而經目識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孺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迹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容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衮爛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隆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螣蛇無足而電驚鱉無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皐繇喑而興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

勝負不能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棊而經目識之逝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勳必有絶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

冠俗之懷是以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霄
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颺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以
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
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以召禍鼎食萬
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
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竄
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
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
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鶴識夜半不能極晷
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蝘知潛
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
以侵鄰猶釤禾以討蝗虫伐木以殺蠹蝎食毒以中蚤
虱徹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銳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賤
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
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
則流竭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
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鉤沉罾舉罝抑而有獲同
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澡
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
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厲憤集

抱朴子曰商風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
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值價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
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

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緑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蓍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考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斷之材咎繇面如蒙倛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籍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助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餙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氷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凍颺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飾垂紳裾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蚕織為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斷之材咎繇面如蒙倛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籍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助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羣英儒碩生不餙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氷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凍颺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飾垂紳裾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羣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饑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礛礧以擢景沉閟孟勞須楚砆以欵鋒騮驊待王孫而致遠令箕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饑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室

乘黃天鹿雖幽儻而不樂蓐秣於濯龍之廐是以掇蜩
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
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
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干木胡明以無為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
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
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朘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駒虞側
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
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
刖孫臏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
可故輕羅霧穀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擬流鏑沉閭巨
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
月挾虫鳥之食微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
峻美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
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捕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
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鵰引耕犁則龍鱗
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
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騄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
檻則猨狖與貙豹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
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瓊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

於縶維之駿責匠世之勳於劇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
信也
抱朴子曰捐荼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
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
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伏常民者吾知其不能叙彝倫
而臻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悁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榮抑淵涔則遺愠悶之心振煇宸而無得意之色三仕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量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知違故尚父著老婦之棄夫韓信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黥之亡隸當其行龍姿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龍后謂為其論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為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為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馬鬣紲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狗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臧瑩燭者不煩滄海扛鼎者不事烏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溝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長才不能別軼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靡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也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其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哉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以佐命抱朴子曰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瀁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宣尼汎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三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蔣維暨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抱朴子外篇卷四

晉 葛洪 撰

廣譬第三十九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王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辱不屈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乎凡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煑海矣身處鳥獸之羣可以不謁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踊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武王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機亂之才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甕盎偉造化而怡類北人箕叟

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白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氷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昏跟絓於憑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樽其節以同塵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悖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為鬬設故鴈生不釋劒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瑾瑤不以居深而止潔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盈不如全用之挺埴寸裂之錦敝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鸇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算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虓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敬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荄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

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於外者或患生乎內

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

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

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為

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氷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

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兎多則盧鶻走干戈興則

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

舒翠禁吐丹施者不可以舍洪姜而去繁柯敗源失本

勘不枯汽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辨源五河分流赴畢注海殊塗同歸色

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

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為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

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匡物不在丈

辨

抱朴子曰衝颺謐氣則轉蓬山峙修綱既舒則萬目齊

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

武之池而引沉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

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

變於太極是以晉丈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

躬於怒黿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

而三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菱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

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

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響絕明者覩機理於

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

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辦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閻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慘刻之酷時之宜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伏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讙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駕蹇輟望於大輅戎虬揚鑣而電

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閉放乎散職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瓊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喑人為羣逸才沉抑則與凡庸為伍故鰋鰅裹繩虬於淵涔鷙蹇黷駿縲於垌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蹙嗤若夫放浪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老不訟其屈達者不挹其窮或貴其丈而息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為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覩有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有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多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蹤不閡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猿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得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燿燿之宵燈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邇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涸地則不能含蟠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育翔雲興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救美

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羣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夫
朝為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
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邇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藝之
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
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拍撩禽雖
雕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鴟鴞雖飾以金翠而不能

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
有聚死之蟲匈奴之豐則鄙詛承乏才小任大則泣血
連如桑霍為戎厚矣范疏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摧
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荄貙虎魄闘不能威蚊虻冠
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
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窮否而
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
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
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
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舟也睚進忘退所以危
我身也身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蜴所能招也颷風為虎發
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軼倫之士集玉帛
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
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名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
侯韜奇於溺簣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
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

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為衔鼠之戾天玄蟬之潔饑不願為蜣蜋之穢餡是以櫟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颸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勦絃之憤

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私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鶏不競擊於小鶏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窘勇於敲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緡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涔處貴者尠恕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者克

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網罟蚊蚋鷹首則鳶鴞不敢啄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為衔鼠之戾天玄蟬之潔饑不願為蜣蜋之穢餡是以櫟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颸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勦絃之憤

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私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鶏不競擊於小鶏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窘勇於敲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緡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涔處貴者尠恕羣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者克

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為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為之息網罟蚊蚋鷹首則鳶鴞不敢啄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刼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馬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蹤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輸轢而不能致音乎聾瞶之耳重光麗

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氷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華朱鼈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殲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乂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觶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冗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玄氷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化不弊風教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到危國而沉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魯列揩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為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著而惡彌謗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克為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搞耀羊公積行黃

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
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
洪濤之末不能蕩浮漚衝風之後不能揚輕塵勁弩之
餘力不能洞霧穀西頹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
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
瘠猶猛於豺狼
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為厚樂之本暫勞為永逸之
始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麟顯寵
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鴻立之夫
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
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

驚聞九韶而深沉故衆藻之燦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
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
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忌
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
繁者譽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
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
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侯幸用才出乎小惠
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
而欲有戚而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
空方伐舟於東閭不亦晚乎

辭義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搞景非瑩摹之力春
華燦煥非漸染之采淮蔥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真
貴乎天然也義以平覩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歷觀古

今屬文之家鮮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
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
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徒以開
滥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
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
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章乃構大廈鬼神之言乃著篇
章乎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
或浩濱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工蓋
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於兼之違才
易務故不免唾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
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鮮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
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
也所謂考鹽梅之酸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颻之細
巧蔽於沉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

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絏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
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駑銳不可
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
之流遯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
華不為有糧之用菲蔥不救水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
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
冗申誡廣喻欲辜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
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鯁迴弱也繁華暐曄
則並七曜以曜高麗沉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
靡細而不涉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
彌彰焉

循本第四十一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
之本也巍哉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
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

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沽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不朞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蹻蹻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濶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應嘲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係於曾閒伯陽以道德為首莊周以逍遥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骭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豪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戚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枉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雕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馬不免於腳剥土拌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

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為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若徒阿順詣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

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偽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畫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磨流遁之闇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濶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瞵簏天地之外微入無閒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為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厦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畢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鍵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喻蔽第四十三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為奇磧礫以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袠而作出作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萬芳未若步武之泰稷也

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窺巢穴之沉眛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熀朗游潢洿之淺狹未覽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卑不悟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涵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色龍鱗瀾濶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壑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尺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木竦於都廣沉鯤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扃其流騏驥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

奮翅不能畢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
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王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
圃之下荊華之巔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
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
周公既繇大易而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
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時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
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網領舉也義
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
藥雖秀而殊功四時會而歲成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

音諧而簫韶美韋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
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
別於瑣碌也音為知者傳瞽矇之調鍾未
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愚豈賞而減之哉且夫江
海之穢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
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
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盡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
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氾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
之肥矣子又譏之作入作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著
紙為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
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
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
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温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
身而已豈可詰者逐一道如齊楚乘而不改路乎陶朱白
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

淮南鴻烈始於原道傚真而亦有兵畧主術莊周之書
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饑若以所言不純
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濕痺而刖足患萇弱而
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百家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韙銑藻弘麗汪濊然悉
才士所寄心一夫所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
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

則林薄之稗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蹤躓於泥濘之中而沉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辨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為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孔周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感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閒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文行第四十五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畧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妙源流至到之修短韞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不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不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厩馬千駟而騏驎有邈渥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未之前聞也八卦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負文之所在雖貴本生乎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不必便疏不必皆薄璧譽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蜂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盼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蠼螋怪其無階而高致鷙鷻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

騶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内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髫亂詣於捄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絶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劒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寇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正郭第四十六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悽悽惶惶席不暇温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在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絶倫與彼周孔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時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辨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推慕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游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以大亂欲潜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倉遑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亂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倣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故其雖有鈇鑿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明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交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潜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横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顧神娱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

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辨審矣當仰隣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嵯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羣獨往則當掩景淵涔韜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暇温欲慕孔墨悽悽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絶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衒耀亦既過差妝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水泮草靡未有異於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遨集京邑交闥貴游輸傾筴弊匪遑啓處遂使聲響翕熠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軺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厠高潔之條貫為秘丘之俊民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敬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為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逐鴻鵠鷦寞之方雲鵬鼈鼉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及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褊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衒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猶傚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焚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盡忠烈於朝廷立傑侮於疆埸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望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敵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

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秖生又曰林宗存為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辨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欿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衰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豪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綽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闕毀於朝廷其所欲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為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悽悽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於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實武之徒雖鳴司牧伯昏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為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為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彈禰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蓋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名之云阿其或以姓呼之為其兒呼孔融為大兒呼楊修為小兒苟或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肉飯囊耳

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蹙悽愴哀歎慷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盼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無有八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揺鼕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而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荆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

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俱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其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為暗書之惟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行輕人密願榮顯

是以高游鳳林不能逃翳萬策然修已駿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嚾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丈舉為之主任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無如何朽木鉛鍛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荊楚間中陷極害此乃衡懵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也於戲才士可勿戒哉秘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詰鮑第四十八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辨之言以為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羣游於園池饑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兎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胷機心不生含餔而熙鼓腹而游其言不華其行不飾

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穽降及叔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紱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緑於棼橑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古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堅矛恐不利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熘人臯諫者脯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鬬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摩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稻粱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巧匠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之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搆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辨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泰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覩靈而來出龜龍吐瑞於河湄景老搞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山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

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滿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為知而不為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菜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鬬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寞為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為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閒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犀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於今賴其後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為生膞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為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氷結而不寒殽糧絕而不饑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芋可以生鬬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羣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旰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慝猶懼豺狼之當路感梟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殫遠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萌變世之之而命放

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裴家為東齊人咎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譽無譏策而御奔馬豪袍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儀而已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雍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饑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且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饑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顰顣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黠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懽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戢櫜弓矢猶以為太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伐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蒸雖褻為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咮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無倉虛秔秫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鬬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為非馬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偽馬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

人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讐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櫓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為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彼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手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饑膚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絶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高賛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右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答

廟祇承大祭供玄紞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馬王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率百僚以籍田后妃將命婦以蚕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簿役布民無饑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侈服靡食牛馬蓋由於賦斂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譔采擇之過限剌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祖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於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疎猶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劇況又加之以妓賦重之以力役饑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於是乎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叅虱不餧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蹤之故而終身不行以禁紂之虐思乎無主也但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饑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生乃唯知饑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晏旰食將何為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桀指天日以自喻秦始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

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彝倫叙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殊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摛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義和之晷靈禽嗈喈於阿閣金象焜煜乎清治此豈畢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睨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徑寸之

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化被無外也夫絶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為富也非儉膳而羞不周室之玉而須王母之環以為富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為太平而竭越裳之稚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矣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奢靡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聖人知凶醜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治容慢藏誨淫名益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兄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

螫挾毒以衛身智禽嗜蘆以扞網羅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競馬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蚳蛆之不均吳楚之反兵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甫侯

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刖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鯁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匆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達譬人解狐薦怨家方田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於時有君否耶又云田無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蓽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無其虛卒由尸蠹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邰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犂之巧而闢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知止第四十九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沖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

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驁依龍鳳以疎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悟覆車乎來軔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緡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覿堅氷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纜舟弭檝於衝風之前瞻九猶而深沉望密蔚而爭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豈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羣常欲神条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奪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精誠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兎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種之闇則而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遯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耒於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實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轅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倡高算而受鼂錯之禍或竭心力

而遺吳起之害故有跼高蹐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遑擯於下土子長憲骨乎無辜樂毅畔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咎辱以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有一焉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簪纓紛紜則鴛雛佪翮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迹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為謀者猶宜使忠況自為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趣也生生之厚殺我生矣宋氏引笛郢人張華誠欲其快而實速姜裂知進忘退斯之以乎夫筴奔而不止者趹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剌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裘不於羣狐之中古人佯狂為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遁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盬以吞酖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氷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為一豈有斯患乎又況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為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為秋卒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頹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

垂墮山適足翔翔兕虎之墜碎而為薙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譬喋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囑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思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艷容燦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躡淥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治姿娛心密宴繼集醪醁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游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瀲灩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沉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不求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囋戈甲璀錯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游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詣悅之言異口同辭於時眇然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相為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朱門而反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為憂滿而不以溢為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第五十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縶滯其有憾乎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沉閭淳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琱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兎足因東壁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韝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剋豐華俟發春而表艷棲鴻待衝颸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

賴平仲以超踔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蒙之孔明公瑾籍貢臥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為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矣於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尠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遵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佚河清而蓋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勳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滓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暴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悃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第五十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洎先生者蓋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畧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為城池以機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丈士寓目而格筆俄而悟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頴而如訥韜修翰於形管含金懷玉抑謐華辨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鐘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洎先生答曰吾特妓遠名

於萬代求知己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
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酣身畢而言高雖是不見
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
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氷之冷
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
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踈鼂憑河者
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
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
則不然焉辨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
無用之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
委棄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閭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為不
識者吐清高之談對此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
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
氣乏雄抗抵掌斤斧缺壞而樂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
忤愈遠致令恚容喪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間
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博

識者矣

自敘第五十二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
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洪曩
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
郡太守瞿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赦免禍遂
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琊
君之子浦盧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盧為
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坯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
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為文訟
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為論侯曰弟與我
同胃失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
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
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第為驃
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於今基北石礎存焉又分割租
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

騎曰此吏煩役國人何以為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於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葉驃騎之反至於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使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縣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為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慱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疆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肹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於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

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慱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為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疆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肹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於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

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為吳郡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否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所嬌娛不蚤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夫庭訓饑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苦之紙每所寫反覆有

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為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基太乙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

三元遁甲六壬太乙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歎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為乎無為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為人也駿而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辨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藍縷而或不恥焉俗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或稱之為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厄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蓽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荊棘叢於庭宇蓬蒿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為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常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畢至而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闇至之密洪以為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充無益有損雖不能如宋公叔一旦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為慨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辨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

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悟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魯救知已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為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善者用時或齋酒殽候洪雖不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避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憁恫官府之間以窺捂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達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辨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

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讐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甘以付邦族不為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奘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讐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於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克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氷作亂六州之地村鎮業靡違正當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暨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

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於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會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見用為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冒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為節將見邀用皆不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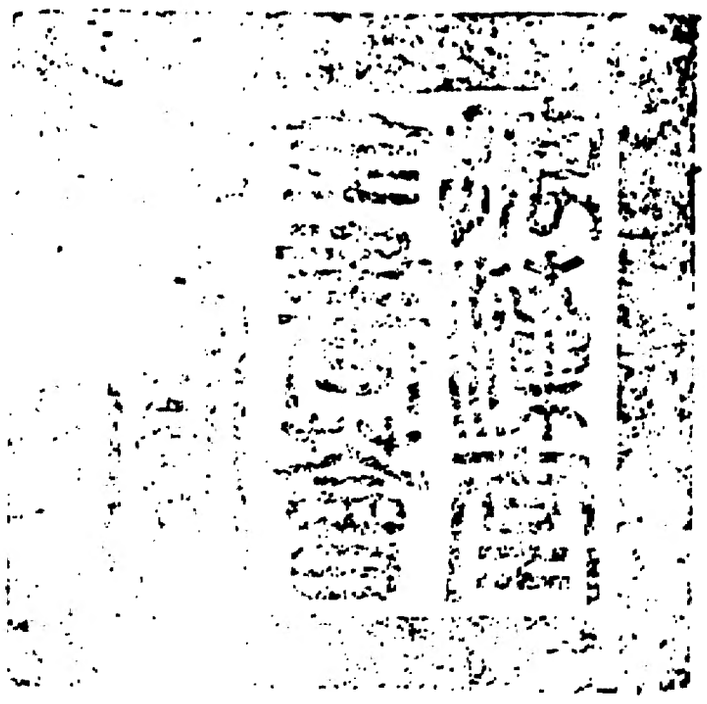
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絶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絶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以不得借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誠欲以遠遠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來者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於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滴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僊傳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敘未及彈碁擊劒之事有意於畧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鶩寡所玩好

自摠髮垂髫凡擲乆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嘗闕雞驚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盼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基局上有幾道樗蒲藝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絶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名悔乆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鬬訟之變聖人猶章編三絶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頗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常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琅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絶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録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

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宏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絶懼身名之俱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絶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颺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炯

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明而殞籌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歎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垂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勲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沉鑠於淵壤美談飄颺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癸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之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應揚匡國下無以顯覩垂名芺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四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康　偉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子子子子子

尹冠樸

刊關定賓包